

目次

原著者第二版序

第一版序

譯者序

第一編 辯證法與革命的論理學

——黑格爾底辯證法

第一章 黑格爾辯證法底革命的意義……………三

第一節 黑格爾論理學底辯證法的構造……………三

第二節 黑格爾哲學底革命性……………二一

第三節	黑格爾辯證法底現實的根據·····	三一
第四節	黑格爾辯證法底批判的分析性·····	五四
第二章	勝利的奴隸底辯證法·····	六五
第三章	辯證法底反動的批判·····	七七
第一節	反黑格爾主義者叔本華批判·····	七七
第二節	反辯證法者哈特曼批判·····	八六
第三節	黑格爾批判者特倫德倫堡的再批判·····	九一
第四節	機會主義者底黑格爾批判·····	一〇六
一	柏倫斯坦·····	一〇六
二	考茨基·····	一一三
第五節	機械的唯物論底黑格爾批判·····	一二四
第四章	伊里奇對於黑格爾論理學的解釋·····	一四一

第一節 論理學的革命底本質	一四一
一 發展底辯證法的理解	一四一
二 運動底辯證法的理解	一六二
三 法則底辯證法的理解	一七八
第二節 絕對和相對	一九〇
第三節 認識論底問題和對立物底統一	二〇四
一 科學的哲學底問題——範疇的意義	二〇四
二 對立物底統一之範疇	二一三
三 主體和客體之統一	二二二
四 內容和形式底統一	二三三
五 概念底辯證法的理解	二四五
六 歷史和論理底統一	二五二
七 直接和媒介底統一	二五九
八 理想和現實底統一	二六八
九 合目的性和因果性底相互關係	二七一

一〇 認識上的實踐底意義……………二八六

一一 黑格爾——卡爾——伊里奇……………二九三

第二編 辯證法與唯物論的認識論

——卡爾底辯證法

第一章 辯證法與唯物論……………三〇一

第一節 機械論的唯物論底限界……………三〇一

第二節 費爾巴哈底黑格爾批判……………三一—

第三節 卡爾底黑格爾批判……………三二〇

第四節 自然科學與辯證法……………三二九

第五節 對於資本主義現實底辯證法的適用……………三三八

第二章 理論與實踐底統一……………三四六

第三章 抽象與具體……………三六一

第一節 卡爾如何理解抽象……………三六一

第二節 價值與其現象形態……………三七一

——古典經濟學底抽象底限界

第三節 庸俗經濟學的方法論……………三九五

第四章 究極目的底合法則性……………四一六

第三編 辯證法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方法論

——伊里奇底辯證法

第一章 無產階級革命與無限的論理……………四三一

第一節 為何獨占的資本主義是在死滅中的資本主義？……………四三一

一 真的無限與偽的無限……………四三一

二 帝國主義的特殊性……………四三五

三 『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理論……………四四三

四 希爾菲丁底謬誤……………四四九

五 政治與經濟的不可分性……………四五八

第二節 帝國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建設……………四六二

一 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均衡……………四六一

二 為社會主義前提的資本主義……………四六五

三 資本主義諸要素的廢棄……………四七七

第三節 社會主義文化的問題與機會主義……………四八八

一 社會主義建設與文化水平……………四八八

二 資本主義文化底頹廢及其克服……………四九六

三 社會主義文化的創造……………五〇四

第二章 經濟學與辯證法……………五二〇

第一節 對資本主義之人民主義的批判……………五二〇

一 人民主義底形而上學的方法 五二〇

二 人民主義者對現實底歪曲 五二八

三 資本主義發展辯證法的理解 五三八

第二節 實現理論與經濟學的浪漫主義 五四二

一 實現過程的辯證法 五四二

二 再生產過的底矛盾（斯託爾維批判） 五五二

三 羅茶·盧森堡底理論的悲劇 五六四

第三節 農業問題與修正主義 五七〇

一 農業問題上機會主義的方法與辯證法的方法 五七〇

二 農民問題上機會主義的方法與辯證法的方法 五七七

三 小生產的問題 五八七

結論 五九五

第一編 辯證法與革命的論理學

——黑格爾底辯證法



第一章 黑格爾辯證法底革命的意義

第一節 黑格爾論理學底辯證法的構造

黑格爾所集其大成的德國古典哲學，是在種種特殊條件下的德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底觀念的反映。梅林這樣寫着：「德國哲學底獨特的偉大和牠底獨特的缺點，是德國政治及經濟諸條件底特殊性所造成的。在一方面，這些條件容許資產階級底理想，不為嚴酷的現實所攪亂而得以發展，遂達到最大膽的論理的終結。康德說：『不論在你自身底人格上，或在任何別人底人格上，一切行為都必須常常把最善的人性，不僅要拿來作為手段，而且要拿來作為目的。』像這樣的最高道德律，只能在資產階級尚甚微弱而無產階級全未發達的國家中，才有存在的可能。祇有在這樣的國家中，非希特才能說，任何人都沒有為了自己而使用他人之力的權利，而且他才能這樣說：『人類是不能像那些負着重荷而瞌睡，睡了一忽又被打了起來，負着同一重荷而走去的畜牲一樣的勞動。他應該是無所恐懼地，快樂地勞動，而且應該有空閒的時間，使他底為着觀察而被創造的精神和眼光，放到真理

方面去。」〔註二〕要而言之，德國資產階級所遭遇的特殊條件，就在於牠沒有十分尖銳的階級矛盾。這個事情決定了德國觀念論——這乃是菲希特，尤其黑格爾所採取的形態——底革命的性質。梅林說得很正當，他說：黑格爾單靠應用辯證法的方法，破壞了天上和地上底一切權威，但這也只能在沒有巨大的階級衝突的國民中，才有可能。

那末，黑格爾底辯證法，究竟是什麼呢？爲着解答這個問題，不得不先把牠底反對方面的形而上學的思想特徵，作一番簡單的說明。

形而上學的思想，是從如下的見解出發的，就是說，自然是以永久如此的世界物體和有機物質底不變的種類，循着同一的圓圈運動着的，永遠等於牠自身的整體。英國底唯物論者把這種形而上學的見解，應用到人類歷史上來了，可是，黑格爾却在這形而上學的見解上，穿了一個破洞。依照黑格爾辯證法的論理學，歷史並不是不相聯繫或不可理解的偶然的複合物，又不是「傻子的喜劇」（叔本華說的話），而是牠底各個環，依着不變的合法則性而互相爲聯結的一個過程。黑格爾運用他底天才的辯證法的技能，透過了歷史底一切外觀上的偶然和變相的現象，而把這個過程底合法則性究明出來。法國底唯物論底特徵，是在於牠不能夠把世界當作永久運動着的過程來觀察。無限制（

絕對) 和不變, 便成爲這唯物論底方法論的樞軸。從這種唯物論的眼光看來, 中世紀時代乃是偏見和誤認的連續。可是, 昂格斯這樣說着: 「許多人都把中世紀看作一千年間野蠻統治所造成的歷史進程底簡單的中斷。可是誰都沒有注意到中世紀中所做到的偉大的前進, 這就是歐洲文化領域底擴大; 互相隣接底有着生活能力的大民族底形成; 最後十五和十六世紀底偉大的技術上底成績等等。因爲這樣觀察中世紀的緣故, 所以, 正確地觀察各種歷史事件底聯繫, 便成爲不可能, 同時, 歷史便成了只好給哲學者應用的各種實例和例證底集成物。」〔註二〕

舊的形而上學的思想, 是以極度的無能力爲其特徵。牠遇到了兩種範疇底對立, 便陷於沒有出路。的絕境。牠是沒有能力克服這個對立, 譬如善和惡, 真實和迷妄, 同一和差別, 偶然和必然等等底對立, 從形而上學的思想看來, 完全是不可調和的東西。然而, 從辯證法的思想看來, 這種對立, 只不過有着相對的意義, 而這形而上學的不可調和性便被消除。因爲從辯證法的觀點看來, 今日底真理也會包含着錯誤部分的, 這錯誤在目前尚被隱藏着, 但隨着時間的進行就要表現出來的。這正如必然是由各個偶然而構成, 而這偶然也就是表現着必然的形式一樣。

總而言之, 從辯證法的思想看來, 世界是用牠自身底內在的論理, 即矛盾的論理, 可以說明的。這

〔註二〕 昂格斯費爾巴哈。

種論理，便把牠底整個必然性表現到認識者面前來。爲着認識這個必然性，認識者必須拋棄一切臆想，深入到事物底內在的聯繫裏面去，按照着牠底內在的必然性，和客觀的論理性，而把牠認識。形而上學的哲學冷淡地忽視這種現實底內在的論理，拿哲學者自身所臆想出來的聯繫，來替代各種現象底現實的聯繫。他們不能認識到歷史過程底內在的論理，又沒有精密地來研究牠底因果的聯繫，反而從合目的性底見地去觀察歷史。從這種見地看來，歷史是向着預先規定了的、一定目的前進的東西。黑格爾底辯證的方法論，推動黑格爾去究明了歷史過程內部底彈動機（*Springe*），而且這種方法論，根本上粉碎了關於各種歷史事件底一切目的論的見解。目的論的見解是把各種歷史事件，根據行動者的動機去判斷的，而且把這行動者分爲好人和歹人，而在多數的場合，好人反被人看成歹人，歹人倒能得着滿意的勝利。黑格爾底歷史哲學恰相反，他認爲歷史行動底明或暗的動機，都不是歷史底根本原因，這些動機由於橫在更深奧處的推動力——可以解釋，又可以究明的推動力——來決定的。黑格爾對於那些不懂得事物底現實的聯繫，而認爲各種歷史事件都由神底意思來決定和指導之歷史的神祕性，在方法論上給牠一個決定的揭穿！

黑格爾哲學是以矛盾爲其基本原理的旗子下進展的東西。這完全是方法論上底革命。可是在從來底形而上學的哲學看來，矛盾不僅不能成爲運動及認識底刺戟，反而成爲認識底障礙物。

康德把矛盾看作思唯底宿命的障礙物。當思唯要來認識世界的時候，便不可避免地混迷於世界底限制性和無限制性；物質底可分性和不可分性；意志底自由和必然等等底矛盾裏面。照康德底意見，事物自體中是沒有矛盾的，可是當思唯要來認識現實的時候，牠便不可避免地混迷於如上所說的矛盾裏面。於是乎，康德就運用所謂不可認識的「物自體」和「現象」這二元論來，要從這混迷的絕境中把自己拯救出來了。這個方法是把認識者要作這種認識論的嘗試時所顯現出來底一切基本的二律背反，都使之調和了。譬如對於自由和必然之間底矛盾，康德是這樣來解決的：從「睿智的」即「物自體」底性質看來，一切行動都是自由的，但從「經驗的」即「現象」底見地看來，一切行動都是必然的。站在舊的論理學原理的康德底哲學綱要說：「事物自體是沒有矛盾的。」可是以辯證法的論理學為基礎底黑格爾底哲學綱要則這樣寫着：「實際上，矛盾才是推動世界底東西。有人說，矛盾是不可思惟的東西，這是可笑的話。這種主張，只有一點是正確的，就是說，事物並不因矛盾而終止，矛盾自己便揚棄自己這一點。可是被揚棄的矛盾，並不是抽象的同一性，為什麼呢？因為這同一性也不過是對立性底一方面的原故。」〔註三〕

黑格爾把矛盾看作認識上基本的方法論的原理，這種矛盾底解釋，很美妙地說明了辯證法的

論理學底革命精神，這種論理學是世界鬥爭，世界矛盾的論理學。黑格爾說道：

「人們對於世界有着某種優美之感，而矛盾在世界是一種污點，所以不願把矛盾歸着於理性和精神底本質。精神在現象世界中；即在主觀的思惟，感覺及悟性上所表現的世界中；是很容易發見矛盾的。但是如果把世界底本質和精神底本質比較起來，把矛盾歸着到精神底本質，較之把牠歸着到世界底本質謙讓得多了，這種善良的主張，真令人驚嘆不置。」〔註四〕

辯證法的論理學，是和一切的優美沒有緣分的。牠把世界當作暴露其矛盾；而且鍛鍊其形態底戲劇狀態去觀察。牠是完全不關心於世界底優美性，但牠成爲異常深刻地注意到世界過程之真正革命的論理學。這世界過程是漸次的量的推移和質的變革底合一的東西。所謂質的變革，就是把世界根本的轉變；而且在其發展上打着內在的、革命性底烙印的。辯證法的論理學，不僅不是漸變性的論理學；反而是要創造新世界底革命的變革底論理學，同時牠是舊世界以及要保持舊世界的社會特權底人們所最仇恨的東西。辯證法的論理學強調在社會及自然存在底變化中，革命的飛躍有着決定的性質，而這種飛躍是漸進論所不能說明的。

「一種質向別一種質的轉變，是在量的不斷連續性中進行，因此可以從量方面去觀察牠，而這

種觀察，對於接近某種性質底限定點的各個關係，只能以較大或較小來把牠區別的。從這方面觀察的變化乃是漸進的變化。可是漸進的變化，僅能接觸到變化的外表，而和質的變化沒有關係。前行底量的關係，縱使如何接近於後來底量的關係，但仍然還是另一種質的存在。所以，從質方面看來，「牠自身並無限界底」純粹量的漸變過程是要絕對的被中斷。在純粹量的關係上看，新出現底質，和已消滅底質是無規定的兩種東西，即無差別的東西。而這已消滅底質轉變到新出現底質的過程就是飛躍。這兩者底相互設置，完全是外表的。這裏自然發生一種願望，就是要明白知道某種變化底推移的漸進過程，可是漸進過程，本來完全是無差別的變化，而且是質的變化底對立物。在漸進過程中，兩種現實性間底聯結是更急速的被揚棄的，不管把牠當作狀態看也好，當作獨立物體看也好，結局都是同樣。兩者中的任何一個，都不是別一個的限界，而其相互設置，完全是外表的。因為是這樣，所以，即使一點點的牠的理解上，所必要底東西也都被除去了。【註五】

有着漸進的性質底變化，是只能作較大或較小的區別，在這意味，漸進的變化，對於突然的質的轉變，即某種新的東西底生成，完全沒有方法把牠說明的這種新產生的東西，並不是在較大或較小底量的模型內被形成的，剛剛相反，牠是意味着漸進過程底中斷；量的模型底破裂及過程上底飛躍。

在漸進過程中，質的相異底現實便被抹煞，而在外觀上完全是相互無差別的東西。這事情，便是除去正確理解上所必要的東西了。爲什麼呢？因爲漸進過程是完全無差別的變化，牠成爲可能把牠說明底質的或差別的變化之對立物的原故。黑格爾舉了社會及政治生活底種種現象作爲例證，來說明了漸進過程底革命的中斷，說明了從純粹量方面所不能解釋的由量到質底突然的轉變。黑格爾說道：

「就道德言之，道德既是生活上觀察得來的東西，牠也行着由量到質底轉變。相異的質，是形成大小的差別性底基礎。輕佻的程度超過了某種尺度，則變成完全別一種東西，即變成罪過。同時法律變爲不合法，德行變成惡行。國家也是同樣，在別的諸條件不變底情形下，因其大小的相異而有着不同底質的性質。法律及制度，也隨着國家的大小和國民底數量之增加，就要變成完全別一種東西。國家有牠的大小尺度，如果一超過這個尺度，則國家，縱令處於「在別的大小尺度中，能造成幸福和力量的」同一制度下，也便不可避免地崩壞。」【註六】

質的範疇，是辯證法的論理學底一個基本範疇，是試練一切論理學的命題底試金石。質是不和現實性分離，而表現牠底特殊性。否定質底客觀性，是機械論的思維所固有底觀點，這是把質放到現

實性以外去，結果不得不走到不可知論去。「質是和牠所揚棄的量不同，牠是普通和存在同一的直接的規定性。量也是同樣的存在底規定性，但牠已經不是直接的和存在同一，而是對於存在，無差別的地面的規定性。某種事物是因其質底存在而現向存在，或因其質底消失而現已不存在的。」（註七）

黑格爾當分析和現實性不可分的質底範疇時，就着重說明牠所固有底否定性。斯賓諾莎底命題，認為所有一切的規定性都是否定的。斯賓諾莎底這個命題，到黑格爾方面來獲得了一種發展的性質，就是成了在否定性中認定自己運動的根源之辯證法的表現。俗流的思維，是在存在中只能看到肯定性，這種思維，黑格爾是辛辣地指為無意味的意見。並且他認為這種見解只能走到沒有認識論價值底無內容的規定。一切的為質所規定底存在或「定有」，（即存在——譯者）是由於其規定性而表現着牠和別的實存性底區別，而且在牠自身的存在裏面，包藏着否定，借黑格爾的話來說，即包藏着「他在」。（即否定——譯者）他說，「他在」和「定有」並不是無差別的；或在牠底外部的某種東西，而是牠自身底一個契機。」（註八）黑格爾是把一切實存性（即一定的內容所給與底存在）所固有的否定，特稱為「限界」。（有否定之意——譯者）這限界是對於一切的「定有」

【註七】 黑格爾百科詞典第一卷一五七頁。

【註八】 黑格爾百科詞典第一卷一五八——一五九頁。

(即存在)給以辯證法的特徵的。他說：「如果仔細地觀察這限界，則我們便可以看得出在牠內部包藏着矛盾，而且牠本身就是辯證法底事實來。這限界，在一面正是構成着定有底現實性在他面牠正是牠底否定。尚且當作某種事物底否定看的限界，並不是一般的抽象的什麼東西，而是存在着某種東西，或者是我們的所謂別的某種東西。關於某種東西底思想，是伴隨着關於別種東西底思想。由此，我們便可以知道不單某種東西存在着，別種東西也同時存在着底事情。但是，別種東西並非就是單單限於我們所發見的東西，因此，某種東西即使牠不存在，也可以思惟的。這樣，某種東西在牠自身中包藏着別種東西，而別種東西便成爲牠底客觀的限界。」〔註九〕

「定有」所內存着的否定或「限界」，是表現牠底有限性和可變性。爲什麼呢？因爲某種東西是由於牠底質，而和別種東西對立，而且牠是可變的，有限的，不單在對於別種東西底對立性上完全是否定的，而且在牠本身上也完全是否定的緣故。『忽視事物底這種可變性和有限性，那就是等於忽視自身底本質，而且是離開了牠底有限的內容，而要跳入於虛僞的無限性。黑格爾說道：「人既然要成爲現實的人，那末非走進某種被限定底現實性不可，要是這樣，他又非自己限制自己不可。過於嫌惡有限的人們，是不能達到任何的現實性，只停留在抽象的領域，而在自身內部腐敗得連痕跡

〔註九〕 黑格爾百科詞典第一卷一五九頁。

都沒有的。【註一〇】那些俗流的思惟底代表者們，是不能進到事物底根柢，而且不能理解一切「有一定底本質所包藏着的可變性。這種可變性，在他們看來，只不過是失掉了現實根據底單純的可能性而已。可是依照黑格爾底意見，「有一定」是由於牠本身底概念而變化的。「生者將死，但只因為生者在自體中包藏着死底萌芽，所以是死。」

質是表現存在底規定性，存在底無差別性是由於量底範疇而被表現。黑格爾把這種量，規定為被揚棄的或無差別的規定性。當作被揚棄的質看底量，並不是抽象的某種東西，而是對規定性之無差別的存在。黑格爾說：「我們先有存在，而以生成為其真理。生成是形成向着「有一定」（即存在）底轉變，我們把這變化看作「一定有」底真理。但是變化，在牠底結果上，表示了由於牠和別的東西底相互關係，又由於「自存力」底向後推移，而不能自由的事實。最後，這「自存力」是在兩個過程即引力和斥力中，揚棄牠自身，同時揚棄牠底完全具備各種契機底質的全體，這事情也很明白了。但是這被揚棄的質，決不是抽象的某種東西，也不是抽象的無規定的存在，而只是對規定性底無差別的存。在這樣，在我們的俗流的意識上當作質而表現底東西，正是這個存在底形象。」

現實性是各種各樣的東西，牠是表現於質的相異的種種範圍內。認識底主要課題，是不單不忽

視現實性底種種範圍，並且更要把牠具體化。假使把量看作科學的思維底唯一範疇，那末這個課題是得不到解決的。黑格爾認為這種理解，只能適用於教科書的論理學存在的範圍底差異對於現實的對象底理解，成爲本質的條件。單單依據量的認識，在這種差異之前是沒有能力的，因爲牠是不能理解這些差異。倘若把量作爲認識底唯一武器而使用，則這現實性底多樣性便被抽象，而且現實性在這樣抽象化底模像中，只不過歸着到外部的規定。因此，黑格爾把數理的思維，特指爲被強迫的活動。這種活動是以思想缺乏的運動爲其目標的東西，黑格爾把這種企圖，特名爲「精神錯亂的工作」。

以量的範疇底考察爲主眼的機械論的思維在現實性底研究上正是這種「精神錯亂的工作」。現實性底量的研究底嘗試，在最初就表現了人類思維底無能力當時人類底思維是不懂得研究現實性底途徑，因而不得不求之於數底援助，可是，數對於這種事情是最不可靠的手段。要用數來把握現實性底祕密的哲學，得不到珍貴的成果。牠是要用圖表和數字來表現概念，但圖表和數字是和思想的本質並不一致的，只是強制的把牠適用於這個目的而已。「最簡單的最初底圖表及數字，由於牠的簡單性，可以拿牠來作概念底象徵，可是思想在牠裏面發見了不充分的；和思想沒有關係的表現最初對於數理的思維底嘗試，是必然要採取這樣的手段，牠的最好底實例，就是吠它哥拉斯底數理體系。可是更豐富的概念，是不論如何不能夠用數理來表現的。完全的概念，在牠的本性上並非用

數來可以表現的東西。這種數，常常是偶然的；只有外部的相互連結而已。不僅如此，在某種場合，複雜的數和圖表間底無數關係中，應當留意那一個關係底問題，也未必常常得到解決的。他們是把概念底可動的契機，放在固定的數底差異中作成了化石，所以這種數的表現是需要綿密的說明，這時候，思想便在這說明中可以發見牠底真實的表現的，可是，這種象徵的模像，却是全無用處的東西了。」

【註一一】

欲表現對象底本質的嘗試，是要從牠底數的模像底限界，超出於牠底質的理解。質的理解並不是表現對象底象徵，反而要把握牠底本質的。黑格爾對於機械論的世界觀的鬥爭，就是表現他對於形式的非辯證法的思惟的鬥爭，這種思惟在機械論的世界觀中，可以看到牠底終極的表現。

「質和量是不可分的存在着，而且在這種不可分性中，形成一切存在底質量。可是，質並不離開現實性，因此，存在底量的認識，獲得牠底被規定的以質為基礎底正當性，而且這是正當的質量底契機。這個質量才是存在底具體真理。質量是大或小底外部的狀態，也就是方法，但同時屢屢反映在牠自身裏面，這不僅僅是無差別底外部的規定性；而且是牠自身所具有的規定性。這樣，牠是存在底具體真理。所以人們便把質量當作神聖不可侵犯的某種東西而崇拜牠。」【註一二】

【註一一】黑格爾自然哲學一一〇頁。

想把質從量分開或把量從質分開的意圖，是同樣的單方面的。爲什麼呢？因爲質量〔即在存在底具體的真理〕上，這兩個範疇是不可分離的狀態中存在着緣故。可是這裏須得記着：質是在牠本質上成爲本源的東西，而量是被揚棄的質，又是存在底被揚棄的規定。單單局限於量方面的思維，是會抹殺特殊底規定性，而這規定性是表現由於牠自身底質的特殊性，而和存在底別的諸形態相爲區別。底某種現實性因此，黑格爾警告：不要把質的變化和量的變化混同起來。因爲在質量上被統一質和量，同時就是有差別的原故。黑格爾從大小底俗流的規定——依這種規定，大小是表現爲增減的能力——出發而敘述量底辯證法。就是說，量是變化的，但事物的質，依然在同一底限度內，牠底本質不至於變化。

「這樣，就可以明白：量底概念在其內部包藏着矛盾，而且這矛盾也構成量底辯證法。這辯證法底結果所得到的東西，並非僅僅是質底回復——縱令質是真理，反之量不是真理——而且是這兩者的統一及真理，即質的量或質量。」〔註一三〕

黑格爾指出：單單拿量的變化來要理解連質底變化也在內的發展，是不充分的。並且他說道：

〔註一三〕 黑格爾論理學第一卷二六頁。

〔註一三〕 黑格爾百科詞典一八四頁。

存在底變化，並不是一般的從這一大到另一大，小的轉移，而是由量到質的轉變，或者是由質到量的轉變，是別一種東西產生成，是漸變過程底中斷，是和前階段底實存性相對立的質的不相同底東西。——專事數理的探求底思惟，是失去指導的質的見地。因此，這種思惟在黑格爾看來，既不能滿足理論的興味，又不能滿足實際的興趣，只不過成爲無用的好奇心底對象。如果單單把量的規準來適用於事物，則其結果所得到的東西，只不過是空虛底抽象而已。存在底具體的真理，是質量即質和量底統一的東西，這是隨着對象底現實性程度的相異而發生變化。例如機構底領域，是最能表現抽象的質量，這場合，牠底質的契機是在量裏面潛存着的。黑格爾說道：

「發展的質量即其法則底完全抽象的無差別性，是單單在機構底領域才會發生。因爲在這裏，具體的——物體的東西，只不過是單純的抽象的物質。機構底質的差異是本質上在量的差異裏面有着牠底規定性的。時間和空間是其本身最純粹的外面性，可是許多的物質，塊，重量底緊張，也從牠本身看來，是在量裏面有着牠底特殊規定性底外面的規定。例如抽象的物質底這種量的規定，已經在物理學上，又在有機體上，由於多樣性以及和牠關聯的質底生成，而被破滅着。」【註一四】

當由機構底領域移到其次底領域時，質的契機便成爲量的變化底基礎，而開始帶上支配的意

義。只有在這種質的基礎上才能夠解明量的變化。不消說，共和主義或民主主義的統治形態，只能在一定大小底國家才會發生。可是這所謂一定大小，並不能表現國家底〔即國家所具有的合法則性底〕特殊性。更高級的自然及現實性底領域，並不是單單在量的比例中被構成的。而這種量的比例是不能表現存在底特殊法則。

質量乃是質，這就是有着質所固有的某種一定的大小底東西。成爲質量底指標的，就是牠底特殊的質方面。假使單單在單方面的量的意味來誤解這樣的指標，那末只有走到質量底錯誤理解和一切現實性底歪曲，爲什麼？因爲「一切的現實性都有質量」的原故。黑格爾說道：

「這樣，量的規定性在二重化的實存性中，一方面表現爲和質關聯着的規定性。他方面表現爲在其背後可以自由推移於任何一個的規定性。因此，有着質量底某種事物，當牠底一定的質發生變化時，不得不歸於消滅。這消滅，在一定的量沒有質量及質底變化而變化時，可以說是意外的。但另一方面由於牠底漸變性的結果，便可以十分明白了。因爲這種範疇底推移是很容易進行，所以，質或某種事物底消滅是可以想像，也可以說明得來。爲什麼呢？因爲消滅好像在眼前進行一樣的看得見，而且本質上當作外部變化底限界而被設置的一定的量，由於牠底消滅而便很自然的可以理解到量的變化。底原故。然而在實際上，這種看法還不能說明出什麼東西來。所謂變化在本質上，同時就是由

一種質轉變到另一種質，或者轉變到更抽象的質，由一種存在轉變到另一種存在。這和只有增減或大小底單方面的性質底漸變性有着完全不同的規定。〔註一五〕

發展並不是單純的增加或減少，而是由一種質到另一種質底轉變。這樣的轉變是否認質及質量——這是量和質底統一的表現——的範疇之機械論的思惟所不能理解的。機械論者把發展看作單純的量的變化，這種看法等於否認發展本身。發展乃是在質的轉變中；在黑格爾所謂連結線上，切斷了量的連續性，而開啓新的形態〔這是欲從量方面去理解發展時，完全被忽視的形態〕底端緒的東西。因此，黑格爾把量的連續性和質的非連續性相為合一的發展線，特稱為質量諸關係底連結線。黑格爾說道：『量不單可以變化，即不單可以增減，而且這種樣的量，普通要超出牠底限界以外的。量底這種性質，在質量中也被保有着，而且在質量中現存着的量，是要超越一定底限界，所以對於這量底質，也要被揚棄的。但並不是因此而全部的質都被揚棄，而只是否定其中的一定底質，而且過後便馬上拿別的質來替代的。這樣，質量底過程是有時單單以量底變化來表現，又有時以由量到質底轉變來表現，這種交互表現的質量過程，是在連結線底形態中把牠想像，則可以明瞭。』〔註一六〕

黑格爾對於「大小底單方面的阻止」作了極猛烈的鬥爭，同時曝露了從單純的、量方面去欲解釋（存在底推進力的）矛盾；欲理解存在之那種思惟底無能力。黑格爾認爲，這樣的認識只能把握存在底表面性而不能夠把握到那真實的統一性上底存在。所謂真實的統一性上底存在，主要的就是一定底質的存在。這種存在非從質方面去認識不可。因爲質是表現存在底本質的本性的原故。黑格爾說道：

「因爲量是當作被揚棄的東西而設置的規定性，所以人們便想把全部對立減少到量的差異，這樣要使絕對的統一性或唯一的實體，贏得許多的乃至所有一切的东西。」**一切的对立，只不過是量的對立。**——這句話，在某期間中成爲新的哲學底一個主要命題。這就是說，對立的規定有着同一的本質和同一的內容。這些東西無論那個，在其本身中都有着雙方底對立的規定和雙方的要因此，只不過表現對立性底現實的方面而已。換言之，只不過是在這一方面，這一種要素佔優勢，在那一方面，那一種要素佔優勢，或者在這一方面，這一種要素，物質或活動，比較那一方面更多的，或最多的被給與而已。可是恰恰相反，既然假定了種種的物質或活動，那末量的差別正是表現那些東西的表面性；相互無差別性及那些東西底統一性的缺乏等等。無條件的統一性底差別，是單單在質的差

別中才可以看到的。固然量是被揚棄底直接的規定性，但牠是不完全的；第一次的否定，而不是無限的否定，即否定的否定……只有在質的對立性上才能表現完全的無限性，才能表現存在這個東西而量的規定……是轉變到質的規定的。【註一七】

第二節 黑格爾哲學底革命性

黑格爾批判了要從單純的量方面去理解現實底思維，這種批判是有着革命的性質的。假使我們知道現實底革命的創造，基於量的連續性底中斷，和這中斷結果所產生的新的質——這已經是一種存在底質的對立物——底生成這件事情，那末就很容易明瞭這種批判底革命性質。辯證法的發展過程，是無限的肯定，同時是無限的否定，這種過程，決不是量的否定所能完成的東西，只有在質的對立性中才能看到牠的完全而真實底表現。單單從量方面去理解發展之機械論的世界觀，是再明顯沒有地暴露了牠底方法論的命題底反動性。爲什麼呢？因爲把存在從質的對立性分開，就等於把存在從推進牠的革命分開，也就等於把存在保存到無差別的連續性中底原故。辯證法的論理學暴露了這種要把存在從牠所一貫底質的對立性分離開來的見解底無能力，並且指出這種見

解底來源乃在於拒絕辯證法的法則底事實。由量到質的轉變，乃是這種辯證法的法則之一，牠是保有存在底革命的律動，同時保有客觀法則底不變性。

黑格爾底辯證法的理解，是表明他底堅不可破的革命性質，而且表現他底方法論上底革命力量。黑格爾把極其多面的存在及認識中所固有的矛盾，作為方法論上底基本原則。他認為思惟底理性的特徵，並不在於矛盾底滅殺，而是在於把表象底純粹多樣性，在對立性上，又在本質的差別上使之尖銳化。這種本質的差別對於相與對立的多樣的表象和差別，賦與了否定性，這否定性可以說是「自己運動和生命力所固有的脈搏跳動。」黑格爾把否定性特稱為活的脈搏底基本跳動。牠顯露出作為革命的論理學底辯證法的革命性質來。

黑格爾屢次堅決地說，否定才是構成真正的辯證法底東西，因為否定有着這樣的意義，所以一定把否定當作論理學底一部分而另一面完全忽視否定底目的和見地之辯證法，自然不是真正的辯證法。否定可以看作一切自然及精神的生命底原理，因為是這樣，所以，康德底認識論（這裏是認定否定的——譯者）正是表現着牠的有價值的辯證法底種子，而且在這一點上受了黑格爾的再評價。黑格爾認為，康德關於純粹理性的二律背反之辯證法的考察，仔細地把牠檢討，則決不是大可讚賞的東西。可是黑格爾却也採取了康德底一般的基本思想，即現象底客觀性和矛盾底必然性的

思想。他說這矛盾是『屬於被思惟的規定底本性。不錯！第一在這些規定透過理性而被適用於物自體的限度內，第二在這些規定本身，本質上存在於理性自體中的限度內，這是不錯的。』〔註一〕

否定性是一切自然及精神的生命底一般原理。黑格爾是這樣的理解生命，而把科學的進步底成果，歸結到如下對論理學命題上理解底必然性。他說：『否定同時就是肯定。矛盾並非被分解底抽象的某種東西，而是存在於牠底特殊內容底否定裏面。』這種否定是被規定底否定，較之被否定底東西，有着更豐富的內容。因為牠除了被否定底東西而外還包含新的某種東西的原故。當作推進力出現的否定，決不是退化爲空虛的抽象的東西，牠是一面廢棄特殊的內容，一面更爲豐富化和複雜化，而帶同着自身中被否定底東西，到達於包含『更大的某種東西』底結果。因此牠是發展底不可遏止的刺戟。在黑格爾看來，『絕對否定性』底這種方法的追求，尤其牠底單純的律動底追求，乃是一切敘述底科學性的確實保證。爲什麼呢？因爲這單純的律動乃是『事物底本質自身的進行。』

克諾費雪 (Cuno Fischer) 指摘『愚蠢而無意味』的誤解——這個誤解底結果，把這『絕對否定性』看做將走到一般的破壞底沒有前途的否定傾向底表白——便認爲絕對否定性底方法，就不外是『在思惟底必然的規定或純粹概念中所包含的那種矛盾底暴露和解決底方法。』這樣

企圖反駁那樣的『無意味』可是很顯然地，黑格爾對於辯證的方法及其所一貫的否定性，並沒有那樣穩順的評價，他是把辯證法看作破壞一切固定的或堅固的東西——不管牠底固定性和堅固底程度如何——之堅不可破的力量。否定性是辯證法底創造的力量，但同時成爲破壞的力量。爲什麼因爲否定性是預想着次一階段底更高度的創造而破壞的原故。因此，黑格爾便把肯定和否定，破壞和生成之原理，看作理性之辯證法的本性，同時指出辯證法不僅僅是一切有限物底破壞和倒塌底力量，並且是運動和生命底原理。

黑格爾說：理性是否定的。牠是『形成辯證法的理性及悟性底本質。理性是一面否定純粹，他面預想着悟性底一定的差別。牠對後者起辯證法的分解作用。但這結果所殘餘的並不是空無所有，倒還是肯定的。這樣還要回復最初的單純，但這單純，在其內部已經是具體的一般的東西了。這一般的東西並不以某種部分的東西從屬於自己，相反的，這部份的東西在這規定上又在分解中已經被規定着。精神底這種運動在其單純性中獲得自身底規定性。詳言之，牠是概念底內在的發展，是認識的絕對的方法。同時是內容本身底內在的靈魂。』【註二】

實際上，否定性在黑格爾辯證法中佔着一個地位，而且成爲牠的脈搏底鼓動。固然，這脈搏的否

定性在黑格爾底觀念論的解釋中迷混起來，遂被騙入於「黑暗的王國」中去了，可是在方法論上表現牠底無比的完全性，並且貫穿着辯證法的論理學底一切範疇，就是說，牠給這些範疇以活生生的氣脈。當資產階級感覺到無產階級乃是這種否定力底時候，他們在理論上對這種方法表示十分的憎惡，於是絕望地狂叫道：「回到康德時代去！」這樣的狂叫，就是表示要躲避這個否定而逃到康德折衷主義——他底形式主義和二元論——底更平穩的港灣中去的意味。康德底這種形式的思惟，認為矛盾是不能思惟的東西，黑格爾對這種思惟，用他生平最嚴厲的態度加以攻擊，他指摘說，形式的思惟「事實上是思惟着矛盾，但馬上把視線從矛盾避開，因為有這種偏見，所以牠只能從矛盾走到單純的抽象的否定方面去。」

黑格爾反覆解釋否定性，解釋在種種表現上底否定性。這因為否定性在辯證法的論理學中成為推進辯證過程的彈動機，而佔有中心的重要性的原故。

黑格爾把否定看作一切活動底，生命及精神底自己運動底內在的源泉。否定是形成辯證法底靈魂，牠是破壞舊的東西而創造新的東西底要素，牠的這種轉變，就是表明把辯證法從形式論理學區別出來的最深刻的革命性。形式論理學是把視線從矛盾避開，並且把矛盾看作外面的抽象性底產物，而把牠停留在抽象的同一性上面。可是忽視矛盾而專心於抽象的同一性底這一種思惟，不能

達到真正具體的同一性底認識。爲什麼因爲牠常常注意到抽象的同一性，而不能注意到除此而外還和牠並存底差別性之故。根據這種思惟來說，「理性不外是一架織布機而已。在這上面經線即同一性，緯線即差別性，在外表上互相聯結互相交織着。」這樣的思惟是「先把特殊的同一性分離開來，然後殘留着和牠並存的差別性（差別性是在先同一化，但後來再爲差別性詳言之，由差別性被抽象則爲同一化，由同一化被抽象則爲差別性）。關於理性活動的見解，也是適用這樣的主張，因爲所謂理性活動，在某種限度只不過有着歷史的意義的原故相反地，如果觀察理性本身中存在着的一切東西，則和理性本身同等的理性，其實並不是同等，而是矛盾的，牠自身中的差別性即牠自身矛盾着的理性便表示着和牠自身同一的自體。這種運動就是如上所述的由這一規定到那一規定底轉聯。這是基因於這些規定底每個，在其自體上成爲自相對立的東西。」〔註三〕

黑格爾拿了辯證法底活動的及差別的思惟，來和形式的思惟及其妥當的表現底形式論理學對立起來。克諾費雪曾用下面一段話來透澈地表達黑格爾對於形式論理學和牠底固定性所持的譏笑態度。他說，「思惟是具有活生生的進步的性質，但是甲等於甲這個命題是一步也不能活動。然而這倒被稱爲思惟底法則！假使一服從這個法則，那末任何一個創造物也不能思惟，任何一個人類

都不能言語，任何一個事物都不能存在的，因此同一性的法則，不是思惟底法則。牠不僅不是思惟底法則，並且甲是甲，上帝是上帝，精神是精神等等判斷是絲毫不表示什麼意思的。」〔註四〕

並非無活動，而是活動性，才成爲辯證法的論理學底靈魂。活動性是進步的，革命的，破壞的，同時是創造的。

否定和矛盾，是一切創造活動底槓杆，是一切前進運動底革命的刺戟，所以能構成辯證法底靈魂。辯證法的論理學是真正革命的論理學，因此，牠底根本命題，就是「矛盾推向前進。」成爲革命的論理學底根源之矛盾黑格爾拿來作爲無情抨擊形式論理學及其主要偏見底根據。忽視矛盾是形式論理學底主要偏見之一。形式論理學把矛盾和同一性底論理法則比較起來，看作較非本質的，較非內在的規定，而把牠抹煞了。黑格爾說道：「可是，假使考量言語的澈底性而勉強把兩個規定分開來考察的話，不能不把矛盾看作更深刻，更本質的某種東西。爲什麼呢？因爲和矛盾對立着的同一性，只不過是單純的直接的死板的存在底規定，但矛盾是成爲一切運動和生活力底根源之故。一切事物只有在牠自身中包藏着矛盾，才能有運動，才能有刺戟和活動。」〔註五〕

〔註四〕 克諾費雲黑格爾第一部五〇五頁。

〔註五〕 黑格爾論理學第二編四二頁。

黑格爾對於形式論理學諸法則底批判，是在其力量及深刻性上，難於拒絕的。形式論理學底諸法則即同一性矛盾及排除第三者的諸法則，被認為有着絕對妥當性和普遍適用性底東西。可是黑格爾分析這些法則，而指出了牠底無內容和那種主張之無根據。甲等於甲這個同一性法則，在形式論理學中，奉為思惟底第一法則。黑格爾認為這種法則只不過表現失去一切內容的空虛的同一性而已。絕對的無差別性的同一性是碰到批判底第一着便被崩壞。批判是在那種同一性裏面暴露出否定和區別性來。黑格爾說：『假若說同一性是從區別性分離底東西，或者說從區別性分離的才是本質的同一性，那末由此便發現出如下的真理來。就是說，同一性是單單從那種意味的分離，或本質上分離才得成立，因此同一性自體並不存在，而只是分離底一契機。』〔註六〕黑格爾預先知道人們爲着確證這法則底絕對真實性而說不定要援用經驗底事情，就認定這種援用是無內容的空話。他說：『因爲經驗是與此相反，只有在和區別性統一時才表現同一性，而這可作爲如下主張底直接的反駁。根據這主張，則抽象的同一性本身是真實的東西，爲什麼呢？因爲在各個經驗中表現着全然對立的東西，而同一性是單單和區別性結合時才被表現出來。』〔註七〕

〔註六〕 黑格爾論理學第二編第二部二頁。

〔註七〕 黑格爾論理學第二編第二部二一頁。

從屬於形式的同一性之表現，普通被看作愚劣的，而且一般的經驗，正是經過對這些法則底那樣的評價而成立的，這件事情，早已被黑格爾看破了的。因此，黑格爾認定從感覺及直接直觀底見地出發之關於思惟底非難，「即把思惟看作單方面的，無內容的非難」，是基於完全錯誤底前提，同時認定思惟底活動是抽象的同一化底活動。黑格爾很尖銳地指摘說：「倘若說思惟是除了抽象的同一性外便什麼都沒有的話，不能不認為牠是最無用的無聊的東西了。固然，概念和觀念是和牠們本身同一的，但牠們底所以和牠們自身同一，只有在牠們同時把差別性包藏在自身中底場合才能如此。」〔註八〕

經驗科學是拿起這些規定中之一個而忘却別一個，而且只能單方面的依據這些規定中之一個——同一性或差別性——這便是牠底科學的任務，因此牠是成爲單方面的思惟底犧牲。黑格爾說道：「我們在自然科學中常常看到這種事情的。自然科學底任務，首先不絕地要發見新的物質，力，屬種，等等或者隨着別的方向，要證明從來看做單純底物體，實際上是複雜底事情。最近底物理學者及化學者嘲笑着古代人滿足於僅僅四個而非單純的元素之事體，可是在他面，他們也不過看見單純的同一性而已。因此，他們不單把電氣及化學底作用看作同一的東西，並且把消化及同化等底

〔註八〕 黑格爾百科圖典第一卷一一五節。

過程也看作單純的化學的過程。【註九】

辯證法的論理學是指出了要從區別性分開同一性底無辨別性，即形式論理學底無辨別性，同時極頑強的，有力的提出如下的命題。就是說，『我們不能單單滿足於貧弱的同一性，我們非認識到一切存在物底內在的統一不可。』

抽象的同一性是思惟底低級的表现，因為真實的同一性是同一性和區別性之統一，即對立性之故。『對立性是同一性和區別性之統一，牠的諸契機單單在同性上是差別的，在這意味，這些契機是對立的。』【註一〇】

發展着的對立性乃是推動世界底矛盾。『一切事物，只有在牠自身中包含着矛盾，而且牠正是把握自身中的矛盾而成爲保持牠的力量時，才能有生活力的。』【註一一】

形式論理學，首先從存在中排除矛盾，假定在存在中無何等矛盾的東西，而把矛盾移到「單單在關係和比較上才認定矛盾的」主觀的反省中來。可是矛盾這個東西，既不能表象又不能思惟，所

【註九】 黑格爾百科詞典第一卷二〇二頁。

【註一〇】 黑格爾論理學第一卷第二編二八頁。

【註一一】 黑格爾論理學第一卷第二編一一三頁。

以牠在思惟底反省中也沒有的。『矛盾是在一般的現實性上，或在思惟底反省上，都被看作偶然的某種東西即被看做好像異常性或過渡的病的發作一樣的東西。』〔註一一〕

這樣，形式論理學是把成爲存在底推進原理之矛盾，加以傷害和去勢，把牠作成無生命的偶然的某種東西，而把自己陷入於無活動，無前途的命運，更把自己陷入於死板的抽象性底陷井中。黑格爾指出同一性，區別性及對立性都在一個假定下被確定的事情，就是說，這些向着真理即矛盾推移底規定，是非從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矛盾底假定中去理解，去敘述不可。矛盾是和別的東西比較起來，最能表現事物底真的本質。如果矛盾不是無活動的原理，實際上是革命的，不安的，攪亂凝固和平安的東西，那末牠是一方面表現事物底真的本質，他方面表現形成事物底真的本質底東西，乃是革命的行為之意味。『最初，先有行為。』行為即橫在歷史行為底根柢之矛盾是規定革命的論理學辯證法底批判的，革命的性質。

第三節 黑格爾辯證法底現實的根據

黑格爾在說明方法底特徵時，常常着重說明牠底活動方面，並且把牠看作認識活動底工具。

〔註一一〕 黑格爾論理學第一卷第二編四二頁。

方法就是知識。在知識看來，方法不僅僅是對象，而且是牠自身底主觀的行爲，也就是認識活動底工具或手段，雖然牠和這活動有所區別，但這是牠自身底本質。〔註一〕

黑格爾哲學底革命性質，表現於經驗論底克服。經驗論不能超越現實性底直接理解這個限界。根據黑格爾底見地，現實性並非單單局限於牠底直接的（外表）方面，更有着內在的本質的方面。這方面底統一。黑格爾這樣規定現實性，而且認爲忽視這些方面底任何一方，都會走到現實性底歪曲。『假若把本質規定爲單純內在的東西，那是不充分的，這裏還要指出牠和外表底關係。外表也是同樣並非單純的存在或實存，並且和本質或內在有關係的。這不單有兩者的相互關係，並且有着絕對的形式底一定關係——在這關係中各個直接（外表）的東西相與對立——更有着牠的第三者即更正確地說，這兩者底統一的相互關係。』〔註二〕黑格爾認爲完全忽視外表而不顧，只尋求內在底努力，是片面的努力。把內在從外表分開而使之物神化，無異把現實性變爲無意味的心理化。奧斯華·秀本克列是提供了這種現實性底心理化之例證，他說，歷史底器官是『某種難於規定的內在的

〔註一〕 黑格爾論理學第三編二〇〇頁。

〔註二〕 黑格爾論理學第二部一一三頁。

感性。』沒有外表的表現之內在，是空虛的假象。爲什麼呢？因爲只有在外表和內在底統一上才能實現完全的現實性底原故。

黑格爾把現象看作本質的本質所貫徹，而且真正的認識所媒介底存在。黑格爾認爲把直接的（即表面的——譯者）存在看作肯定的，真實的，是錯誤底思惟。因爲「直接的存在，在其自身中並不包含本質的真理」之故。牠是向現象推移時，才獲得這個真理。現實性是本質的顯現，即是絕對的表示牠底本質底東西。同時不能不把現實性看作認識到牠底本質底絕對性。「存在並不是現實的，牠是第一的直接性（即表面性）」。因此，牠底反省乃是生成，乃是向別的東西底推移。或者換句話說，這直接性並不是「即自的」及「對自的」存在。又現實性是比較實存性處於高位。固然實存性是由於理由及條件，或由於本質及其反省而發現底直接性。同時從「即自的」方面來說，牠是和現實性或現實的反省同樣底東西。可是，牠還不是反省和直接性所設置底統一。因此，實存性是透過第一的反省所包含底自己發展而推移於現象。現實性是顯現的，牠並不透過牠底外面性而引入於變化底範圍，又不是對別的某物底假象體。牠却是顯示着自己。詳言之，牠是單單在牠底外面性上又在外面性底內部中，從自己區別自己底東西，就是牠自身規定自身底運動的東西。」〔註三〕現實性是本質底

顯現，牠是在外表底變化上，表現出存在底自己運動。

黑格爾堅決主張現實性是外表和內在底統一即對立物底統一，同時決定地攻擊忽視外表的顯現底一切心理主義者。因為「一切事物都具有牠的外面性底原故。」黑格爾把外表的東西認為是本質底暴露，「自己本質底顯露，」所以說，「只要顯露牠自身才得成立本質。」把現實性看作外表和內在底統一的這種理解，是把握「關係底充足。」這種把握，單單在在外表和內在底相互滲透中即對立物底統一中才有可能。黑格爾認為內在和外表，單單在互相滲透之光中，任何一個透過別的一個，才能有「關係底充足。」

黑格爾正確地指出，忽視外表便是規定內在自體底外表的性質，同時注意到在本質中只看到內在，而且把牠轉化於空虛的外的抽象之陳腐而錯誤底反省。他說：「某詩人說道：『要認識自然底內在的本質，那是人類底精神所做不到的。假使單單知道認識牠底外殼底方法，那已是微忤的了。』」這位詩人當他把自然底本質看作精神底內在的東西時，那倒可以說，精神只能知道外殼的。〔註四〕因為聯結外表和內在，便是思惟底任務，所以單單局限於內在底想法，完全是不正確的。人類在在外表和內在底統一中表現某種價值，假使他只能表現內在，換言之，只停留在全無行為的意圖和精神狀

〔註四〕黑格爾百科詞典第一卷一四〇節。

態之領域，那末他是不論從內在或外表看，都是沒有內容的東西。形而上學的思惟底不完全底根據，在於把本質從現象分離開來。假使把現象孤立起來，那只不過是現實性底歪曲的形象。但現實性是本質和現象底統一。由於分開牠們底任何一方，就發生出無數種類底片面思惟來。現象是不絕地爲本質的本性所貫穿着，因此，和本質相矛盾底實存性，是不能成爲現實性，而是成爲非理性的東西。

「現實性是和單純的現象不同，牠是內在和外表底統一。現實性並不對立於理性，反而完全是理性的東西。正因爲如此，所以把現實性看作非理性的東西是不行的。」【註五】

陷於現實性底庸俗的理解之墮落的實踐，是放棄現實性底內在的本質，並且把現實性和其外面的感性的表現看作同一的東西。這種實踐是單單在感性的及外面的軀殼上才能想像現實性，同時牠是把區別本質和現象底思惟，限定爲主觀的不充分的東西。黑格爾非難這樣粗笨的理解，把牠看作絲毫也不能理解思惟和現實性底相互關係的性質的，無根據的皮相的東西。庸俗的思惟是拿鴻溝來分開思惟和現實性，譬方說，把理念看作無形的幻想，把現實性看作單純的感性的外面性。黑格爾認爲這種庸俗的實踐，到底是不能理解思惟底本性和現實性底本性。他說：「這樣在一方面認爲思惟是主觀的表象，主觀的計劃或意圖等等底同義語，他方面認爲現實性是感性的，外面

的實存性之同義語。可是假若說抽象的悟性占有這些規定，而且極力誇張牠們底差異，而至於把牠轉變成被確定底確實的對立物，因而要相信這個悟性，那末我們在現實的世界中，非把理念從頭腦中掉棄出去不可，假若說是這樣的話，我們非在科學和健全的理性底名義下，決定地排擊這樣的見解不可。爲什麼呢？因爲在一方面，理念決不是單單在我們底頭腦中的東西，並且理念並不是牠底實現或不實現完全依存於我們底恣意的那樣無力的東西，牠是無條件的行動的，現實的東西。在他方面，現實性決不是不可思惟或不適合於思惟的像墮落的實踐所想像那樣醜惡而非理性的東西。

「〔註六〕理念決不是單單住在我們頭腦中的東西，借唯物論底解釋來說，牠倒是在我們頭腦中被反映，被移植的物質的現實性。這樣被理解底理念是以無條件的現實性爲其特徵，牠是在現實性上起作用的。」

可是，理念在不單表現假象或外表的現象，並且表現現實性底內在及本質方面的時候，才能獲得活動性。但要是表現牠底內在的及本質的方面，思惟便不可單單停止在直接的真理，而非更進而探求牠底內在的真理不可。黑格爾說道：「倘若我們不爲着觀察而走到背後去，或者在背後並無得觀察的東西，那末在的的確確隱藏着內在底帷帳背後，顯然看不出什麼東西來的。但同時在一定

的事情現存着的場合，是可以接近於（那個帷帳）背後的，而且關於表象，現象及內在底真實性果然在何處這個問題底知識，顯然是嚴密的運動底結果，而這運動是把認識方法即判斷，知覺及悟性等溶解於自身之中的。」〔註七〕祇局限於判斷，知覺及悟性之皮相的思惟，是決不能把握內容底本質的契機，因而牠不是真理。內容是具體的全體性。悟性是把這全體性分裂開來，只表示其碎片而已。並且悟性是有把這些碎片假裝着全體性的傾向，因此悟性不論在何時都不能認識到現實性底內容。

「內在的東西，是觀察表面的東西底根據。內在是可以看作表示現象及關係底某一方面形式，可以看作和實存性對立着的反省自身內部底空虛的形式，又可以看作和別的反省底空虛底規定相關係底另一方面的形式。牠們底同一性乃是充足的同一性，就是內容，也就是在各種力量底運動過程中被設置的己內部底反省和別的東西底反省間之統一。兩者都是同一底統一的全體性，這統一性是以牠們為內容的。」〔註八〕黑格爾是區別平常的意識和哲學的意識。哲學的意識是不能滿足於現象底外面性，而要探求和其本質並不一致底假象之內在的根據。馬克斯說，事物底科學的

〔註七〕黑格爾精神現象論七七頁。

〔註八〕黑格爾百科詞典第一卷二二二頁。

理解是立脚於本質和現象底區別上面。

黑格爾舉出了把流俗的思惟和哲學的思惟加以區別底康德之功績。可是康德是中途停止，而欲解決這問題時，便成了折衷主義者。把現象和本質分離底康德，是不能正確地解決這個問題，因為他是從主觀的意味去理解現象，所以不能夠辯證法地闡明這個問題。「實際上只看見現象底存在——這是直接的對象的世界本身所固有底本性，可是我們由於認識這現象的世界，而可以認識到本質。本質並不是依然隱藏在背後或牠底彼岸，正是由於牠把自身引退到現象底階段，而顯示出本質自身來。」〔註九〕康德是區別本質和現象，但他底區別是把本體和現象看作絕對的不可調和的對立物，並且把本體作為離主觀而獨立的全然不可認識的東西。因此黑格爾認為這是主觀的觀念論所沒有的素樸的意識，但同時指出了這種素樸性是不能夠用以發見現實性底真實基礎。因為這種素樸的意識是對於主觀的觀念論不能滿足，但把抽象的直接性看作真實的現實的東西，而欲補救認識底客觀性的原故。

康德哲學因為把本質和現象隔離起來，所以終於站到「直接的，非本質的東西」底假象上面。康德哲學是否定本質底認識可能性，因而成了非本質的，幻想，幻像，假象底哲學。換言之，牠不能遂行

〔註九〕黑格爾百科圖典第一卷二二二頁。

當作自己底目的而提出來的克服懷疑論底任務。假象及懷疑論底現象或觀念論底現象，被看作主觀底產物，就是說，假象是被認為主觀的東西，同時觀念論及懷疑論變成了存在之一切豐富底容器。「這容器是什麼呢？——這是不許懷疑論來問津的東西。新的觀念論是不許把認識看作物自體底認識。可是同時，懷疑論是容許牠底假象底多種各樣的規定。或者更正確地說，牠底假象是以世界底全部多樣性和豐富性為其內容。同樣地，觀念論底現象是在自身中包含着這些多種各樣的規定底總量。這假象和這現象，是直接地，那麼多樣的被規定着。在這內容的根柢，任何存在，任何物或物自體都不可存在的。——牠只不過是「對自的」原來如此地存在而已。並且牠只不過是從存在移到假象中而已。因此假象是在牠自身中包含着直接的，實存的，相互不同的這些多種各樣的規定。」（註一）

○黑格爾指出了懷疑論及觀念論，否定了存在，物，現實性等，由此要單單保持假象底事實——這假象裏面包含着單單被認為非本質的現象的存在（即被移到假象中來的存在）底極其多種各樣的規定。

以上所示的黑格爾綱要，遂引起昂格斯底注意了。他在這些綱要中發見了決定的、唯物論的表示。他說：「懷疑論是不許自認這是存在的。近代的觀念論是不許把認識當作物自體底知識來觀

察。可是同時懷疑論是在牠底假象底背後有着多種各樣的規定。或者更正確地說，這假象是以世界所有的多樣性和豐富性爲牠底內容。與此完全同樣，觀念論底現象也在自身中包藏着這些多種各樣的一切質。這樣，任何存在，任何物或物自體，都不能成爲這內容底基礎。這內容依然是「對自的」原來如此的存在，這不過是單純的被移到假象中來的存在而已。——這樣子，黑格爾在這個地方便成了比較近代自然科學者遠爲決定的唯物論者。」〔註一一〕

懷疑論及觀念論是把存在底多樣性，看作和直接的假象同樣的東西，並且認爲非本質的幻想。假象是本質底直接的反映，而且是直接的現象。一切種類的懷疑論及折衷主義，捉住了本質底非本質的契機，把牠看作主觀的產物，這正是抹煞世界底客觀的本質。這些體系是排除世界底客觀的本質，這樣要把牠移到假象中來，並且把牠局限於單純的非本質性。當然黑格爾並不否定假象，也並不把牠和本質分開，反而把牠看作本質底契機，「本質自體底假象。」假象是本質底直接的規定。黑格爾是警惕現象和假象底混同。黑格爾說道：

「在牠底矛盾中被設置之實存性就是現象。單純的假象和現象是不可混同的。假象是存在或直接性底最近似的真理。直接的東西並不是像我們所假定的那樣的東西，又不是單單依存於自身，

〔註一一〕 黑格爾自然辯證法一三頁。

身底獨立的某種東西，牠是單純的假象和反映。因為牠是這樣的東西，所以，牠底內部所具有底本質便等於虛無。本質是最近似地自身內部所反映底全體性。然而牠並不停留在自身底內部，牠是跨出了自身底外表，而成為實存的基礎。這樣，不以自身底內部為根據，而以某種別的東西底內部為根據之實存性，即是現象。」〔註一二〕

假象是直接（表面）的，非本質的東西，牠是單單和別的東西底關係中才有牠底根據。但本質是獨立的東西，即牠是由於自己底否定——這乃是本質自體——而自己媒介自己的東西。」〔註一三〕

本質底王國，同時是現象世界底王國。因此，認識只有在突破假象，而且把「從本質分離則成為非真實的東西的」直接的存在預為深化的場合，才能夠把握這本質的王國。僅僅捉住非本質的契機的認識，是把非本質性看作知識底唯一對象。因此黑格爾對於破壞康德的批判哲學及這哲學底最積極的成果之那種不姓的主觀主義，實行鬥爭。他說：「雖然康德有了許多的偉大的功績，但他的敘述是極其不完全的。他底敘述在其內部有多少的狹窄和混亂。他認為認識在有限的範圍以外任何思惟底形式都沒有，以這種假定為基礎底結果，多多少少犯了錯誤。」〔註一四〕因為康德哲學是把認識

〔註一二〕 黑格爾百科詞典第一卷二二一頁。

〔註一三〕 黑格爾論理學第一卷第二編七頁。

局限於從物質的現實性底無限過程分離的有限的主觀的範疇，所以牠達到了認爲認識很難接近於事物底客觀的根據之無意味的結果。黑格爾認爲真實的哲學非有本質的知識不可。黑格爾哲學是深刻地透入於存在底本質的合法則性底世界，這是反映着辯證法底革命的性質。關心維持現存秩序之反動的思想是把法則底世界和假想底世界對立起來。可是本質和現存性底矛盾是爆破這假想底世界，而把牠底位置讓給適應於本質本性之本質的實存性。因此一切底辯解論都把黑格爾辯證法看作絕對的敵對。爲什麼呢？因爲牠是發見推動直接的存在之合法則性，而且究明這存在之內在的根據，這樣暴露一切和本質分離的，一切失去合理性的實存性之虛無。辯解論是固守着那種形態底合理性。

本質和假想底矛盾，是不能適應於牠底內在的根據，而要克服一切失去合理性的現存底假想。矛盾是表現事物底本質，而且是一切運動底根源。忽視事物本質底假象的哲學是避開矛盾。由存在到本質底推移，就是推移於存在底內部的本質的矛盾，這矛盾是橫在於存在底運動根柢的。沒有矛盾便不能想像本質。爲什麼？因爲在牠自身中，有着肯定或否定底事情，就是本質有着矛盾底意味。

【註一五】存在底本質就是牠底合法則的根據，牠是潛在於質量中及本質底直接的映像中。『質量

是只在牠自身中，或只在概念中底本質。質量底這種概念，還不是被設置的。這一種質量還是質和量底實存的統一。牠們底契機在實存性中便成爲牠底質及被規定的量——這些在牠自身中還沒有分離着——但牠還沒有反省的規定底意義。在質量底發展中包含着這些契機底區別性，更包含着牠們底諸關係。因此，在質量自身中存在着同一性，便成爲牠們底相互關係，即是被設置的東西。這種發展就是質量底實現化之意味，而質量在這實現化中，又在對牠自身底關係中，自己設置自己，同時把這些契機自行設置。質量是透過這種媒介而成爲被揚棄的東西。於是乎質量及牠底諸契機，便被消滅，而且被反省。這樣，直接性便像在牠底概念中存在着的那樣的被表現出來，而且牠是轉變到本質。〔註一六〕本質是存在底合法則的根據，這樣被理解的本質是那樣被顯露，被展開，被媒介的質量，是存在底更高的範疇，是存在底具體的真理存在在本質底範疇中獲得明瞭的，理論的闡明，而且從不可動搖的合法則性及本質的矛盾方面去把牠究明出來。

現實性是現象和本質，內在和外表的統一，這種現實性是充滿着矛盾或否定的統一，也就是「成爲存在和思惟底基礎範疇底普遍形式的」對立物底統一。

【註一五】黑格爾論理學第一卷第二編三一頁。

【註一六】黑格爾論理學二二七頁。

內在是顯現外表，外表是表現內在。在這統一中兩者底本質的關係，是給與科學的被認識的現實性。避開本質方面之認識，是非本質的，直接的，表面的認識。可是現象底本質方面，是表現於牠底合法則的根據中。現象有兩方面，即「第一有設置或外表的直接性底形式，第二有和自身同一的設置底形式。從第一方面說，牠雖然是實存性，但是偶然的，非本質的，由於牠底直接性而從屬於推移，發生及經過。就第二方面講，現象是內容單純的，並無任何變遷的規定，是在內容中所保存着的東西。」（註一七）

黑格爾雖然說現象底本質方面乃是把牠保持的固定性，但他並不否定這運動底本質。假使把牠否定的話，就和他底把現實性看做過程之辯證法的規定互為矛盾的。他只不過把固定性當作外面的可變性之鞏固基礎而提示而已。為什麼？因為沒有這種固定性，即沒有「相對的安定」，則將陷於失去一切支柱的形而上學的相對論底原故。

法則底王國是形成現存世界底本質的基礎，這王國並不是在現存世界底彼岸回轉着的特殊底直接的王國。黑格爾早就說道，現實性是在其本質方面和直接方面底對立中表現出來的統一的王國。「法則並不在於現象底彼岸，而是現象所直接具有的東西。法則底王國是實存的或現象的世

界之靜止形相。但是正·確·些·說·這·兩·者·形·成·一·個·全·體·，而實存的世界本身，不能不說是法則底王國。這樣，法則底王國是作為單純的同一底東西，又作為和自身同一的東西而存在於實存性底設置或自行分裂的獨立性裏面。實存性是提高到為物所根據的法則，而現象則在自身中包含這兩者，即單純的根據和現象的宇宙——這宇宙底實存性便是現象——底分裂運動。【註一八】

現實性底合法性則性是物底實存的方面。但是這方面，不能說是排除「一看好像特殊底偶然的質一樣，而和這合法性則性對立的」現實性底偶然的現顯。黑格爾決定地排擊這種見解，並且對於偶然性問題給了完全辯證法的解釋。黑格爾排斥必然性和偶然性底那樣的對置，他反對一切形態底關於偶然性之形而上學的學說。

黑格爾是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形而上學的常識是如下的觀察偶然底問題。「某種事物，某種關係，某種過程，不是偶然，便是必然的，即是這兩者中之任何一個，而偶然兼必然底事情是沒有的。這樣，這兩者在自然中並肩而存在着。在自然中包含着一切種類底對象和過程，而其中底某一個是必然的，另一個是偶然的。這裏有一件最要緊的事情，就是不要把這兩者混同起來。」【註一九】黑格爾駁

【註一八】黑格爾論理學第一卷第二編九四頁。

【註一九】昂格斯自然辯證法一九一頁。

斥了這種形而上學的常識所固有的關於偶然性之理解，但他却沒有走向機械論的宿命論，這宿命論是一般地否定偶然性，認為在自然界只有單純直接的必然性底支配。『在這豆莢中有五粒豌豆，這狗底尾巴有五寸長，但別種狗底尾巴是更長，或者更短。這朵紫苜蓿今年由於蜜蜂採蜜而結了實，而那朵紫苜蓿沒有結實。而且牠是在這特定的季節，由於這特定的蜜蜂而結了實。這個被特定的風吹來的種子吹進獅子口裏去，但別的種子是有吹進。昨夜午前四時我被蟲子咬，而不是三時或五時，而且咬在右肩而不在左肩。——所有這些事實，都由於原因和結果底不變的連鎖而促成的。這好像太陽系所由以產生的那個氣體的球，構造得原來如此，使這種種事實祇能夠這樣發生而不能夠那樣發生似的。這樣的解釋必然性，我們還不能跳出對自然的神學的見解底限界以外。』〔註二〇〕按照昂格斯底解釋，機械論的宿命論却非常巧妙地證明了機械論的同一性之無意味。依據機械論的同一性，則一切種類的現象，都沈潛於直接的必然性裏面。這些現象，好像原由於氣體的球底原始構造，而在這樣的必然性中被預定似的。就是說，在氣球底構造中常常發見種種現象底同一「原因」。昂格斯把這一種見解，評斥為僭竊高度科學性底變相的卡爾文主義。黑格爾從這種以反科學性和反動的性質為特徵的見解，決定的分離出來了。對立物底統一，是辯證法底基本法則。在這法則底光

〔註二〇〕 昂格斯自然辯證法一九三頁

芒下被理解的偶然性，並不是和必然性對立的東西，反而是必然性底特定的表現。牠是在必然性本身底界限內，保有着「成爲現實性底客觀的範疇的」牠底特殊性。在這種特殊性中被理解底偶然性，是影響於現實性是往往改變必然性之範疇。『因此，實際上必然是某種被局限的現實性。現實性是由於這局限性在別種關係中只不過成爲偶然的東西。』〔註二一〕

必然性也就是偶然性！這話一看好像是臆說。可是這個斷定，在普列哈諾夫底偶然性解釋——這解釋是直接依據黑格爾的——中，更爲明瞭了。黑格爾說，必然性由於某種現實性底有限性質而在別的關係中也成爲偶然性。普列哈諾夫在以下一段話中表明了這命題底真實性就是說明了在必然性本身界限內之偶然性底任務。『在一切有限事物中都有偶然的要素。我們在科學上只處理「有限事物」，因此可以說在科學所研究的一切過程中都有偶然性底要素。那末這事情，不是排除各種現象底科學的認識底可能性的嗎？不是的！偶然性是相對的。牠只能在必然過程底切斷點上出現。歐洲人出現於美洲，在墨西哥及秘魯人看來，因爲他不是從這些國家底社會發展中產生出來，所以是偶然性。可是中世紀末葉，西歐諸國底航海慾，決不是偶然性。歐洲人底力量，容易征服土人底抵抗也不是偶然性。歐洲人征服墨西哥及秘魯的結果，也不是偶然性。這些結果，最後可以規定爲合成

的兩種力量，即一種是被征服諸國底經濟狀態，另一種是征服者底經濟狀態。這些諸力量及其合成的力量，完全可以拿來作為嚴密的科學的研究底對象。」【註二二】

歐洲人出現於美洲，是由於中世紀末葉西歐諸國內在的經濟發展，而有其必然條件。因此黑格爾解釋偶然性說，牠是「由內在到外表的直接，相互的轉變。」普列哈諾夫底論究，是完全確認黑格爾對於偶然性底理解。可是關於黑格爾底偶然性理解，克諾費雪底解釋是錯了的。詳言之，他是把黑格爾底偶然性理解，看作事物底外面的衝突，並且單單把完全離開內在方面底外面的現實性底顯現看做偶然。「偶然是進到外面的現實性底領域，牠是起於事物底表面。這些事物在外表上相互逢着和合流時，相互發生關係，又相互在外表上起作用。在這裏便成立偶然性。」【註二三】按照克諾費雪底見解，黑格爾把偶然性看作單純的事物底外面衝突——即完全失去內在的意義，而單單發生於現實性底表面——而現實性在其內在過程上，完全和偶然性沒有關係。克諾費雪底這種解釋，是要把他底偶然性底概念，推在黑格爾身上的。為什麼呢？因為把偶然性看作單純的外面的範疇，而和必然性沒有關係，同時把必然性看作完全和偶然性對立底範疇，而依然成為彼岸的偶然性的原故。

【註二二】 普列哈諾夫二十年間四四八頁。

【註二三】 克諾費雪黑格爾五三四頁。

可是這樣的理解，是和黑格爾無何等關係，因為按照黑格爾底理解，「偶然性，元來是絕對的必然性。可是黑格爾底所謂絕對的必然性，也不就是單純的皮相的東西嗎？當然不是的！黑格爾說：『絕對的必然性乃是絕對的關係，因為牠並非存在自體，而是本有的存在。這存在是把自己作爲自己底絕對的媒介底存在。這種存在就是實體。牠是本質和存在底終極的統一，是一切存在中之存在。不是非反省的，直接的存在，又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站在實存性和現象背後底存在，是直接的現實性自體。但這是有着自己底絕對的反省之現實性，是有着「即自的」及「對自的」本有的固定性之現實性。』〔註二四〕

很明顯地，黑格爾把絕對的必然性看作貫徹一切事物的存在，同樣，把偶然性也看作貫穿一切事物的存在。而決不把牠看作和現實性底內在過程無關係的無意味的東西，而拋棄於現實性底外表的泡沫裏面去。黑格爾克服了關於偶然性之機械的理解——這種理解在機械論的世界觀範圍內是保持着非常的穩定性。機械論的世界觀是完全排除偶然性，把牠拿到單純的直接的必然性中來溶解得連痕跡都沒有的，這樣把牠推到宿命論和（由於那氣體的球底原始構造而預先注定現存事物的）預定論裏面去。這種理解底反動性是再沒有疑問的餘地了。因為卡爾文主義不管牠怎

樣變形也好，總不能跳出神學的世界觀底圍牆外。黑格爾是對於偶然性底機械的理解，加以駁斥，同時顯露了和這神學及反動思想不能並存之辯證法的論理學底革命性質。

偶然性底機械的理解，是把偶然性從必然性底諸過程完全分離，這種理解是不能使科學的認識前進一步，可是偶然底辯證法的闡明，是把偶然性看作必然性底特殊表現，這種闡明才能夠推進科學的認識。昂格斯把達爾文底學理和偶然性底這種理解聯繫起來。他說，「達爾文在他底劃時期的著述中，從極廣汎的，站在偶然性底基礎出發。各個種底內部個體間看不見的差異，強化起來將能改變種底性質本身之差異，即使最淺近的原因也在極稀有的場合才得指出來的差異，這些種種差異，正是使他對於生物學上一切合法則性底正確基礎發生疑問。詳言之，對於種底概念，即對於從來形而上學的種底不變性及恆久性，發生疑問。可是一方面假使沒有種底概念，則全體科學便失去牠底意義。科學底一切部門都必要種底概念。若無種底概念，則人體解剖學，人類學，地質學，古生物學，植物學等等，將是怎樣的呢！這些科學底全部成果不單成爲疑問，並且要全被廢棄的。偶然性把從來所理解的必然性廢棄了。關於必然性底從來的觀念便沒有用處了。要保持那種觀念，那就等於把自己和現實性相矛盾的狂妄的論理構造當作法則而屈服於自然等於否定活的自然中一切內在的必然性，也就等於承認活的自然法則底偶然性這一混沌的王國。」〔註二五〕達爾文在他關於有機界之

研究中，沒有忽視偶然性。他並沒有把偶然性和一切失掉必然基礎的幻影作比較觀。相反的他是在從偶然的差異出發，把牠作成了有機的進化之新的認識和必然底新的認識的基礎。達爾文在他底認識上，把偶然性提高到必然性，同時在真實底具體形態上認識到必然性，同時確證了辯證法的思惟底真實性。

機械的唯物論所認為障礙物的(然)偶性和必然性底統一。在卡爾底唯物辯證法底光芒下，在本主義經濟的範疇上，明白地顯示出來了。馬克斯說明着價值和價格底互相關係。價格形態正是表示偶然性和必然性底結合，這是形而上學者所不能理解的事情。因此，商品價值底大小，是現表牠和商品形成過程所內在的社會的勞動時間間之一種必然的關係。由於價值底大小轉變為價格，這必然的關係便成爲一個商品和另一個商品底交換關係而出現。但這形態固然可以表現商品價值底大小，同時也可以表現這商品在一定事情下或將被轉讓的偶然的關係。價格和價值底大小間之量的不一致，或價格和價值底大小相為背馳的可能性，是在價格形態本身中存在着。這事情，決不是形成價格形態底缺陷，反而使這形態成爲一種充分適應於生產方法的形態。在這種形態中，因爲完全缺乏規則性，所以規則只能當作盲目作用的法則而表現。【註二六】這裏引用的命題是明白證

【註二五】昂格斯自然辯證法一九五頁。

明在理論經濟學領域適用了唯物辯證法的範疇底事實，並且證示了卡爾經濟學底範疇爲辯證法所滲透的事實。最有興趣的是：卡爾底批判家們在這價格底理解上，即在表示必然性和偶然性底終極的統一之這價格底理解上，看出了卡爾體系底破滅這件事情，但這事情，本質上正是暴露了把真理看作沒有矛盾的東西之形式論理學和機械論的思惟底無能力。

卡爾指出了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下之均衡是偶然的東西。無疑地，他是把偶然性看作必然性底客觀的形態，同時把牠看作資本主義底合法則的運動底特殊表現。卡爾說道：『商品生產是資本家的生產底一般形態，這一事實，已經由這事實本身去證明了貨幣並非僅僅是流通手段，而是牠在這種生產中當作貨幣資本而盡其任務的事實，』時牠製造了這種生產方法所固有的正常交換底一定諸條件，製造了簡單的規模及擴大的規模中正常進行再生產底一定諸條件——更製造了在這生產底自然被形成的秩序下均衡這東西已經被看作偶然性的，那麼樣無數的非正常地進行再生產的諸條件，和那麼樣無數的有變成危機的可能性底一定諸條件。』〔註二七〕資本主義下底均衡，是以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所固有的自生的合法則性爲條件底偶然性。這裏引用的馬克斯底文章，同時

【註二六】卡爾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四九頁。

【註二七】卡爾資本論第二卷四七一頁。

表示了馬克斯如何處理均衡的事情。他並不把均衡作為發展底辯證法的理解之基礎，反而把牠看作發展底偶然的契機。

關於偶然性之卡爾底理解，是和黑格爾底理解並沒有矛盾。黑格爾常常固執着偶然性底客觀的意義。然而所有流派的形而上學的論者都不能理解這個意義，而把偶然性作為必然性底不可知的東西。黑格爾認為認識底任務在於探求現實性底合法則的聯繫。他認為忽視現實性底偶然性便是無意味的玄學主義，而且要從主觀方面去理解偶然性，那便是橫在真理途上底障礙。『科學，尤其是哲學底任務，普通在於認識到在偶然的假象下被隱蔽着的必然性。這句話完全是正確。可是同時我們不能認為偶然是屬於我們底主觀的表象領域的東西，因而我們為着到達真理，非完全把牠排棄不可。要單方面的進行這條路底科學的努力，終不免智能底徒然遊戲及無聊的玄學主義之譏諷。』

【註二八】黑格爾把偶然性看作必然性底特殊表現，並且主張牠底客觀的意義，同時警戒把偶然性從必然性分離開來，把牠作為自足的範疇的事情。離開合則性而要作成某種絕對物的偶然，終當成為失掉了理性和認識上的一切興趣的幻覺。『首先就自然界言之，因為自然界有着牠底構造上的豐富和多樣性，所以屢屢成為驚異的對象。可是這自然底豐富性假使離開了在牠內部所表達的理念

底呈露而把牠觀察，那末在理性上並不是引起特別高的興趣的。這樣在有機及無機的構造底偉大的多樣性中，自然界對我們提示着「在直接性底雲霧中被消失的」偶然性底景况。動植物底種種樣樣的多樣性，不絕變化的雲底形相和配置等等，不論那個都不過是一任於精神底恣意的偶然的幻想。我們所遭遇到的這些驚異現象，也只是表現對事物底極抽象的關係而已，我們必須從這裏踏進更高的理解，並且必須認識到自然界底內在的調和和合法則性。」〔註二九〕在辯證法的思維中具體化的理性底更高的興趣，是在於披露偶然性之客觀的根據，而使牠提高到必然性底階段。

第四節 黑格爾辯證法底批判的分析性

黑格爾把辯證法的論理學，解釋為現實性底論理學。辯證法的論理學是存在底妥當的反映。存在只能在辯證法的論理學範疇中，才被闡明。「因此方法是靈魂，是實體。一切事物唯有牠完全依從方法，才可以理解和認識牠底真實性。」〔註一〕辯證法的論理學是反映存在底合則性。牠並不汲汲於非本質的事物底追求和比較，而是在事物底內在的發展中，尋求牠底真理。單單靠對事物底外面的

〔註二九〕 黑格爾百科詞典第一卷二四五頁。

〔註一〕 黑格爾論理學第三編一三九頁。

反省，是不能夠發見真理的。因此，辯證法的論理學「並不作為外面的反省而活動，反而要闡明對象本身底規定。」〔註二〕

辯證法的論理學在事物底本來同一的存在中，觀察事物，所以是分析的。可是牠並不單單從事分析，在同樣程度，牠還是綜合的。換言之，牠在區別性中把握同一性。牠由於這一種把握，在對象底本來存在中，捉住對象所內存着的別一種東西，又不僅僅「把握存在着的事物」並且闡明牠底「欲理解統一性中各種規定底多樣性之」綜合的傾向。辯證法的論理學不但是分析的，而且是綜合的。「因此，對象透過牠底直接性和一般性所具有的規定性，而直接被規定為一全體的時候，這個對象已經成為別一種東西了。」

黑格爾說道：分析的認識是以同一性為其原理，而且「事物底轉變及差別間之聯繫，是在分析的認識自體及其活動中，全被除外的。」〔註三〕分析的認識是機械論的思維底限界。機械論的思維是消除質的差異，而把牠歸着到同一的量的關係。抽象的一般性，即和牠所貫穿的一切多樣性分離開來的抽象的一般性，乃是分析的認識底特徵。但真正的一般性是具體的，所以辯證法的認識並不

〔註二〕黑格爾論理學二〇二——二〇三頁。

〔註三〕黑格爾論理學一六九頁。

僅僅限於分析的認識。在一般中滲透着特殊和個別。在這種全體性中被認識的一般，才是表現具體的即真實的同一性。分析的認識是在具體的全體性中認識一般，同時推移到綜合的認識。在分析的認識底基礎上，即在單純的一般性底把握上成長着的綜合的認識，是已經把握到具體的東西的。『存在於概念中之由一般到個別底運動，是綜合的科學體系及綜合的知識之基礎和可能性。』〔註四〕

認識底運動必須是向前推進的。可是分析的認識底運動，是單純的出發狀態之反覆，而且只不過是『已經在概念之抽象形態中被加入的某種具體事物底』反覆的規定而已。認識底規定，不是出發狀態之同一反覆，而是表現幾多的轉變，而這轉變反映出對象自體底運動和發展來，這點是分析的認識所不能理解的。黑格爾說：『假若把全體規定為對象，那末這裏自然發生由全體到別的規定即部分，由原因到別的規定即行為等等之推移，但在這裏並沒有向前推進的運動，為什麼呢？因為全體和部分，原因和行為都只是一種關係，尤其這一種關係在這形式的認識看來，一種規定本質上成爲和別一種規定相關聯的規定而原來存在着的那麼樣現成的關係之故。又要把原因或部分規定爲對象的時候，這對象是由於原因或部分自身，又由於牠底一切關係，更由於牠底雙方，而被規

定的。縱使這些關聯自體，爲某種綜合的事物也好，但這種綜合體在分析的認識中，由於同別的一切關聯一樣的理由，也只不過是被給與的某種東西，而不是這認識底本來的產物。」〔註五〕分析的認識底形式的性質，是規定牠所內存的轉變之外表的本性。此種轉變是在失去一切內在關聯之牠底「所與性」上被觀察的，牠並不是這認識底內在發展及區別性之產物。

黑格爾引用機械論的「原子論的世界觀，作爲分析的認識——這是表示事物底外表的規定——底表現。黑格爾把自存的原子所表現的分離量之原理，稱爲這世界觀底指導原理。這種自存的原子，只有外表上底被限制或被分解。黑格爾把這樣的分解及限制，看作失去內在的必然性之空虛的前進運動。他說：「這個樣子，數是被結合或被分離的。這事情完全基因於認識者底隨意的設定。其中大小，便成爲這些規定之範疇。這裏表示着規定性之無差別，因此對象並無何等的規定性，就是說像牠所內在一樣的，卽像在認識上被給與的一樣之規定性是沒有的。假使認識在其自身中，把數底偶然的差異，最近似地排列起來，那末數便形成進一步的完成和複雜的各種關係。固然是這樣，但這些關係，這些發見及完成，並不是分析的認識所內在着的東西。在分析的認識看來，這些好像是偶然地被給與的東西了。同樣的，這些諸關係及其所關聯的行爲，普通成爲差別的東西，而不指示何等內

在的聯繫，只有順次地把他敘述而已。雖則如此，在這場合也很容易指出牠底指導原理，這原理就是分析的同一性之內在性。即是在差別中表現同一之內在性。」〔註六〕黑格爾引用機械論的「原子論的世界觀，作為分析的認識底實例。他認為機械論的唯物論，乃是唯物論底唯一形態。實際上機械的唯物論底論理學，是以分析的同一性為牠底基本原理。

可是機械論的唯物論並不是唯物論底唯一形態，並且關於原子之觀念，是這種唯物論底觀念所不能完全包括的。分析並不能把牠底設定使之內面的發展，而只能使牠外表的結合，這事情是對於這些設定，賦與一定底方法論的規定所產生的偶然性的性質。黑格爾是從分析的同一性中去觀察這種規定，而這同一性是在區別性中表現同一，更正確地說，廢棄所有一切的複雜性的。真正的辯證法的認識，是分析和綜合底統一。黑格爾當說明這種統一時，警戒着把牠看作諸契機底交替之那種機械論的理解。分析和綜合底統一，乃是「成為辯證法底基礎原理之一」對立物底統一的表現，而這種表現便在這被規定底統一中具體化。黑格爾說道：「哲學的思惟，在牠單單受入牠底對象和觀念，對牠許以自由，而單單觀察牠底運動和發展的範圍內，是分析的。在這範圍內，哲學的思索是消極的。可是哲學的思索，同樣是綜合的，即要把自己當作概念自體底活動而表現出來，但為着這個，須要

〔註六〕 黑格爾論理學一七一頁。

努力，即對於常常要把自己表現出來的自身底見地和特殊底意見，不給以自由是很必要的。」（註七）

分析是向後之前進運動底必要前提，牠是先行於對象底綜合的把握及牠底全體的闡明。同時，分析兼綜合的思惟底前進運動，是導入於思惟對客體表現妥當的關係之具體真理。因為被局限於意識限界之「真理」是帶着主觀的性質，而且只有並非真理之形式的真理底意義。黑格爾說：「反之，更深奧底真理，是客觀性和概念相一致時才得成立。當我們說到真正底國家，或真正底藝術作品等等底場合，真理之這種更深刻底意味便被說明的。」（註八）黑格爾認為客觀性是和概念同一的，這個命題，不用說是明白暴露了他底存在和思惟是同一的這一觀念論的規定之正體。但是和這種規定相反，黑格爾認為認識不應局限於單純的現存事物底證明，認識要把對象底全體把握和真實性聯繫起來。這樣，他是最正確地指出形式的真理之不充分。分析的認識底真理，是形式的，是被局限於意識底模型內的，牠只不過是走進客觀的真理的：「向着對象底綜合的把握方面發展的」認識運動之最初階級而已。分析和綜合底相互滲透，乃是辯證法的哲學底特徵。同時這哲學底認識是普遍的全面的。黑格爾譏笑單單證明現存事物底內容的事情。這種內容是非從牠底真實性上去認識。

【註七】黑格爾論理學第一卷二八八節。

【註八】黑格爾論理學三二二頁。

不可。黑格爾說到不值得批判的主觀的觀念論時，就很注意地說：單單認定對象底存在，還不能說是把牠理解的。不用說，主觀的觀念論是無所謂對象，因為牠是把世界底現實性移到主觀中來。可是，若要排除主觀的觀念論，單單認定世界底現實性還是不夠的，黑格爾說道：『或者因為對象底統一性移到主觀中來，所以可以說對象失去牠底現實性。但在實際上無論對象或我們自己，只說明在對象中，內存着存在，那是什麼也得不到的。重要的是內容。真正重要的是內容。單單說明對象底存在，還不能救出對象。時間是流過去的——存在着的东西便成爲不在了。』〔註九〕唯物論底最重要命題，就是認定存在底獨立實存的自立性。黑格爾說到這種認定底非重要性時，便成爲觀念論者出現。在觀念論者看來，這種認定不但是不重要，而且是非真實的，應該排除的東西了。黑格爾是和這種觀念論相反，很巧妙地摘發出那種「只能證明對象底存在之」經驗論的思惟底無內容性來。可是存在向着非存在推移，即在矛盾中發展着。這樣種類底發展，是「把存在固定化而在外表上把握存在底推移之」分析的思惟所不能理解的。單單局限於分析底思惟，是對於現存事物給以辯護的正當性，而且恰好逃避牠底矛盾——即是使現存事物導入於滅亡，而且使牠轉化於非存在之矛盾。

眞實底認識是不局限於分析，牠是表現於分析和綜合底統一，這種統一，是表現存在底全體的

〔註九〕黑格爾百科詞典第一卷四二節。

形象和存在底運動的形象。辯證法的論理學克服一切形態之單方面的思惟。黑格爾很執拗地暴露「不能在一切聯結和媒介性中把握對象之」分析的認識底單方面性，是當然的事。

於是乎，黑格爾認為，認識底進行是由一般到特殊，分析的認識是向着綜合的認識推移。而這兩者底統一，便是表現辯證法的認識。黑格爾並不以具體事物為研究底出發點，而把牠看做研究底最終結果。卡爾也採取這一種見地。黑格爾以抽象為把握具體之出發點，而且引出抽象和具體間之唯一正確的聯結。同時他把這種聯結看做科學的認識底唯一正確的方法。

黑格爾說道：「如上所述，第一底要求，就在於從某種一般形態底對象出發。假若說，在自然和精神界，現實性在主觀的自然的認識中，成為第一次的，具體的單一性，那末相反地可以這樣說：因為這現實性有着概念底基本形式，所以至少要理解某種事物的認識，是不能不把和具體分開的單純的抽象，作為第一次的東西。為什麼呢？因為只有在這種抽象形態中，才具有和牠相關聯的一般的形態，及概念上媒介的形態。固然，對於這種科學的方法可以作如下的反駁：就是說，直觀較之認識是容易的，因此必須以直觀即具體的現實性為科學底端緒，這種方法，比較從對象和牠底抽象性出發，再由對象倒轉過來向牠底特殊性和具體的單一性前進之方法，更為適應於自然。可是問題在於要認識的所以不能不決定地拋棄認識和直觀之比較。單單在認識底限界內才發生何者為第一次的？又認

識底結果是什麼等等問題，而且需要不是適應於自然，而是適應於媒介的方法。即使單單以容易的事情來說，直觀並不見得容易，因為認識是比較直觀更容易把握被思惟的抽象的單純的規定，換言之，具體乃是這種被思惟的諸規定及其諸關係之複雜的組成體。這樣，很顯然地認識必須按照直觀去理解，而不能到直觀以外去理解。不論是「即自的」或「對自的」，必須以一般為概念之最初契機，因為一般是單純底原故。可是特殊是次於一般之契機，因為特殊只不過為媒介者底原故。特殊是預想着從某種第一次的機契推移的東西。這種推移，不單關聯於諸規定，諸區別及諸命題之一定形態底運動順序，並且關聯於認識全部底順序，牠是單單依存於具體和抽象間之區別上面，而一般地有着效用的東西。』【註一〇】

黑格爾在以上引用文中，以巨大的辯證法的睿智來指示了認識底道路，並且指出了抽象為具體的現實性之再生產工具。卡爾完全接受黑格爾底這種思想，同時對牠給以唯物論的解釋更把牠適用於資本主義的現實之研究。卡爾指出了科學的認識之唯一正確的道路，這種道路不是在於個別事實底簡單的描寫和記錄，而是在於認識那些事實底一切多樣性中被把握的存在底合法則性。卡爾這樣的指示認識底道路，是完全依從黑格爾的。黑格爾嘲笑經驗論者選擇具體的「所與」為

認識底出發點。他們以爲具體的「所與」是更容易把握，所以把牠選擇爲認識底出發點。可是問題底要點並不在於直觀，而是在於正確的認識，因此成問題的，就是在認識底限界內，何者爲最初的，第一次的東西這一點。黑格爾很正確地把這認識加以考慮，而只以單純的，抽象的東西看做牠底端緒。爲什麼呢？因爲在認識看來，「抽象的，單純的被思惟的規定，比較具體更容易把握，換言之，具體乃是這種被思惟的諸規定及其諸關係之複雜的組成體。」具體是差別的，媒介的，牠是預想着從「辯證法的認識所認爲本質的」某種單純或一般推移的東西。因此黑格爾說，「抽象必須成爲端緒和要素，具體的特殊性和豐富的多樣性是在這抽象中，又從這抽象被擴大的東西。」黑格爾雖則具有巨大的辯證法的睿智，但他並不能完全脫掉形而上學的錯覺。這種錯覺在他底關於認識道路底命題中也可以看得出來。卡爾接受了關於絕對及抽象之黑格爾底理解，但他指摘了黑格爾把現實性看作自行發展的思惟底結果之錯覺。「可是由抽象到具體之向上的方法，乃是依這方法的藉助而思惟自行攝取具體，而在精神上把牠作爲具體而再生產的唯一方法。」而「在任何場合，具體自身的生成過程是不存在的。」黑格爾認爲從抽象生成出具體來，這種錯覺乃是他底觀念論的出發點之產物。這樣的出發點，在認識要從一切形而上學的錯覺中解放出來的過程中，浸透了帶有神祕的唯心論性質的錯覺。

可是，黑格爾底這種錯覺，並沒有妨礙他底辯證法底巨大革命作用之存在，這不僅在論理上如此，在政治的行爲的意味上亦復如此。就是說這辯證法底合理的核心，遂爲卡爾所吸取，而把牠利用到資本家的社會底辯證法的否定事業上去，擔負這否定底實踐任務的，就是革命的普羅列塔利亞。

卡爾說：「辯證法在其神祕化的形態上，是成了德意志底流行品。因爲牠把事物底現存秩序看做正當的原故。但在牠底合理的形態上，便爲布爾喬亞及其理論的指導者們所仇恨。因爲辯證法在現存事物底肯定的理解中，還包含牠底否定和牠底必然的崩壞之理解，而且在運動過程上，即從過渡的方面去觀察一切生成的形態，尤其牠是在任何事物面前都不屈伏，本質上就是批判的革命的原故。」

【註一一】。

【註一一】馬克斯資本論第一版序文。

第二章 勝利的奴隸底辯證法

如上所述，黑格爾辯證法的論理學，是非常革命的，牠是以否定爲辯證法的理性之基本性質，又以矛盾爲前進運動底原理。這樣的契機在形式論理學中，是沒有存在底可能的，可是牠却形成了辯證法的論理學之靈魂。充滿着革命的否定精神之辯證法的論理學，是拋棄一切非規定的及曖昧地被設定的東西，而從「牠自身便是否定底」具體的規定性之觀點，去觀察複雜的現實世界。黑格爾以具體的規定性作爲觀察點，掉棄一切分散的非規定的概念，就連無限的及絕對的統一底概念，也決不把牠看作漠然的輪廓中分散着的東西，又不把牠看作「皮相的非規定性的雲霧中推移着的關係」之「死滅，相互限制及混合底概念。」但是具體的規定性，在黑格爾論理學本身中是沒有出現，因爲在這裏只發展着從感性的歷史的具體性被抽象的發展本身之理念。黑格爾把論理學體系，稱爲真理底「影之王國，」因爲真理不論是「即自的」或「對自的」都沒有何等外被而存在着。約而言之，黑格爾論理學底革命性質，就是在非常的抽象的內容和微妙的辯證法的推移配合起來。這種論理學及其革命性質，在精神現象論中更具體的表現出來。「論理的體系」是「從一切感性

的具體性解放出來的單純的實存性底世界是「影之王國」，然而精神現象論是在「從意識對對象的最初直接的對立一直到絕對的知識」的運動中，描寫意識，在這裏，黑格爾敘述意識底發展階段。牠底每個階段，當牠一經實現時便即自行分解結果招來自身之否定，而推移到更高底階段。因為現象論更具有具體性，故在這裏更具體的表現辯證法底革命性質。

現象論是為歷史主義所浸透，同時，歷史主義和現象論所做到的任務，不可分的結合起來。黑格爾認為真正的知識，並不在端緒中表現，而是在結果中表現，現象論便是黑格爾的這個命題之例證。為什麼呢？因為知識底道程，必須從直接的意識出發，即「必須從知識底較低級的形態出發，通過幾多的階段而不斷的向上，這樣非旅行和征服極長遠的道程不可。」（克諾費雪語）現象論乃是征服這個道程之方法論的經驗。這種經驗是經過歷史的表現，又經過「由意識底原始形態到歷史的意識底最高產物之」發展過程中底意識的顯現，而可以得到的。

歷史上的意識是依照辯證法的方法發展，換言之牠是經過「以牠底形態底推進為條件的」矛盾底生成和分解而發展着。因此「現象論」是本質上革命的具體的，而且包括明確的歷史的形相。這樣在辯證法底光芒下被理解的意識底歷史的發展，決不是像那「自己對自己的戀愛遊戲」似的「輕快的歡歌」，而是為矛盾所推進，而在苦痛中產出每個更高的階段，同時證明真正的歷史

的現實是以「刻薄、苦痛、忍耐、悲哀及否定的諸要素之極大困難」〔註一〕爲其特徵的。

辯證法的矛盾是實行前進運動，而規定歷史過程底內在的革命性。這種矛盾，黑格爾並不把牠看作歷史底偶然的不幸，而是把牠看作在苦痛中打定歷史的存在底更高形態的基礎的東西。

誰都知道，在辯證法底光芒下，主張獨斷的無制約性和完成之不動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因爲依照該時代事情而正當化的每個一定底歷史的真理，是在其發展過程中被分解，而向着發展底「一切先行過程所準備着的」更高級底真理推進着的原故。因此，黑格爾說，意識底道路是疑惑，甚至是絕望的道路。但是照明和描寫這疑惑的「現象論」所述明之懷疑主義，並不是「空無所有」的懷疑主義，而是要使獲得更高級底真理之辯證法的方式底懷疑主義。「一切被規定的真理之喪失，便是新的，同樣被規定的真理之獲得。」

這種懷疑並不是虛無主義的懷疑，而是在牠根柢中橫在着創造的否定之辯證法的方式的懷疑。牠是誘起意識「即帶着不可遏止的進步，帶着自己分解的結果所產生的新的形態之意識」底不斷變革。「走到純粹底「虛無」或空虛之懷疑主義，是再不能前進一步，牠只好等待着某種新的東西出現於面前，而同樣落入於這個深淵外沒有別的辦法了。與此相反，如果能夠捉住被規定的否定

之真理，那末同時發生新的形態而在否定中發生推移。又由於這推移而實現全系列的形態底進步。

【註二】辯證法底懷疑主義，決不把一切新的東西導入於空虛，而由此投棄於深淵中去。牠是把一切無生氣的，無創造力的東西，加以分解和破壞。這樣實現革命的變革事業，使之導進於新的意識底產生。約而言之，辯證法底力量是分解、變革和創造的力量，牠是從滅亡下去的世界底灰燼中，救出更豐富而更被完成的世界，而且這世界，和否定性底壓迫下將要消滅的世界比較起來，包含着更高的真理的。黑格爾用他底流俐的筆致，說明新世界底誕生，而表示了革命的思惟底鮮明的模範。他說：「精神是要和一定有」（存在）及表象底現存世界決離，要把這種世界掉棄於過去之中，要委身於自己的變革事業。不錯！精神並不在安靜之中，而是在不斷前進的運動之中。可是就胎兒看來，經過長時間靜穩的生育後，最初的呼吸便破壞單純的量的成長之漸次性，同時遂行質的飛躍而產生嬰兒，同樣地，正在破形成的精神是次第拋棄舊世界的建築底一部份，同時爲了新的形態而徐徐地、平靜地成熟下去。在這些動搖上面，只能得到單一的徵候。即輕浮的心思，生活中擴大着的倦怠，不知怎的，不安定的預感等等，就是某種新的東西底誕生之徵候。全體相貌不至於變化的漸進的發展，因牠開頭而被破壞時，牠是像電光一般突然間確立新世界底形象。」【註三】

不用說輕浮的心思及倦怠，並不是預報產生新世界的東西，又不知怎的，不安定的預感也不是這種誕生底徵候。這些徵候在該社會底各種革命要素之積集的動亂裏面表現出來。在這社會構造中現存着的一切尖銳化的矛盾，鼓動着這種動亂。可是以上引用的文章是滲透着革命的志向。滅亡下去的舊世界是一面在戰慄，另一面預報新形態底誕生。精神決不固執於牠底舊的外殼，相反地要委身於自己底變革事業即革命事業。在緩慢的漸進的發展中執拗地成熟着的變革，遂由於開頭而突被破壞。這開頭是像電光一般便馬上確立新世界的形象，爲批判和否定所推進的辯證法的論理學，是無情地要和現存事物決離，而且一方面檢出牠底舊的內容，他方面把牠破壞和掉棄。『一切現存事物，都值得滅亡的。』

黑格爾又來說明一種強制，這種強制妨害意識底有限制的滿足。牠是破壞習慣的保守主義和歷史的痲痺，真理之歷史的實現，單單在這種強制的基礎上才有可能。黑格爾說：『當感覺到這種強制的時候，也許對於真理的恐怖，退到背後去，而只剩下一種要保持已瀕於滅亡的東西之企求也說不定可是這恐怖，是不能夠安息的。縱令牠願意在無意味的瀕死狀態中停留着，但此時思想要廢棄思想之貧乏，而牠底不安也要破壞這瀕死狀態，又縱令牠採取感傷性的態度，要保證一切事物自己

肯定自己，但此時這樣的保證也同樣的受理性的強制。因為這樣的保證是當作形象而存在，所以理性要拒絕那樣的肯定。」〔註四〕

辯證法的矛盾，往往用強制的方式來破壞和掉棄現存事物。牠是確實保證從這滅亡下去的世界發生的對立物的真理。同時辯證法的矛盾是必然產生奴隸對主人的支配。黑格爾在他底精神現象論中，提供了辯證法的轉變底鮮明的情景，並且提供了可驚的具有革命性底勝利的奴隸底形象。主人和奴隸間鬥爭的辯證法是以不可抵抗的力量，使奴隸得到最後的勝利。奴隸從初就處於最深刻的被抑壓狀態，失去一切的獨立性，常常當作被支配者而存在，就是「爲了他人而存在。」

當自意識加倍增進的時候——這自意識，在實行由生存到自意識的自然的推移，而這一自意識和另一自意識面面相接的時候，便有加倍的增進——這個自意識和別的自意識遂至於相互鬥爭，而且這鬥爭在最初的階段，便成了賭着生死的鬥爭而出現。一個自意識對另一個自意識的全一的從屬關係中發現的鬥爭底結果，就發生極端的不平等。而且發生最初存在的這一方面要服從那一方面。無理的單方面性，自意識底鬥爭雖則帶着酷烈的性質，但死滅並不是這鬥爭底合目的的解決。爲什麼？因爲死滅是自意識的否定，而這和鬥爭底自意識的利害相矛盾的原故。相反地，每個自

意識都要確立和敵對者相對立的權力，把牠使用於自己底目的。鬥爭底結果，發生剿滅，但這並不是虐殺敵對者之意味，而是使他們永久失掉其自意識，詳言之，就是在鬥爭中降伏的意味之剿滅。這樣自意識的鬥爭結果，就發現有着根本對立的利害和性質之主人和奴隸。依照黑格爾底意思，這樣的結果起一定作用的，乃是死底恐怖。死底恐怖是無理地支配賭着生命而鬥爭的奴隸，而且他們爲着維持物理的存在，只好選擇了精神的死滅和自意識底喪失。物質同奴隸底物理的存在一樣，成爲他們底枷鎖。他們在鬥爭中不能脫離這個枷鎖。因而他們便成了從屬的「只保持物質底的獨立性的東西。」〔註五〕

主人對奴隸的關係，是透過物質而被實現。「主人對物質的直接關係是相反的由於這奴隸底媒介而成爲物質底純粹否定或牠底利用。主人底從未成就的願望，於是就得成就。他於是乎佔有物質，而且要把牠利用而得到滿足。原來因爲物質有獨立性，所以不能達到願望。主人把奴隸放在自身和物質中間，這樣才發見物質底從屬的方面，同時可以利用全體的物質。主人把物質底獨立的方面提供於奴隸，而奴隸是把牠加工。」〔註六〕辯證法的戲劇底序幕是這樣被開始的。這戲劇底最後一

〔註五〕 黑格爾精神現象論八六頁。

〔註六〕 黑格爾精神現象論八七頁。

幕，就是主人底沒落和奴隸底勝利。

· 奴隸是失去一切的獨立性，他底存在就是爲了他人的，爲了主人的存在，而且爲了主人底享樂而對物質加工。奴隸勞動，主人享樂。奴隸底任務在於勞動，這勞動在於爲了主人消費和享樂而加工於物質，即在於構成和形成物質。可是這事情是以奴隸對主人的必然的支配爲條件的。和主人底存在相聯結着的死滅底恐怖，是很辛辣地影響於奴隸底意識上面。他是要從這恐怖底壓迫下爲他人而自己貧窮的存在，漸次解放出來。可是還處在這恐怖中的時期，奴隸底意識，還不是爲了他們自身之存在。只有在勞動中，奴隸底意識才能認識到他自己。勞動是自己構成和自己形成之過程。黑格爾說道：「服從底意識，在對應於主人意識中的願望之瞬間，還只是對物質之非本質的從屬。爲什麼呢？因爲在這裏，物質還保持牠自身底獨立性的原故。在那以後，願望便剩下了對象底純粹否定和混亂的自滿。但是這滿足自身，簡直是失望。爲什麼呢？因爲牠並沒有捉住對象方面，即固定性的原故。反之，勞動是被阻止的願望，是被阻止的消滅，即牠是一種形成着的東西。對於對象之否定關係，便成爲對象底形式及其固定性，爲什麼呢？因爲在勞動者看來，對象具有獨立性的原故。這個否定的媒介者即形成着的行爲，同時就是單一性或意識底存在自體。意識在勞動中超出於自身以外的，這樣完成下去的意識，由軸踏進固定性底領域，就能直觀地把自己看做獨立的存在。」〔註七〕

在黑格爾看來，主人底滿足，不是他和對象底勞動上的緊張及勞動上的鬥爭之結果，這種滿足簡直是失望。爲什麼呢？因爲這種滿足是浮遊於空中，即失去物質的地盤，而不能夠抑止牠底消滅的原故。奴隸底物質的完成及形成，是構成他底準備支配主人底地盤。黑格爾說道：「奴隸底意識由於他底物質底形成（即勞動之意——譯者）而成爲牠自身自主的純粹底存在，即成爲實存的東西，在這意味上，物質底形成不但有積極的意義，並且對於牠底最初契機的恐怖更有否定的意義。服從意識底固有的否定，即意識底自主的存在，只經過了牠所內存的對立形態底揚棄，才成爲牠底對象。但是這對象的否定性，正是意識在牠面前所戰慄的和意識無關係底本質。意識是破壞這無關係的否定性，而主張自己，這樣到了固定性底領域，爲了牠自身而成爲自主的存在底東西。」〔註八〕

勞動和鬥爭，對於奴隸對主人底勝利同時實行的鬥爭的最後結束，有着決定的意義。牠結局形成兩方面底任何一方轉變成牠底對立物的支配和隸屬底關係，這樣成爲辯證法底活的舞台。主人靠着奴隸底勞動而享樂，同時相反地從屬於奴隸。奴隸由於物質底完成及形成而獲得對物質的支配，同時獲得對主人的支配。這樣一切的關係，結局都顛倒過來。「主人成了奴隸，而這後者成了主人

〔註七〕 黑格爾精神現象論八八頁。

〔註八〕 黑格爾精神現象論八八頁。

底主人。」黑格爾用了很簡潔的一句話來表現這種辯證法的結束，就是說，獨立的意識底真理就是奴隸底意識。黑格爾在這支配和隸屬底辯證法的說明中，可以說是很清楚地預言了勞動底獨裁替代於資本底獨裁的歷史的必然性。

卡爾很巧妙地說明了黑格爾底「現象論」的特徵。就是說，這「現象論」是從勞動的見地，即從當作人類自身底勞動底緊張結果看的，人類活動底自己創造的見地，來要說明人類底發展的東西。卡爾說：「黑格爾底現象論和牠底最後結果——當作推動的創造的原理看的否定底辯證法——底偉大性在於黑格爾把人類自己創造當作一個過程而且當作分離和這分離底揚棄來觀察這一點上，詳言之，在於他知道，而且看到勞動底本質，而把人類底對象真理及人類底活動當作他自身底勞動結果來理解這一點上。人類底真實的活動的關係，乃是人類底創造的存在物，或者是人類自身底實存化，又是活動的創造的存在物，即是人類的存在物，而這種關係單單由於人類實際的一切創造力底集團的活動才有可能，又由於歷史的結果才有可能，更由於把這些作為對象而處理才有可能——這種處理也單單在「人類排棄」的形態上才有可能。」〔註九〕

卡爾說到了黑格爾看到人類底歷史的發展上之勞動底本質，他同時指出了黑格爾對勞動之

〔註九〕 馬克斯神學家族的預備文稿。

觀念論的單方面的解釋。他說，黑格爾「單單知道，而且認定勞動底單方面的形態，即抽象的精神的勞動。」這樣理解勞動底觀念論的性質是打着歷史運動上之神祕的烙印，而且把歷史看作在思維底限界內進行的東西。以奴隸底勝利為結束的奴隸和主人底鬥爭，以及成為奴隸獲得勝利的決定的要因之勞動，都被看作帶着思維的性質底事實。雖則如此，這種理解在歪曲的觀念論的形態中却也暴露了辯證法的革命的力量。

卡爾嚴厲地批判黑格爾「現象論」底觀念論的出發點，但同時承認了牠底深刻的批判的否定的性質。這樣的性質，使這「現象論」遠為凌駕於黑格爾哲學底觀念論的出發點，而且把牠轉變成現存事物底批判，並且轉變成牠所內存的「人類排棄」的批判。「人類排棄」是表現於非人的權力底普遍的支配上面。「在為着自己底生存的手段中，在自己願望的對象不歸到自己的手而成為他人底私有物的事情中，在每個事物底現象和本質全然不同的事情中，又在自己底活動其實並非為自己活動的事情中，」都表現出「人類排棄」的事實來。黑格爾底「現象論」即使在隱祕的形態也好，暴露和洞察這種「人類排棄」的事實，而且在社會的存在底種種現象中，把牠啓示出來。卡爾說：「現象論是隱祕的，連他自己也還未明瞭的，矇矓的批判，但是因為牠認定了「人類排棄」，所以縱使在那裏面說到人類單單在精神上才能表現這句話，但在那裏，以隱祕的形態包藏着一切

批判的要素。這些批判的要素，往往在遠爲凌駕於黑格爾觀點之形態上，被準備，被完成着。〔註一〇〕

卡爾把這批判移到唯物論的軌道上來，在資本家的體制底分析中說明了「人類排棄」表現於非人的權力底真實底支配上面的事實，就是說，在資本——即對於活的人類勞動，行使死的勞動底巨大權力的資本上面，表現出「人類排棄」的事實來！

〔註一〇〕 馬克斯神聖家族的預備文編

第三章 辯證法底反動的批判

第一節 反黑格爾主義者叔本華批判

如上所述，黑格爾辯證法底深刻的革命性質，是在德國底經濟諸條件底特殊性中，可以把牠說明的。這種特殊性容許了資產階級底理想，不為嚴酷的現實所攪亂，而得以發展，遂達到了最大膽的論理的終結。可是在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從德國資產階級底懷抱中生長出新的階級即革命的無產階級來的時候，這樣的革命性質，已經是不適應於這些經濟諸條件底變化了。革命的階級遂脫去了黑格爾哲學底神祕的外衣，而以其革命的辯證法的方法來作為自己的東西。

從上面數章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出黑格爾辯證法底思惟是如何地造成了他底革命的機構，這機構是顯著地證明了辯證法的思惟底革命的本性。可是到了德國的資產階級將和無產階級決鬥的時候，他們便看出黑格爾辯證法底這種革命的內容，而且嗅出牠底革命的批判的氣味。他們底空論家便把這辯證法拋棄了。對黑格爾的進攻，更正確點說，對他底辯證法的進攻，是以「回到康德時

代去！』這個反動口號表示出來！這個口號就是對革命和無產階級作鬥爭的信號。梅林說得好，『德國資產階級，實際上開始憎恨黑格爾，不過他們所憎恨的不是他底弱點方面，即不是他底不正確的歷史的構造，而是憎恨他底辯證法的方法。』黑格爾辯證法的方法，特別在歷史——即社會的矛盾，刺戟和推動人類底革命行動，而且和人類底革命活動有着直接關聯之歷史——領域中表現着牠底革命性。

對黑格爾的進攻，正是從這歷史底地盤開始的。梅林很恰當地指名爲德國小資產階級哲學者的叔本華開始反對『愚蠢的吹牛』、『無意味的惡評家』、『智能底破壞者』黑格爾。他首先向黑格爾底歷史哲學進攻。在黑格爾看來，歷史是辯證法的發展着的合法則的過程。但這反動的哲學者不能接受這樣的歷史觀。在這哲學者看來，『一切過去底東西，都是簡單的類似』叔本華底哲學是確信在一切時代中，宇宙萬有都是一個樣的，現在是這樣，那末就永遠是這樣。叔本華說道：『歷史在每一頁上所告訴我們的，都是同一樣的東西，不過取各種不同的形式罷了。各個民族歷史底各章各節，其中所區別的，實質上祇是名字上和年代上，而牠們的真正主要的內容是一個樣的……歷史底實質，在牠底個性和偶然性中最帶有個性的。一切恆久存在的事物，同時就是永久消滅的——這是往往由於極微細的偶然性底結果，全被變革的，像旋風中雲霓般的人類世界的交織現象。』叔本華

拿偶然性來替代必然性，拿不變性來替代歷史的可變性，這就是他所宣佈的現實性底祕密。這個原因就在於德國小資產階級發展成大工業資產階級之後，寧願拋棄歷史的可變性，而採取了歷史的不變性底觀點。叔本華說道：

「向四周圍瞧一瞧吧！假使政權落到最不中用的階級，落到社會底糟粕底手中，那是對國家發生最壞的惡果，同樣，假使讓那些善於追從，善於描寫荒誕無稽的東西底傲慢鹵莽的文士，像黑格爾之流，以十分大的，無可倫比的固執態度，宣佈他自己爲最偉大的天才，而且他底哲學將要永遠地達到其所期的目的，那是對於哲學以及對於一切，有賴於哲學的科學知識和人類底全部精神生活，再不幸沒有的事情了。」（註一）

這樣，叔本華把「最不中用的階級」即人類底被壓迫大眾底勝利，看作最危險最可怕的事情，因此，在現存事物底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否定和必然崩壞的理解之那種革命思想，亦即是豫言這被壓迫階級底必然勝利的那種革命思想，在他看來，真是鹵莽的無意味的，而這種思想底唱導者，便是「愚蠢的吹牛，」「智能底破壞者。」

黑格爾辯證法，在永遠的運動和矛盾性質中，揭穿了存在之謎。牠把握了真理底運動。從辯證法

【註一】叔本華宇宙哲學一五四頁。

底見地看來，真理不是不動的東西，牠在認識過程本身中，又在由較低的知識階段到較高的知識階段向上的科學底長久歷史的發展中，被包含着。可是科學決不會達到這樣一個終點——就是在那裏發見永久的真理，而這以上再不能進步，除了觀照這個真理外便什麼都沒有的這樣一個終點。在黑格爾看來，真理是在認識底過程中，又在長期的，忍耐的，辛苦的探求中才被實現的。牠決不是像巴拉達女神（Pallada）出現於神王（Jupiter）頭腦中一樣突然出現的東西。黑格爾說：『行為並不因其目的而終止，牠還在於目的底展開中。結果不是真實底全體性，只不過是隨着生成過程而發現的東西。結果本身的目的，正如傾向成爲已經失其現實性底簡單的志向一樣，是無生命的普遍性。這樣，純粹的結果乃是把傾向放到牠底背後去的死屍。』〔註二〕行為底結果已經不是全體性，牠是失去一切先行過程的，把傾向放到背後去的死屍。黑格爾認爲形式的論理，不是探求真理的正確道路，他說：『先設定一種設定，而爲這設定而找出根據，依這根據而要顛覆對立的設定這種方法，不是在其中可以發見真理的形式。爲什麼呢？因爲真理乃是牠自體中的運動。』換言之，真理乃是行為本身底發展。可是對這一點，叔本華是這樣說着：『我想人們不難看出發表這種意見的人，是一個無恥的江湖騙子，他以爲這樣可以欺騙頭腦簡單的人，以爲十九世紀的德國人中間還有他所需要的和他

〔註二〕 黑格爾精神現象論一頁。

可愚弄的人！」〔註三〕

這個樣子，革命的辯證法，蒙受了這種反動的謾罵，但是這種謾罵，決不能損傷這個辯證法的，這正如反動的黑手決不能防止歷史過程底革命的進行一樣。

對於這「不中用的階級」的憎恨，遂使叔本華憤然起來憎恨這階級底論理學，憎恨這革命的論理學底基本原理的矛盾。辯證法的矛盾，引起了叔本華底最激烈的憤怒，他認為一切適當的熟慮，是「從諸現象和先驗的確實的諸法則抽引出來，然後依照論理學底諸法則，加以推論和推理而相為聯結的東西，這種概念中還有矛盾」是不可能的了。他說：「在這樣的場合，也就是在最明瞭地被決定的現象中，或在這現象底各項合法則的聯結中，也非包含矛盾不可，可是這樣的事情是不可能的。」〔註四〕這樣，他是懷疑矛盾的可能性。據叔本華的見解，矛盾單單在反省底抽象的認識中存在的。而在直觀的方面（即由於感官而知覺的東西——譯者），矛盾是沒有何等意義的。約言之，在叔本華看來，任何現象的東西，都沒有自己矛盾。然而這是正確的嗎？對矛盾的這種評價，是把同一性的法則看作思惟底最高法則的東西，為什麼呢？因為假使說任何現象的東西，都沒有自己矛盾，那就是一

〔註三〕 叔本華歷史草稿二二三頁。

〔註四〕 叔本華哲學史數稿九八頁。

切東西都和牠自己同一的意味。但是不管牠是怎樣奇妙也好，仔細地加以觀察，則可明瞭：「同一性本身不是不動的虛無，而是從自己離脫，即自己分解。」〔註五〕因爲正如黑格爾所說，所謂同一性，祇是空虛的同一語的原故，同一性在把牠看作某種真實的東西的人看來，也只不過有「同一性並非區別性，同一性和區別性是不同的東西」之意味而已。黑格爾說：「由此，他們已經認爲同一性是有區別的東西，爲什麼，因爲他們說同一性和區別性是不同的東西之故。」

黑格爾對於「植物是植物」等等命題所表現的空虛的同一語，加以無情的嚴厲的評擊。黑格爾說：「假使仔細觀察從這樣的真理出現的倦怠，則可以明瞭，所謂植物是植物云云之原理，是爲着說明某種事物，又爲着給與進一步的規定之有效準備，但這只是同一的反覆，所以，所得到的便是相反，在結果上發見不出什麼東西來。這樣，同一語自體便是矛盾的，同一性自體，不但不是真理乃至絕對的真理，反而是牠底對立物。」〔註六〕

對辯證法的反抗，原來是對該社會的負擔者革命階級之反抗，資產階級理論家底一切論理的詭計，雖則有明白的幻想性和無內容性，但却也把牠看作正當的東西。反動哲學底一員健將叔本華

〔註五〕 黑格爾論理學第一編二一頁。

〔註六〕 黑格爾論理學二一頁。

也來反對萬世不易的革命的黑格爾論理學，而在這裏他却暴露了他底一切反動的無內容性。

弗列德利·阿爾貝·蘭格 (Friedrich Albert Lange) 雖然無疑地對黑格爾表示尊敬態度，可是他也免不掉這種反動的觀念。他認為黑格爾和康德比較起來，黑格爾是「偉大的進步」，據他的意見，黑格爾的這種進步，在於他完全拋棄事物底一般的認識方法，而偏重於人底認識方法。蘭格說：「黑格爾底全體系，祇是在我們關於所有一切種類的事物之觀念及想念範圍內活動着，不僅這樣，他絲毫也沒有想到現象底概念及從現象抽引出來的概念究竟有何種意義。」〔註七〕黑格爾認為現實性乃是本質底〔即貫穿着現實性底合則性之〕十分妥當的顯現。而蘭格便把這個規定看作一種偏見。可是上面蘭格底那段話，牠的荒唐是極明顯的。據他底意見，黑格爾和康德比較起來，黑格爾拋棄了事物底一般的認識方法，而偏重於人底認識方法。假使蘭格這裏所說的「事物底一般的認識方法」是指客觀的認識方法，那末這樣的說法就證明了蘭格底批判本身的主觀主義。因為對於黑格爾恰恰最不能誣他為主觀主義。尤其是在他與康德的比較上講，更不能說他是主觀主義的原故。

譬如黑格爾談到真理問題時，他說真理是全體性的，但是黑格爾所謂全體性是什麼呢？他回答

道：「所謂全體性乃是由牠底發展而實現的本質。」〔註八〕這樣，真理是在發展過程中實現着的本質。現在要問：在這場合，是否缺乏着事物底客觀的認識方法呢？又在這兒，是否可以看到忽視發展着的對象底客觀底之主觀主義底片影嗎？黑格爾說道：「認識是要去認識什麼是存在自體及對存在自體之真理，所以，認識不停留在存在底直接的規定。牠是透過這些規定，而透入於這樣一種假定——即以爲在這些存在底背後有着和存在自體不同的某種東西，而且牠底基礎便構成存在底真理這一種假定。」〔註九〕總而言之，認識是不局限於皮相的現象，而要去認識在牠根柢的現象底法則即現象的本質。

黑格爾也同斯賓諾莎一樣，排斥認識底一切教訓的觀點，並且把牠看做單純的自負及空談。他說：單單尋求教訓的人，即要拿雲霧來包圍着牠底存在和思惟底地上的多樣性，而且喜歡漠然的滿足和漠然的神性的人，只好由他自己去把牠發見。那末他可以很容易想出某種東西，而且可以找出把牠自負的手段。可是哲學非從對教訓的欲求防衛自己不可。依照黑格爾的見解，真實的認識是根本上要從一切主觀主義脫離，而委身於對象底生活，就是要以「把對象放在自己面前，暴露牠底

〔註八〕黑格爾論理學第二部一頁。

〔註九〕黑格爾精神現象論序文一一頁。

內在的必然性』爲其任務。黑格爾說：『科學的知識是滲入於物質並捲入於運動之後，就要回還於自身的。不過牠還未推進到更高階段的真理以前，即牠還沒有達到牠底內容實存化，再回到認識自體，而形成單純的規定性，把自身作成現實存在的一方面以前，是不會回還的。』〔註一〇〕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滲入於對象的認識，並不以分裂的，片斷的形態表現出來，而且牠所要把握的內容，不把牠當作無關係的外表的東西看，而在牠底諸契機的全體性和完全性中把牠把握，這樣把握其內容之後，就回還到自身中來。詳言之就是成爲內容底現實的知識。

由上述便可以明白：把黑格爾看作比康德更失却事物底一般的認識方法之這種非難，倒反可以以把牠看作最成問題的主觀主義。

黑格爾是辯證法家，也就是方法論上的革命家。他認爲科學的知識必須在全體性和諸契機的完全性中去把握和理解對象。科學的知識對於對象，賦予牠底真理。但這事情並不是一切思惟都必須排棄一切分散的東西之意味，剛剛相反，精神在絕對的分散中發見自身時，才獲得牠底真理。『精神並不是成爲某種肯定而要脫開某種否定之力量。牠不是好像我們對於某種事物，一面說牠是虛無或虛僞的東西，而另一面移到另一種事物那樣的東西。精神是在凝視着否定的時候，才成爲這種

約而言之，精神只有在矛盾的痛苦和牠底解決中，才能獲得把握真理之力量。

第二節 反辯證法者哈特曼批判

愛德華·哈特曼 (Eduard von Hartmann) 也是反辯證法鬥爭的一員健將。可是仔細觀察這位反動哲學者反對辯證法的苦衷，則最使牠苦惱的，就是「無論如何不能說成荒謬之」辯證法底不滅體。因為在庸俗的眼光看作荒唐無稽的矛盾領域，拿到辯證法上來，就成爲無上的至理。矛盾是真理所賴以鍛鍊，而被認識的基礎，牠是推動世界的槓杆，這種矛盾，遂喚起了哈特曼之最激烈的憤怒。哈特曼呻吟道，任何一種線網都不能罩得住辯證論者。因爲假使在他面前提出決定的二者而要他擇其一，那末他指出如下的道理，就跳出了罩住他的線網。就是說：「真理並不單單包含在一個論斷中的。辯證法不承認「不是這個，便是那個」的公式，因此在辯證法上看來，排除第三者的法則（或譯爲排中律——譯者）是早已被人拋棄了的爛東西。」但是哈特曼還想藉真理之名，要傷害這不滅體之怪物——辯證法，並藉口真理提出問題道：「除了把任何論斷都歸結到荒誕無稽的矛盾而說一切論斷本身都是矛盾的這種說法之外，有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證明論斷不是這麼一回

事呢？辯證論者認爲一切謬誤論斷底試金石就是沒有矛盾底存在，而真理之一般的標準，是矛盾與同一底一致，是諸種矛盾論點和概念底統一。哈特曼更進而說道，即使辯證論者並不把一切可視爲妄誕無意味的矛盾都當作真理看，但是他們所認定的真理底標準，却不外乎矛盾。而且辯證論者決定矛盾底真與僞，也沒有什麼正式的標準的。

哈特曼反抗道：辯證論者是對於絕對的不可能也不驚奇，爲什麼？因爲在黑格爾看來，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原故。哈特曼底這種反抗，在對黑格爾本身之理解上，暴露了他底形式論理的態度。黑格爾是把可能性的範疇，在和別的範疇即現實性及必然性底範疇間之有機關聯中，當作內在的可能的現實性而加以觀察。哈特曼反抗道：在黑格爾看來，一切的東西都是不可能，但是黑格爾不是這樣說過嗎？「凡現實的，都是可能的。」【註一】那末問題之要點在何處呢？那就在於現實性擁抱着一切實存的事物底全部複雜性這點上。克諾費雪說道：「如果捨去事物底實存性之差別，則可能性就以單純的同一性底姿態出現。和牠自身同一，而且沒有自己矛盾的東西，都是可能的，詳言之，一切可能思惟的東西，都是可能的。這樣，沒有包含像「木質的鐵」這類矛盾的一切東西，甚至最不合理的事情，都可能思惟的。」

謬方說，月球今天落到地上來，地球落到太陽上去，蘇丹（回教皇帝）當基督教徒，當

【註一】黑格爾論理學第一卷第二編一二七頁。

牧師，當法王等等都可以，甚至比這些更荒唐的事情也可以思惟。這樣可能思惟的事情，即形式上的免除矛盾，就是抽象的或形式的可能性及無數的毫無意義的空洞的可能性之王國。」〔註二〕這抽象的可能性在現實性底領域，碰到各種條件和事情，這種條件和事情是拋棄那些混沌漠然的可能性，而只分開和抽出了種種色調的現實的可能性。區別性推移於對立性，對立性在牠底尖銳化形態上便成爲矛盾而出現。因此，黑格爾得出結論來說：「一切都是矛盾的，因此也就是不可能的。」〔註三〕對於某種事物，只說牠是矛盾的這種單純的形式的釋明，在黑格爾看來，是和甲是甲這種同一語一樣的空虛。內容在不能發展的限度內，是採取虛無的形式。區別性只透過對牠底規定性的分解，才能推移於內容。『在內容保持這種單純的形式的限度內，牠仍然是和牠自身同一，同時就是某種可能性，但不論在牠或在別的形式的一的命題，都只不過表明了牠的虛無而已。』

黑格爾並不像哈特曼所想像那樣，僅僅限於「一切都是不可能的」這一個單純的論斷。相反的，他底對於可能性這一範疇之辯證法的觀察，使他得到這樣結論。就是說，可能性祇是一種契機，祇是某種存在自體，『牠指示着別的東西即現實性，而在現實性中完成自己，』「但現實性具有「不

〔註二〕 克諾雅雪黑格爾五三三頁。

〔註三〕 黑格爾論理學第一卷第二編一二七頁。

可能成爲別的東西」之性質。」就形式的可能性來說，凡是沒有自己矛盾的東西以及在無定形的混沌散亂的無數複雜性上被擴大的設定，是可能的。但是複雜性是在自身底內部中被規定，而且在牠和別的東西的對立中，又在自身中包含着否定性的。這樣，無差別的區別性推移於對立性，這對立性在同樣程度來決定「萬有一切」之矛盾的及不可能的性質。

其次，哈特曼對於辯證論者拋棄和推翻形式論理學的事情，申說苦衷。在哈特曼看來，形式論理學是摘發某種論斷的矛盾以證明該論斷底虛偽之唯一手段。哈特曼在這樣的苦衷裏面，非常明顯地暴露了他底攻擊原無何等根據的事實。爲什麼？因爲黑格爾並沒有推翻形式論理學，他祇不過把形式論理學當作辯證法的論理學底附屬的契機而已。黑格爾既然把形式論理學當作辯證法的論理學之附屬的契機，那末他並沒有把牠拋棄，反而把牠置諸適當的地位，作爲一種有用和必要的工具。黑格爾說道：「這種學問是以研究有限的思惟底活動爲其任務。而學問在和豫定的目的一致時，便是忠於自己的。這種形式論理學底研究，無疑地有牠底益處。普通的意識是處理相互交錯和混交的感覺表象，反之，牠是教人刷清頭腦，集中精神和抽象的設想。精神由於抽象，才能把牠底注意集中於一個對象上面，而且獲得自己研究自己的習慣。欲專心研究經驗科學時，通曉有限制的思惟底形式，是必要的豫備手段。因爲經驗科學是由於這樣的形式而可以研究的原故，在這意味，把論理學稱

爲工具。】〔註四〕

黑格爾不但沒有把形式論理學當作無用的長物而拋棄，反而把牠當作幫助人們去研究經驗科學的一種有用的工具。黑格爾承認悟性的真理，而且把形式論理學當作悟性底論理學，又當作對象之科學的把握過程中的豫備階段，而看作有用且必要的東西。爲什麼呢？因爲「不論在理論的領域或道德的領域，假使沒有悟性便不能達到何等確實的被規定的觀念。」

黑格爾說：『第一，要認識對象，先有捉住牠底被規定的區別性之必要。從這個觀點來觀察自然，區別和劃分各種不同的物質，力量，種類以及其他等等。這樣活動着的思想便是悟性。在這場合，悟性便是研究同一性或物 and 物自身的單純的相互關係之基礎。這種基礎，在各個科學底發展中由一個對象到另一個對象的推移時，能有效地思想着。數學是專事觀察對象之大小，而不管對象底別的一切規定。例如幾何學是區別圖形，而要發見這些圖形間之某種共通點。這樣的事情在別的各种科學也是同樣。』〔註五〕

看了上面所引的一段話，就可以知道，黑格爾並沒有隨便拋棄形式論理學，而承認牠的相對的

〔註四〕 黑格爾百科詞典第一卷三五頁。

〔註五〕 黑格爾百科詞典一三〇頁。

價值，牠底價值在於牠能幫助人們去集中精神，抽象地設想，捉住對象底被規定的區別性，而到達於確實的規定。在這範圍內，形式論理學是正常的，反之，超越了這範圍，牠就成爲荒誕無稽的東西，至多也不過是空洞的同義語之反覆而已。

自然，這樣的辯證法的革命性，即使在觀念論的形態上，也不得不引起反動哲學者的憤恨和憤懣。可是天才的卡爾看到了黑格爾辯證法底革命力量，就對牠注入了唯物的內容。因爲有了這樣的唯物的內容，所以，辯證法便成了革命的普羅列塔利亞特與普羅列塔利亞特革命之理論的旗幟。

第三節 黑格爾批判者特倫德倫堡的再批判

現在我們講到了黑格爾底最認真的批判者特倫德倫堡 (Trendelenburg)。特倫德倫堡是很正確地暴露了形式論理學之科學的無能性。他認定形式論理學是離開了思惟底諸形式中所表現的內容而要理解這些諸形式的東西。依照他底意見，形式論理學是「努力想由思惟底純粹的活動及對牠自身的關係來理解概念，判斷及推理」〔註一〕的東西。

形式論理學的諸法則，因爲是從發展着的現實性分離，從對象的內容抽象，所以實際上陷入錯

〔註一〕 特倫德倫堡論理學研究第一卷一八頁。

誤。特倫德倫堡一方面批判形式論理學的這種規定，另一方面對思惟給以一種感性的特徵，而這種感性是『很容易會得事物底根源的基礎』而且對於牠底對象有着內在的關係的，換言之，根本上就是唯物論的感性。這最後的結論，自然不是特倫德倫堡所引出的，但他底論述自然達到這樣的結論。他說：『思惟是世界最高級的器官一樣的東西。因此，欲從思惟底形式去理解世界的時候，思惟自身便指示出事物底本性來，而且事物底本性，非在精神上把牠把握和理解不可。』

特倫德倫堡認為形式論理學沒有物質的支柱，而且從唯物論的思惟——即依據對象的現實性的思惟——看來，形式論理學是完全不中用的。據特倫德倫堡的意見，形式論理學認定真理是思惟和對象底一致，這種認定，同時等於默認牠底固有的無能性。特倫德倫堡以為亞里斯多德早已克服了形式論理學底抽象性和無活動性。因為他『在牠底比任何形式論理學更有活氣的論理學著作之最困難的部分中，已經注意到如何才能形成正確的概念之問題。』亞里斯多德探求了思惟形式的發生。這種探求是形式論理學不論在牠自身底本性上或在先行於一切思惟底規定之事物底本性上，連想都沒有想到的。爲什麼呢？因爲『概念不能不把根據或事物底產出理由，攝取到自身中來，這樣，概念底明白性非同創造的自然本身底明白性一樣不可』的原故。形式論理學和牠底基礎法則底無能性，遂使特倫德倫堡感到了徹底把牠改造的必要。

形式論理學底基本缺陷，在於牠底無對象性，即從存在底形式分離這點上，因為形式論理學是這樣的無能，所以能夠從淵源上，在對象性和發展中去把握存在之這種新論理學的問題，便被提出來了。黑格爾底辯證法，便是欲解決這個問題之偉大的嘗試。黑格爾底辯證法是否克服了形式論理學底問題呢？牠是否為事物底論理學呢？特倫德倫堡是從這樣的視角去批判黑格爾底辯證法。可是他却常常把這辯證法底觀念論的出發點，去和牠底論理的本質混同起來，其實這觀念論的出發點，是把存在變化了純粹的思想，而牠底論理的本質却是歷史的淵源的，而且成為思惟底被規定的形式而無疑地克服了一切論理的呆板性和空洞性。黑格爾辯證法在牠底方法論的形態上講，是克服了形式論理學，而且成為歷史的認識底形式，這種形式，只有吸收在一定條件下產出的對象底內容，才被表現出來。關於這點，特倫德倫堡在他的黑格爾辯證法批判中也已經證明過的。

黑格爾把他底論理學從「純粹有」開始，而這純粹有推移於「純粹無」這兩者間之矛盾，在當作牠們底對立的統一看的生成中得到解決。約而言之，純粹有和純粹無的對象的對立，遂走到「其結果發展着」的這一概念。然則，有和無這個空虛的抽象的圖式，怎樣會發展呢？這是形式論理學及其基本法則所不能理解的事情。特倫德倫堡是如下的解決這個謎。他說：「倘若當作永久地活的直觀看的運動，不先行於我們所假定的兩個不動的抽象性（即純粹有和純粹無）那末發展決不會

從這些抽象性中產生出來。這樣看來，辯證法雖說什麼也不願意假定，可是牠在出發的第一步，就假設了毫無條件的運動。運動貫穿了黑格爾論理學的全部……不論從那一方面看，牠常常是辯證法的產出的思想之被假定的原動力。〔註二〕

這樣，特倫德倫堡在形式論理學底無對象性和呆板性中指出了牠底根本的過誤。同時他在最抽象的黑格爾辯證法底基本構造上，也承認了牠底最必要前提條件之對象性和運動。這裏必須指出的，就是純粹有和純粹無這個圖式確實是觀念的，但這並不是說到牠底不動性。因為一切的抽象性，都包含着橫在一切運動根柢底矛盾，而不動性便由於矛盾而向發展方面推進，這樣成爲形式論理學底爆破的出發點。特倫德倫堡很正確的指出，在黑格爾辯證法的根柢，一般地不含有所謂純粹思惟的因爲他底辯證法是不可分地建立在對象的存在上面之故。黑格爾是從純粹有——即當作任何存在中所沒有的純粹思惟或純粹抽象着的純粹有——出發。這樣的抽象好像和存在及對象性不能並存的樣子，但是在現實上却完全是相反。『只限於牠自身的純粹思惟，在牠底純粹性上是一步也不能活動的。很明顯地，牠在牠底第一步，就和表象——即時間及空間成爲不可避的契機而加進來的表象——不能分離。因此，牠已經不是和外表的存在全無關係的純粹思惟。』〔註三〕

〔註二〕特倫德倫堡論理學研究第一卷四四頁。

特倫德倫堡揭露了黑格爾論理學底對象的基礎，並且把牠看作表示這論理學底無能性之論證，這是完全正確的。可是黑格爾決不隱蔽這抽象性的基礎，反而，他是很固執地，而且熱心地把牠暴露於辯證法的論理學底範疇中。一切從具體被抽象的純粹的「物自體」之類的抽象的純粹性，在黑格爾看來，只不過成爲譏笑和嚴厲批判的對象。康德把一切從具體的性質被抽象的「物自體」看做不可認識的東西。這樣被解釋的「物自體」是沒有何等價值的，全無內容的虛構。黑格爾說：「所謂物自體，乃是指某物爲他物從一切的存在被抽象的東西而言，即指離開了一般地當作某物看的一切規定而思惟的東西而說的。在這樣の意味，當然可以知道所謂物自體是什麼東西了。因爲「是什麼」這個質問，是要求指示牠底規定之故。但是某物對於這個要求，仍然還是物自體而已，詳言之牠是沒有何等規定的東西，所以在這質問中，已經無反省地存在着解答底不可能性。換言之，這便是無意味的質問。物自體是除了知道一切的東西都統一於其中的事情而外，便什麼都無從知道的和所謂絕對同樣的東西。因此，我們非常明白地知道這所謂物自體是什麼東西了。就是說，物自體本身除了虛偽的空虛的抽象性以外便不成什麼東西。」【註四】

【註三】 特倫德倫堡論理學研究第一卷四四頁。

【註四】 黑格爾論理學第一卷五九頁。

黑格爾把康德底所謂實體所表現的，剝去一切具體性的東西，看作沒有何等認識上的意義底空洞的抽象性，而加以指斥。黑格爾辯證法底對象的性質，在黑格爾看來，並不是什麼稀奇的東西。特倫德倫堡指摘牠底對象的性質而要傷害牠，可是結果絲毫也不能傷害到黑格爾辯證法。因為黑格爾把論理學底改造，聯繫到牠底對象化的必要之故。不過，特倫德倫堡不僅指摘橫在黑格爾辯證法根柢之對象性，並且指摘了牠所具有的物質性。特倫德倫堡關於黑格爾辯證法和空間運動之不可分性，吐露了非常正確的思想，並且說黑格爾辯證法用不可分的必然性來促成了這種運動即思惟底物質的基礎。他說：「即使沒有一般的空間運動，但由牠不可以理解單一的東西多數分裂着的自己否定性嗎？又由牠不可以理解同樣單一的東西在多數中不相逸失而常常歸着到自身的牽引性嗎？這只是運動的種種形相，而在其中不表現運動方向的對立性嗎？固然在客觀的論理上，機械作用是以無時間的範疇底形態表現的。壓迫及衝擊，圍繞中心的運動，很顯然地看來好像純粹思想底抽象的關係似的。但是離開了一切的運動而要理解機械作用（運動，衝擊，落下，牽引等等）那是十分驚奇的幻術。在關於理念的部分，可以說述生活過程及其一切構成部分中之主體的活動，又主體攝取其周圍底有機的自然等等事情，可是用全部的思想，不依據既知底空間的思惟底形態，而去探索這種值得奇異的人類世界的事情是沒有的了。」【廿五】

辯證法的論理學是以客觀的實在爲牠底舞台，黑格爾把這客觀的實在，看作和客觀的思惟同一的東西，特倫德倫堡認爲辯證法的思惟是完全依據對象的世界之現實的客觀性，這種主張，正和黑格爾哲學底觀念論的出發點相衝突。黑格爾哲學並不能和「作爲認識底被規定的形式之」辯證法的論理學相一致。特倫德倫堡自身，在他反駁黑格爾自然哲學只不過是被應用的論理學這一種主張時，就把黑格爾辯證法說明爲存在及存在中發展着的諸過程的論理學。照他的意思，事物正是相反，黑格爾論理學並不是純粹思惟之產物，而是預先從自然抽象化而作成的東西。假若從黑格爾論理學中抽去自然，那末牠便不可避免地陷於破滅。

依據特倫德倫堡的見解，黑格爾論理學底範疇，是和黑格爾哲學底觀念論的結構相反，牠是立脚於從物質的存在抽象化的物質的諸要素上面。他說：「像把這些要素和牠底結果一併提出的人們，是對於事物所內存的前進運動和概念底純粹的自己發展，完全失去了信念的，要曉得結論底大部分是從經驗中得來的，倘若除却了對經驗中被給與的一切事物之直觀，那末所謂純粹思惟，只不過是極度貧乏的一種合計而已。」〔註六〕

【註五】 特倫德倫堡論理學研究第一卷一四六——一四七頁。

【註六】 特倫德倫堡論理學研究第一卷八四頁。

特倫德倫堡底論究，主要的是着重闡明從觀念論的外衣中突出的黑格爾論理學底對象性質。對象性底缺乏乃是形式論理學底根本缺陷，這種缺陷便使形式論理學成爲無能。因此，很自然地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辯證法的論理學是對象的論理學，牠是克服那種無對象性，牠是本質上發展着的現實性之妥當的反映，牠才是真正科學的論理學。這個結論，然而特倫德倫堡不但不作這樣的結論，反而達到了完全相反的結論；就是說：「辯證法的指導思想和牠底實踐是可以懷疑的。」特倫德倫堡底辯證法的論理學，不論是唯物的或唯心的，如土的否定的估計，其主要原因，當然不在於「成爲形式論理學底缺陷之」脫離現實性的抽象性，而是相反，乃在於「使辯證法的論理學成爲革命的思維之」現實性底內在性。辯證法的論理學之革命性質，在特倫德倫堡看來，變成承認辯證法的論理學爲人類思維底更高形式之障礙物了。特倫德倫堡不能承認辯證法的論理學是和迷信及道德的拜物主義的一切形態不能並存的一種思維形態，因而他排斥辯證法的論理學。他說：「辯證法底道路是和倫理學底自然發達有着尖銳的分歧。在人類行動底領域，性格是最深奧的根本概念。這種性格底最終而且最高意味的精神底內在的結構，離開了牠和神性的相互關係，是不能理解的。有時支配着人的那種一時的心向，並不是性格，牠只不過是一時的衝動底神化而已。可是同時性格雖則有着某種一般的要素或考慮，但牠是最利己地考量人類及事物的能力。這是有限的個別的神

化，而在牠底最精練的姿態上，仍然還不遇是利己主義。至於在道德意義上的性格，祇是在居臨於人類之神性的觀念爲自由意識所接受而成爲規定這意識的原理時，才可以發生。道德祇是從這個基礎開始的。可是在倫理學底辯證法的研究中，神性是沒有地位了。」〔註七〕事情是很明白了！當作現實性的論理學看的辯證法的論理學，是對於一切僧侶主義和一切拜物主義的道德形態，加以痛擊。因此，反動的思想家爲着他們的階級利益，寧願把現實性的思惟作爲犧牲。因爲在他們的階級利害看來，犧牲道德，倒不如犧牲現實性底科學的理解更來得有利。特倫德倫堡又要和創神主義者妥協，這或許要使牠和辯證法和衷共濟也說不定。道德的及宗教的拜物主義，更需要論理學的證實和肯定。但是辯證法的論理學已經把這種宗教的拜物主義的形態，宣判了死刑。特倫德倫堡說道：「人既欲爲有道德之人，那末非把某種事物來神化不可，假使沒有別的什麼神，那末至少也要把『自己底高尚義務』來神化。因此，事物底創始與進化的研究，必須把宗教的要素及其對道德的一切影響，吸收於自身之中。可是辯證的方法是把牠蔑視，在辯證法看來，道德便成爲更高級的神物，而絲毫也不把牠顧到的。」〔註八〕

〔註七〕 特倫德倫堡論理學研究第一卷九〇——九一頁。

〔註八〕 特倫德倫堡論理學研究第一卷九三頁。

當然的！現實性底論理學，只能反映現實性自體的運動。這事情，自然和現實性底矇矓化及神秘化不能一致。穿着宗教的及道德的外衣的僧侶主義，是和這樣的矇矓化不能分離的。

倫理的拜物主義是根本上與辯證法不相容的，辯證法用種種方法摧毀這種拜物主義，黑格爾以無情的嚴厲的態度去攻擊康德底道德的當爲論，並且把牠抨擊爲視野底被限制的結果。他說：「有些人把道德的當爲放在極高的地位而斷定不承認此種義務就等於破壞道德乃至理性及悟性。這些人們對於一切現存事物，提出某種義務，認爲這種義務可能生出更有利於他們的認識，而不斷地感覺着滿足。因此他們不願意掉棄這種義務，而且不願去注意這種義務只有在他們底視野有了限制時才有十分效力的事情。」〔註九〕

欲維持道德的拜物主義的思惟，對於反動階級是非常重要的而有用的精神的武器。牠和辯證法的論理學是根本上不能調和的，因爲辯法證乃是和一切拜物主義敵對的思惟方法。不錯！具有「銳敏的眼光」的黑格爾從錯亂的特殊現實中喚起了「事物自體底本質的靈魂」引牠到光明中來，可是在特倫德倫堡底眼光中，黑格爾便成了思惟底偽造者和歪曲者。他說，思惟便爲辯證法的論理學所阻止，爲仇敵所阻止着。特倫德倫堡說道：「辯證法的過程是對於概念及事物底進行本身，保證

〔註九〕 黑格爾論理學第一部七一頁

予以完全的自由，可是牠却也歪曲這種進行，或者飛翔於這種進行之上，而不會有腳踏實地的事。情爲這種仇敵所阻止的方法，好像諸君隨便想出來的幻想的觀念之任意的順序一樣，到底是不可信賴的東西。【註一〇】

因爲形式論理學是有呆板性，而不適合於現存事物底發生的認識，所以，特倫德倫堡認定牠是不中用的，可是同時他對於辯證法的論理學也要反臉。他自身也承認，辯證法的論理學是不容許呆板性，破壞一切固定的東西，不容許存在硬化於一個形態。他說：「辯證法關於剛剛被形成的事物，不得不認爲存在底流動性爲事物所克服，即爲牠所阻礙。可是這並不妨礙被打敗的敵人之再起。發展着的存在底運動是突破事物底限界，由此而發生交替。不過這種交替，決不是從「他在並不是事物底無差別的或外表的某種東西，反而是牠自身底一契機」這一種事情發生，而是由於運動着的存在和阻止運動的限界間之不可調和的敵對而發生的。」【註一一】

在辯證法的論理學底光芒下，存在正是一種過程。牠不關閉在某種限界中，在不可遏止的，將導進於更高限界的運動中，克服這個限界，過程中之交替，是以「成爲這過程底原動力之」對立物底

【註一〇】 特倫德倫堡論理學研究一一〇頁。

【註一一】 特倫德倫堡論理學研究五二頁。

鬥爭爲基礎。反映這對立物底鬥爭之論理學是不會有呆板性，又不曾不適合於存在底發生的理解。形式論理學是使運動屈伏於靜止之前，而喚起運動之硬化的幻想。辯證法的論理學是反映着運動底現實性，牠是把運動看作一切的停滯所不能克服的敵對。而且在運動中表現對立物的鬥爭所必然展開的過程。這過程在自身的行程中排除和克服一切無活動的及阻礙這行程的東西，同時證明呆板的形式論理學底不停的屈伏。不接受辯證法的論理學的特倫德倫堡，是完全服從於形式論理學的權力，同時明白了反動的規定和革命的思想是不能並存的事實。辯證法是革命的，思想底更高的方法論的表現。辯證法之所以爲革命的，正因爲牠不停止在任何的限界上，而且暴露這個限界之過渡的，限制的性質。特倫德倫堡非難黑格爾底「暴露一切限界底過渡性質之」辯證法的論理學是建立在「空間運動底表象」上的。特倫德倫堡想拿這種非難來誣蔑黑格爾，結果反而暴露了他自身對於辯證法的論理學全無理解的事實而已。辯證法的論理學是即使在觀念論的外衣之下，也不能不依從現實性的。根據特倫德倫堡底見解，「事物和「他在」（即否定）必須平靜地並存着，而其間應有限界之劃分。」換言之，存在不能有運動，這和形式論理學底同一性法則完全一致，而不要不動地凝固着，不能轉變爲別種東西。他說：「爲什麼「他在」不能停止在這限界以外呢？或者爲什麼事物超越這限界而轉變成別種東西呢？在這兒也有空間運動底表象在起牠底作用。」特倫德倫堡

雖然把現實性看作黑格爾辯證法的論理學之唯一支柱，但他還是機械地理解這現實性。

當然像特倫德倫堡所指摘一樣，認為辯證法的論理學只依據空間運動底概念，是不正確的。這只是表示他機械地，錯誤地理解辯證法的事實。空間運動只不過是運動之一種形相，這裏並不能包括運動底一切形態。特倫德倫堡是把空間運動和運動之別的一切形態同樣看待。他說：「在直觀時，我們便從自身中踏出，而這種踏出須經過運動。例如望見山的人，須經過自己眼睛底運動，才能表現和記述這座山……又不望見山而要想像這座山的人，須得在思想底空間中把牠描寫，而除了經過內部眼睛底運動而把牠描寫外，沒有別的方法……又表象在那裏面所描寫的內部的空間，是單單經過構成的運動而浮現於思想之前的。表象在思想中所描寫的東西，也只有精神的眼睛前面轉過着的點及延長或屈折的線之借助才有可能。」特倫德倫堡底思想運動，總之，歸着於週轉的點及延長的線。約言之，他是單單在機械的運動的模型內才能理解運動。辯證法論理學單單依據空間運動的這種說法是不對的。但是說唯物辯證法的論理學在牠底傾向上依據「牠底全多樣性和具體的全體性中底」物質的現實性，那是正確的。按照黑格爾底見地，依據具體的現實性，並不能說是背反於真理的。

在黑格爾底見解中，現實性並不是違背辯證法的根據，而是證明牠底正確性的東西。黑格爾對

於限界之辯證法的理解，正是以現實性爲其基礎。常常停留在同一的地位上的事情，是現實性所不容許的。黑格爾譏笑着限界之形而上學的理解，形而上學是在牠底限界內，掛着「不准超過此處」之禁牌。黑格爾說道：「首先屢屢對於思惟，理性等等底限制，賦予許多的意義，而斷定說超脫這些限制是不可能的。在這個斷言中，表現着缺乏這樣一種認識：即經過當作限界看的某種事物底規走自體時，就已經脫出這個限界了。爲什麼呢？因爲規定性即限界，單單在牠和一般非限界的別的事物之對立性中，才被規定爲限界之故。某種限界之他體，即是在牠外部底某種事物。石，金屬等是沒有牠們自身的限界，所以不會脫出其限界以外。但是一般地不能超出限界以外的這種設定，是虛偽的，假使說思惟是不肯去觀察概念中所包含的東西，那末可以說現實性是暴露這種設定之極端虛偽的。因爲思惟是較之現實性更高級的東西，牠是高翔於離開現實性的高級的領域，牠只能當作「當爲」的自己規定。所以，牠在一方面不能到達於概念，在他方面對現實性也對概念同樣是虛偽的。」〔註一二〕

現實性是時時刻刻都在打破限界，克服限界，爲什麼呢？因爲在志向，生命，感覺，表象等形態上，不是抽象地，而是具體地被理解的所有一切的實存性，都在實現着超越其限界的存在，實現着向其限界以外的推進。形式論理學是防禦限界的克服，而僅僅在抽象的「當爲」底形態上容許牠底克服。

【註一二】 黑格爾論理學第一卷七〇頁。

而已。這種抽象的「當爲」是和現實性相矛盾的，而這是這種「當爲」的理想所不能達到的事情。黑格爾認爲這種當爲之限界的克服，因爲牠和現實性隔離的原故，失去了一切的意義。黑格爾說：「當然，一切向限界外的推進和一切在限界外底存在（就當爲言之——譯者）並不是真正從限界解放的，又不是真正的斷定。當爲自身的超出限界，是這樣不完全的，而且全部都是這樣抽象的。但是全然抽象的超出限界的指示，對於不能超過限界的這種抽象的斷定，有着充分反對的力量，又脫出於無限的限界之指示，是對於不能脫出有限的限界之這種斷定，有着充分反對的力量。」〔註一三〕

辯證法的論理學所以爲一切反動的思想所憎恨，正是因爲牠暴露和揭穿了一切限界之過渡的性質和限界轉變爲「他在」的現實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在爲現實底矛盾的運動所克服的限界自體之本性中被包含着。

現代底形而上學的機會主義者，不能寬容辯證法，因爲辯證法是暴露資本主義這個限界底過渡的性質。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走到從牠自身底存在中成長起來的「他在」，（即資本主義之否定——譯者）即必然走到以消滅一切階級矛盾爲目標之新的社會組織。辯證法的論理學，是革命的論理學。黑格爾底最偉大的功績，就在於他淋漓盡緻地描寫了辯證法底形相。雖然黑格爾辯證法

底出發點是唯心的，可是用唯物論來把牠改造的時候，牠就成爲和具有一切形態、樣式及變化之反動勢力作鬥爭的最有力的革命武器了。

第四節 機會主義者底黑格爾批判

一 柏倫斯坦

除了黑格爾辯證法之資產階級的批評以外，在這批評競技場上，熱心角鬥的，便是機會主義者了。他們在批評黑格爾辯證法的招牌下，其實是進攻了卡爾底辯證法。昂格斯說道：「官吏們並沒有認真地去查究黑格爾底哲學及其粗硬文體底難懂的表式之意味，因爲官吏們是想不到這個哲學竟敢從平穩的理論之港走到風浪交襲的生活之海中來，又想不到這個哲學竟敢爲着對現存秩序的武裝鬥爭而早就拔出刀槍來。」可是對於修正主義的理論家，我們不能說他們爲着闡明黑格爾哲學底辯證法的本質而有過非常熱心的研究。當然他們早就捉住了這辯證法底革命的本質，但同時暴露了他們對於黑格爾辯證法的最明顯的仇視態度。機會主義者底老祖宗和牠底古典的代表者愛德華·柏倫斯坦 (Eduard Bernstein) 首先開始了反對卡爾底革命理論之鬥爭，但不久就把這種鬥爭聯結到反對「黑格爾辯證法之迷網」的鬥爭上來。然則，柏倫斯坦關於黑格爾辯證法，曾

經說了些什麼話呢？

卡爾說道，我們必須從黑格爾辯證法底神祕的觀念論底外衣中，吸取牠底合理的核心，而把這辯證法顛倒過來，換言之，非把牠改變成唯物論的辯證法不可。可是柏倫斯坦却認為這是完全不必要而且無益的企圖。因為無論在任何形態也好，辯證法底存在，在他看來都是非常危險的原故。

柏倫斯坦說道：「然而辯證法的顛倒，並不是這樣簡單的。好像在現實世界中常常發現的事情一樣，假使離開了靠我們底經驗而可以檢證的事實底地盤，而移到在這些事實底限界以外的思想中來，那末在這時候，我們便馬上陷入於昏迷的概念底世界。倘若在這時候，像黑格爾所提倡的一樣，依從辯證法的法則，那末我們在還沒有考察自己底周圍以前就要再陷於「概念底自己運動」之迷網中的。在這裏潛伏着黑格爾底矛盾論學底最大的科學的危險。」〔註一〕

柏倫斯坦警告說，把黑格爾辯證法改變成唯物論的辯證法是一幻想。因為辯證法無論在任
何的形態也好，都是危險的，非科學的，是極其動搖不定的構造，這種動搖性在矛盾底論學地盤上
是不可避免的。他說，論理學不能是這個樣子！機會主義者有了要固執「除却現實性底矛盾之一折
衷的論理學的種種傾向。但是他們無論在任何場合，都不肯容納以矛盾為存在底推進原理之論理

學。當辯證法的論理學被適用於社會的發展的時候，柏倫斯坦所指摘的牠底危險性，更爲加倍地增加，而這簡直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了。當辯證法被適用於單純而不重要的事情時，柏倫斯坦還可以勉強容忍，但若把牠應用於社會的現實，那時絕對不能容忍的。根據辯證法的法則而變革社會的現實，這件事情，遂引起了他底瘋狂的憤怒和機會主義的良心底狂暴。柏倫斯坦說：「在對象單純的場合，我們底經驗和論理的思惟之能力，大部分能夠幫助我們根據「否定底否定」之類的類推，而可以推知「在蓋然性限界以外的」這個對象底變化的可能性。可是對象愈見複雜，對象底諸要素底數量愈見增加，這些諸要素的性質愈見繁複，牠們的力量底關係愈見雜多，那末這樣的設定在這對象底發展中被認識的可能性，便愈見微少的。爲什麼？因爲當要根據這種設定而作出結論時，用以評定這對象之尺度，便愈失其效用的原故。」〔註二〕

昂格斯稱爲一般的辯證法法則之「否定底否定」給柏倫斯坦描寫成冒險的「類推」並且認爲把牠適用於複雜的對象及過程，完全是非科學的。特別在矛盾的論理被適用於資產階級現實的對象時，更使柏倫斯坦興奮起來。資產階級現實底辯證法是表現着這種現實轉變成牠底對立體之必然性。這種辯證法對於柏倫斯坦底內心的要求，實際上起了破壞的作用。科學的社會主義底創

〔註二〕 柏倫斯坦社會主義可能性之附條件二九頁。

設者們早已預言道：德國資產階級革命，乃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序幕。可是柏倫斯坦却以為這種預言是歷史的自己欺騙。而且他在黑格爾辯證法中找出了這自己欺騙底根源。他說：「這歷史的自己欺騙——在這點上，不論任何政治的空想家能否凌駕於當時認真研究經濟學的卡爾，是個疑問——假使在那裏而看不到黑格爾底矛盾的辯證法底殘滓，則完全不能夠把牠理解的。卡爾也同昂格斯一樣，在他底全部生涯中全然不能夠脫離這個矛盾的辯證法。但是這件事情，在當時一般的醞釀時代，特別在他可以說是一種命運的。」〔註三〕共產黨宣言中關於資本主義將近崩壞的必然性之那句預言，在資本家的社會底辯證法中有不可動搖之基礎的。這句預言，柏倫斯坦却把牠看作政治冒險主義底標誌，並且他認為這種冒險主義，蒙蔽住了已被辯證法的美色所迷惑的卡爾。是的，卡爾不但被這種美色所迷惑，而且他在全生涯中更忠實於這個美色呢！但是到底為什麼會發生天才的研究者竟為引起柏倫斯坦的情怒之革命的假定——柏倫斯坦認為這種假定是攪亂現實底「純粹」研究之最不調和的東西——所迷惑的事情呢？對此質問，柏倫斯坦底回答是很輕易的。他說黑格爾辯證法畢竟是使科學的社會主義創設者底革命性陷於不幸之源泉。這種辯證法是必然地完全忽視事實而且無理地輕蔑四周圍的現實。

【註三】柏倫斯坦社會主義可能性之諸條件三〇頁。

柏倫斯坦認定辯證法底革命性是不錯的，這實在是辯證法底不可克服的本質，並且他認定在共產黨宣言中有着辯證法底革命性也是不錯的，其實在這宣言中貫穿着辯證法的。

伊里奇關於共產黨宣言這樣說：在那裏頭，「以天才的明確和新鮮的筆緻來描寫了新的世界觀即徹底的唯物論，而在這世界觀中，包含着社會生活的領域，包含着關於發展的最全面的，最深刻的學說辯證法，更包含着階級鬥爭及新社會主義社會底創造者無產階級的全世界任務之理論。」

【註四】可是在柏倫斯坦底眼光中，這宣言中辯證法底存在，便成了對科學的社會主義創設者底真價發生疑惑的一種陰影。在柏倫斯坦看來，辯證法是像昂格斯那樣最誠實的人們也使之成爲曖昧和自己欺騙的東西，這是信仰辯證法的思惟方法底人所不能避免的事情。他說：「拿了「是——否」——是——來代替「是——是，否——否」——由一個對立物轉變到另一個，由量到質底轉變以及其他等等的辯證法底美的公式，在檢討某種變化底完全意義時，常常成爲妨礙物。最初在黑格爾精神中被形成的發展底圖式，一旦把牠適用的時候，現實性便不能有一定的說明，或者在要測定向着指定目標進行的途程時，一切現實的比例便不能不全被忽視。從這裏發生如下的矛盾：即一方面關於社會的經濟構造之研究是正確的，而且只有非凡的，好傢伙像蜜蜂一樣勤勉的天才才能做到這樣正確

【註四】伊里奇馬克斯·昂格斯及馬克斯主義八頁

的研究的，但是另一方面却還帶着即使最明瞭的事實也不去相信的那種疎忽態度。還有認定經濟對力量有着決定的支配影響之學說自身，對於力量底創造的能力，却也有着過分的信仰，這結果，對於科學性的一切要求，往往保持優越的成見，以妨礙社會主義在科學階段之理論的建設。〔註五〕

柏倫斯坦是這樣說明了辯證法底「特徵」。他是在這辯證法底諸基本法則裏面，看出了科學的思惟底妨礙物，看出了荒謬的空想底淵源，更看出了過分信仰力量底創造能力和革命的強制作用的原因。柏倫斯坦認為：並不是「是——否，否——是，」而是「是——是，否——否，」這種抽象的形式的同一性，即無對立性之同一性，才是維護科學性的根源，而且是防止一切的空想化和防止脫離科學研究底正軌之關鍵。不用說，這樣把空洞的抽象的同一性，作為思惟底唯一基本法則，實際上等於廢棄和消除由一個對立物到另一個對立物的轉變，又等於把現存事物變化成和平的調和的歡歌。但同時這種同一性是消除現實性底客觀的理解而且把現實性轉變成主觀的選擇和欲求的對象。在柏倫斯坦看來，辯證法的論理學是從社會主義學說中除去牠底科學性，而把牠轉變成空想的信仰。這種信仰遂使大研究者屈從於辯證法的論理學底有害影響，而釀成了他底宿命的罪過。可是，柏倫斯坦批判辯證法的主要目的，在於要把共產主義的世界觀轉變成空洞的無益的抽

象理想——柏倫斯坦所提出的思惟方法底地盤上，辯證法便成爲這種抽象性的東西——在於廢棄牠底現實的核心，把牠轉變成無生命的空想，借蔡爾乃西夫斯基底表現來說，即轉變成「滿足於自己底單方面的預言」的東西。普列哈諾夫在他對柏倫斯坦的批判中很巧美地說明了這種企圖。「十八世紀法國底啓蒙論者，從善和惡，理性和愚昧等等抽象的對立性見地出發，來觀察社會生活。他們常常「把自身投於抽象性中」這是看了他們對於封建制度之態度就可以明白的。他們只能看出封建制度中的最大的不合理，他們始終不承認封建制度也在從前一個時期有過社會諸關係底獨自的合理的制度之事實。在空想的社會主義者當中往往對於十八世紀底抽象的思惟表示極大的不滿。他們中有些是在關於歷史之論述中竟放棄了「是——否——否」的抽象形式，而走到辯證法的觀點上來。但這不過是有時發見的偶然現象。他們的大多數在多數的場合中當他們論述社會生活的時候，仍然還是滿足於「不是那個就是這個」的抽象公式。他們底所有學說，便充滿着這種「不是那個，就是這個」的精神。而且這樣「不是那個，就是這個」本身正是決定了他們底學說底空想的性質。要使把社會主義從空想推進於科學，須先從這種思惟方法蟬脫出來，而且必須使這種方法發展到辯證法的方法。卡爾和昂格斯就實行了這種必要的改革。但他們所以能實行這種改革，正因為他們預先受過了黑格爾哲學的訓練。他們自進而承認有賴於辯證法的方法的事情

實在很多。可是在柏倫斯坦看來，最好不要這樣做了。他對我們說，社會主義底由空想到科學的轉變，不是依靠辯證法，反而違背辯證法而完成的。這句話當然是很嚴重的，可惜牠太少根據了。」〔註六〕

柏倫斯坦對於勞動階級及其革命的世界觀即辯證法的唯物論哲學站在叛逆的立場，所以他首先要指出這哲學的世界觀底方法論基礎即辯證法之反動性質。柏倫斯坦曾稱辯證法為變節的東西。他說，「辯證法是卡爾主義教理底變節的要素，而且是妨礙事物底一切徹底解釋的東西。」〔註七〕

柏倫斯坦這樣說明了辯證法底特徵，同時暴露了一切機會主義及反動的思惟，不管牠是怎樣的形態也好，都是以形式的抽象的論理學，作為牠底方法論的基礎之事實。

二 考茨基

關於辯證法底批判，考茨基乃是柏倫斯坦底最近底後繼者。辯證法是矛盾的論理學，也就是關於矛盾中發展的現實性諸法則之學說。考茨基的目的，在於從卡爾底世界觀中消除其所滲透的革命性，所以，他就不放鬆辯證法底基本法則之矛盾。據他底解釋，則矛盾是不可能的。可是辯證法底革命性質，是和「成爲事物底原動力之」矛盾底客觀的本性不能分離的。於是乎考茨基用種種方法

〔註六〕 普列哈諾夫我們的批判者底批判一三三頁。

〔註七〕 柏倫斯坦社會主義可能性之諸條件三五頁。

來要歪曲這矛盾底概念。康德是承認反省中矛盾底必然性，而他是比康德更退却了一步。考茨基是連反省中的矛盾也不承認，而要從思惟和現實性中，極力驅除矛盾的。他說：「所謂『矛盾』是可以從兩方面去理解的，即一方是對立性底意味他方是兩個現象或思想不能合一的意味。世界中有對立性是誰都不能否認的。杜林說道：自身底『力底對抗……是世界底存在中一切運動底基本形態。」〔註八〕

考茨基是依靠杜林底「權威」在力底對抗這個意味上承認了對立性底不可爭辯的存在。但他在當作對立的規定底統一看的矛盾中發見了問題。這一種矛盾是他所斷乎排斥的。他說：「兩個現象是可以相互合一的，不能合一的這種斷定，單單在倒錯底意識上可以存在，但在外的世界中是不存在這種判斷的。」〔註九〕當作對立的規定底統一看的矛盾，單單在倒錯底意識上才被承認。康德說，當理性欲認識世界底本質時，就必然碰到矛盾。然而考茨基却以為走着正路的意識是不能容認矛盾，而排斥康德底這一個命題。康德是在理性中容認了辯證法，但對事物暴露了他底臆測，就認為一切事物非從矛盾性解放不可。考茨基也對於意識暴露了他底溫柔，就以形式論理的同一性

〔註八〕考茨基唯物史觀一四七頁。

〔註九〕考茨基唯物史觀一四八頁。

作爲思惟底基本法則。他說道：「就我們底意識言之，在我們底思想中不能容認矛盾底存在。當意識發見矛盾的時候，牠就用矛盾來驅除矛盾的。」考茨基是拒絕辯證法的矛盾之存在，因爲矛盾是不可思惟的東西，而且至多不過是一時的病態的發作的原故。但同時他裝着好像接受辯證法的樣子因爲要是決定的拒絕辯證法，還必要某種程度的率直，但他却沒有這樣的率直性，所以他只好走上他自認爲最正當的另外一條路去了。他是在「承認」辯證法底幌子下，提出拒絕辯證法。他說：「論理的思惟底這種行爲，也同克服「自我」和世界間底對立便是辯證法一樣是辯證法的。牠也是和這場合同樣結局還是綜合的。這個綜合，借馬哈底話來說，可稱爲適應吧……這兩個例都有着辯證法的本性的，在一個場合，自我和世界相矛盾，但在另一個場合是單單在我們的意識上發生矛盾，這點是有根本的相異。」〔註一〇〕

很顯然地，考茨基竟公然仰求於馬哈底辯證法——這辯證法底基礎規定就是適應。考茨基辯證法底基本規定，是拿適應來代替認識，拿形式論理底矛盾來代替辯證法的矛盾，拿主觀來代替客觀。這才是奇妙的辯證法！黑格爾底命題說，認識並不僅僅成爲有用的工具，牠還有合法則的性質，因而不能有動搖不定的更改。在這意味，黑格爾較之考茨基底無根據的主觀主義及實用主義佔有他

所望塵莫及的高位。黑格爾說：「對於對象之有彈力性的態度。」是由於「和主觀的氣分及願望不能兩立的」客觀的研究而可以獲得，然而考茨基却以「單單把思惟當作單純的人底外部的機能來觀察的」馬哈底適應，作為辯證法底樞軸。

這樣反映存在之思惟，是和牠底合法則的存在一致而在被修正的形態上反映存在。作這種反映活動的思惟，是由於表現特殊本性之牠底範疇的內在的研究而可以認識的。當作適應環境的工具而表明的論理學，只能歸着到人類底生物學的機能。這事情是完全忽視了思惟底客觀的本性。

達爾文學說是說明有機的世界底發達，而沒有說明思惟底發達。機械論的思惟底本質，在於忽視現實性在發展中的質的要素——這要素是歸着於現實性所特有的合則性，因此，思惟底發展歷史是哲學底歷史中可以得到說明，這種哲學是表示思惟漸次接近於其所內在的諸形式底客觀的理解的事實。被束縛的經驗論者考茨基是很怕接觸到思惟底這種本性，就拿了所謂「適應」來回避了這個問題。

在論理學領域底考茨基底意識，是失掉了一切的基礎，這和科學的認識並無何等共通之點，而且跳不出自己滿足的議論。黑格爾說道：「我們往往遭遇到在被給與的概念下不曉得應該思惟些什麼這樣一種表現。但在這場合，不能思惟概念自身以外的什麼東西。這種表現底意味，在於憶已。

經知道的，而且已經習慣了的表象，意識是和牠底表象形式同時，就有了曾經牠所鞏固而確信地位有着的地盤將被失去之感覺推移到概念底純粹領域之意識，是不曉得自己住在怎樣的世界的。因此，敘述讀者或聽衆預早暗記着的事情；或者敘述讀者或聽衆已經習慣了的明白的事情的這種著述家，說教者，演說家們是最容易了解的了。」（註一）黑格爾的這段話，是原原本本可以適用於考茨基的。考茨基想把「要求深刻的歷史的暴露之」辯證法，即關於思惟諸形式之學問，轉變成單證明其內容爲滿足的思惟，這種庸俗的思惟是不承認矛盾，而要除去適應上的困難的。適應滿足了考茨基底慣習的思惟及行爲之要求。考茨基是敵視矛盾而把存在和思惟，轉變成一切都是調和一致的歡歌的相互適應之舞台。

考茨基是從矛盾不可思惟這個觀點出發，而說明了康德所解釋的「要認識世界時必然發生的」二律背反他說：『康德關於他底所謂二律背反要究明若干的矛盾——固然這矛盾只出現於思惟上，而且是必然出現的。這裏舉一例說吧。康德認爲所謂有限世界是和所謂無限世界同樣很可以證明的。這裏發生矛盾。但是若果我們把這斷定反轉過來，而且我們規定世界底有限性和無限性都不可能想像那末這矛盾實際上便馬上消滅，我們不能想像這一面，但同樣也不能想像別一面無』

限是一般地不能夠表象的。同時我們沒有思惟到這世界的彼岸，便不能思惟世界的限界。這場合，在經驗上是沒有矛盾的，只不過欲走出經驗底範圍以外時就發生相互矛盾而已。這兩者中之一個被排除的時候，牠們在現實上不能有矛盾的。『註一二』這裏引用的一段話，是表示了形而上學的最高頂點。考茨基主張在經驗中沒有矛盾，矛盾是要走出經驗底限界以外的不法行動的結果才發生的東西。考茨基是在馬哈主義的意味上，即從主觀上去理解經驗。考茨基是相當『獨創地』拿了『無限是一般地不能表象』這句話來解決有限和無限的二律背反。這樣一來，好像世界是有限的，因而有了牠底開頭的樣子。考茨基是站到神祕主義的道路上去。

當杜林展開與此相似的見解時，昂格斯便不費吹灰之力地暴露了牠底圖式的神祕的根據。但且考茨基爲了廢棄辯證法任何的見解都要把牠容納了。昂格斯指出，沒有矛盾便不能想像現實的無限。『無限是矛盾的，而且充滿着矛盾的，無限只有從有限才被構成，這事情已經是矛盾的事實。』這樣，物質世界底限制性底假定是同牠底無限制性底假定一樣，遭遇到矛盾。但是欲排除這種矛盾的一切企圖，在我們看來，是將陷於新的更壞的矛盾。『註一三』考茨基絲毫也不反對更壞的矛盾，他

【註一二】考茨基唯物史觀一四九頁。

【註一三】昂格斯反杜林論一〇八頁。

對這樣的矛盾一點也不覺得苦惱。考茨基寧願選擇了更壞的矛盾，而拒絕在運動中觀察矛盾的過程，這樣把運動中觀察矛盾的昂格斯看作錯誤。黑格爾說，真理及一切哲學的學說底試金石就是牠和現實底一致。可是考茨基地命題則與此相反，認為真理底試金石乃是牠和現實底背離。依據昂格斯底見解，運動是矛盾的，這種矛盾是可以由肉體探索出來的。他說：「運動本身就是一種矛盾，就單純的機械的位置底移動看來，某物體在同一瞬間在於某場所同時在於別的場所，即在於同一場所，同時又不在那裏，只有這樣才發生牠底移動。而且這種矛盾底不斷的設定和牠底不斷的解決，同時就是運動。因此在這裏就有了一在事物及現象中客觀的內存着的，即可以用肉體探索出來的一矛盾。」〔註一四〕考茨基是認為什麼矛盾都不存在的，他是不懂得這種可以用肉體探索出來的事情。他說：但是我們假使把這命題顛倒過來那末運動中的矛盾便被廢除。這時候，我們把運動，不能當作物體同時在兩個場所（在其當中發生運動的）來理解，而是當作從這些場所同時移轉來理解。這是在到達B以前先構成A。在這樣的表象，不會存在任何包含矛盾的東西。〔註一五〕把運動，不當作物體同時在兩個場所來理解，而當作物體從這些場所同時移轉來理解，那末這為什麼不是矛盾的呢！

〔註一四〕昂格斯反杜林論一〇九頁

〔註一五〕考茨基唯物史觀一四七頁

物體從 A 移轉時，這移轉和牠在 A 的停留是不能切開的。但是要把這種停留固定化的企圖是不會實現的，而且陷於更壞的卽形而上學的矛盾。考茨基企圖把形而上學的悟性底偏見，擴大到更高的限界，考茨基底輕視辯證法，可以說是他自身底意識——這意識對於物自體底認識不覺得重要的——退化成形而上學的遊戲和幻術。他以為無限是沒有矛盾，移轉就是運動，矛盾是不能思惟的。這樣，形而上學的悟性是可以完全滿足吧。爲什麼呢？因爲事物自體的充滿矛盾的進行是用最狂妄的、恣意的詭辯來可以完全迴避的緣故。黑格爾把悟性對運動的態度，如下的說明牠底特徵，但這說明正是針對着像考茨基一類的人而說的。『運動本身不是悟性底對象，悟性是包含着陽電氣及陰電氣，延長及速度，緊張力及其他形成運動諸要素底內容的幾千萬事物。意識在說明時所以能得到那樣的自己滿足，正因爲牠在說明時，卽在和牠自身直接對話時，單單給牠自身以快樂的原故。固然，一看牠好像要獲得別的什麼東西似的，但實際上只不過轉迴於牠自身的周圍而已。』〔註一六〕

考茨基把他底最愚笨的詭辯，同辯證法一樣看待，同時轉繞着機會主義的形而上學底周圍。這種機會主義的形而上學，在所謂適應底論理學中感覺到無上的愉快。因爲這種論理學是用形而上學的幻想來使矛盾緩和，麻醉革命的階級以表現階級調和的實踐。

考茨基這個適應論的賣淫婦，貪慾地擁抱辯證法底解釋。辯證法到了他底手裏，便成了反動的。形而上學底最惡的種類。當作適應底論理學看的辯證法，由於考茨基而獲得了被完成的機會主義的特徵。

昂格斯把辯證法規定為關於歷史，自然及人類思維底一般運動法則之學問，但考茨基是把辯證法底適用範圍只限於有機的世界，這就等於完全消除辯證法底客觀性。他說：「一切適應過程之出發點，乃是『自我』這個有機體。這就是肯定，設定及定立。圍繞着自我底世界，『非我』有機體底否定，反立等都和自我對立而出現。對立性底克服，否定底否定，經過適應而更新的有機體底肯定——綜合就是完成。綜合是還元於使過程回復到牠底出發點，即自己肯定之個體。」〔註一七〕考茨基底辯證法，結局就是個個有機體適應於外的環境的東西。這樣被理解的辯證法，不是反映世界底合法則性底種種形態的東西，而不過是個個生物學的適應之有限制的反映。黑格爾說，正確的認識底條件是以思維底發達底教養為依據之思維。這樣看來，考茨基底思維可以說是絕對的忽視這種條件而在野蠻人底原始的思維中發見「真實」底，「無可非議」的思維底標本，例如是亞伯那里于斯

(Auenarius 底「真理」)

辯證法是吸收了理論的文化底一切成果之理論的思惟底最高形態，牠來到考茨基底手裏，就成了說明有機體適應於環境之空談。考茨基的確提供了辯證法底機會主義的理論之最古典的榜樣，可是他却以爲他底辯證法是和黑格爾底辯證法，在形式上相類似的。這樣宣稱的考茨基，就感覺到自己底全無根據，而來指出牠們間理解底種種差異。可是他對於他所指出的差異過於失策地要給以正當的認定。他說：「這裏所說明的『辯證法』，一是和黑格爾底辯證法相類似，但屬於和牠全然不同的種類。黑格爾的定立和反立，並不是有機體和外的世界互相影響的兩個相異的事物。在他看來，在定立中已經有牠自身底矛盾，即存在着牠底否定。這否定發展而終於揚棄〔過程底出發點的〕定立。可是這否定也在自身中有着自己否定之核心。牠將走到綜合，走到新的基礎上的定立底更新的肯定。」〔註一八〕考茨基所指出的差異是不錯的，爲什麼呢？因爲黑格爾辯證法是在矛盾中揭露運動底內在的橫杆，在否定性中暴露自己運動和生命底內部的搏動，反之，考茨基底辯證法只不過是對立物底外表的衝突，這是機械地相互作用的兩個對立的力底衝突，是要恢復杜林之類底思想的東西。在黑格爾看來，所謂辯證法是和對立物底統一的把握相一致的。這對立物是不可分離的相爲聯結，而在這種不可分離性中形成對象底運動底源泉。但是考茨基底辯證法是用鴻溝來和客觀的

【註一八】考茨基唯物史觀一三〇頁。

世界過程隔離，而在兩個對立的力量底外部衝突中，發見了論理的主觀主義底台柱。考茨基拿來作爲「辯證法」底出發點之「自我」，同時就是牠底可悲的終局。就是表現了牠底絕望的主觀主義。在考茨基看來，辯證法是單單限於精神的世界，即單單局限於主觀的意識——在這意識可作爲外部適應底工具的限度內——底領域。因此，考茨基認爲在植物界認定辯證法是錯誤的，因爲在這植物界是缺乏着一般的意味底意識。他說：「在植物界發生的有機體和四周環境間之相互作用，也許以對立物底鬥爭底姿態出現也說不定。但是本來的意味底鬥爭單單指認識這對立物，而要把牠克服的努力而說的。」〔註一九〕

考茨基底辯證法的過程是只限於意識底領域，在辯證法的發展中只有意識才有權威。黑格爾觀念論的辯證法，在現實性底認識上有着巨大前進，而成爲進到唯物辯證法的真正過渡。但考茨基底觀念論是以庸俗主義爲其特徵，因而成了絕望的東西。考茨基把意識看作辯證法過程之唯一對象，同時歪曲了牠底發展而從外部去尋求發展的根源，換句話說，他廢棄了發展底內在的合法則性。譬方說，把社會發展底根源搬到簡單的外部的自然上面去。他說：「個體的運動既然要推移到（生物底）種或社會底運動那末這些運動在非常廣大的程度，接受衝動和牠底傾向的性質但這些

並不是從牠自身，而是從周圍的世界接受的。〔註二〇〕卡爾底偉大功績在於研究在自然法則中不被融解的社會底內在法則。可是考茨基是放棄了這種法則，而把歷史和人類思惟底運動歸結到簡單的適應上面去。黑格爾發見了思惟底發展法則，而沒有遺漏地描寫了牠底內在的運動底形象。這種形象在其出發點上固然是錯的，但把牠唯物論的解釋的時候，根本上還是正確的。考茨基排斥一切自己運動，而把發展歸結到外表的適應和對立物底外表的衝突。因此，考茨基底「辯證法」是機械論的折衷主義底最顯著的實例，證明牠成了機會主義底理論的基礎，並且成了從真正的唯物辯證法的認識逃避的避難所。真正的唯物辯證法的認識，是現實性底認識和變化底最大革命的要素，而且是暴露考茨基「辯證法」中的一切理論的偽造之工具。考茨基底辯證法是以維持死滅下去的資本主義，而使牠底矛盾永久化為其目的的東西。

第五節 機械的唯物論底黑格爾批判

黑格爾辯證法底機會主義的批判，在辯證法底一切誹謗者看來，的確可作為預言的追憶，也可作為警告。他們在主觀上是很高地評價勞動階級底利害，但另一方面把黑格爾辯證法，就連牠底合

〔註二〇〕考茨基唯物史觀九三頁。

理的核心，也完全看作頹頹哲學的東西，看作在理論上和勞動階級底利害相矛盾的東西。從這些事情看來，在機械的唯物論外衣中隱藏着的黑格爾辯證法底修正主義的批判之復活，十重二十重底修正主義底久遠傳統之復活以及他們對辯證法的集中鬥爭之復活等等，都不能不認為現代哲學時期之最可悲的事實。

黑格爾辯證法底最近的批判，是在機械的唯物論旗子下實行的。這種批判，本質上就是革命的辯證法底批判。這批判雖然穿着唯物論的外衣，但牠底危險性不會因而減少，反而更大地增強起來。爲什麼呢？因爲在這場合，唯物論恰恰成了反對德國古典哲學最大收穫的辯證法的東西，成了反動的東西之故。

辯證法底基本法則是對立物底統一。機械的唯物論是用沒有對立的另一種統一來替代了對立物底統一之法則。機械的唯物論在規定量底範疇時就表現這個法則。據牠底說明，則質是無智底產物，依照機械的唯物論來講，還未表現於量底範疇，而只在我們底認識上面之存在底多質性，並不是證明科學底進步，反而是證明在科學中還存在着認識對於複雜事物的無能力。科學的進步是要決定地廢棄當作存在和認識底客觀的範疇看的質。最新的機械的唯物論是單單容許失去一切客觀的根據之主觀的質。在這世界觀看來，現實性底客觀的認識，單單在量底觀點上才有可能的。機械

的唯物論及其徹底的信奉者，認為真理和純粹的量底表現是不能分開的，但是把現實性及認識底客觀的方面和牠底量底表現看作同一的事情，是不可避免地站到排除辯證法的立場，而走到歪曲真理和牠底片面的表現黑格爾對於歪曲現實性的形式論理學，作了猛烈的鬥爭，這種論理學是拿抽象的同一性來去勢了現實底具體的全體性，而且從現實性中抽去了客觀的質，而這種質是內在於現實性裏面而給現實性以特殊的合法則性。黑格爾認為量是對於存在底特殊形式無關重要的被揚棄之規定性。我們不能把存在底真理看作從存在底全面的關聯和複雜性分離開來的東西。因此黑格爾主張在認識及現實性中質底範疇應佔優位是很正確的。因為祇有在現實性底質的方面才能認識到牠所內在的規定性。『質是內在的規定性而在外表關係中表露牠自己，在這意味上，牠首先主要的就是性質。譬如說，草底性質這句話裏面，我們可以知道，這不僅是一般的某種事物所固有的規定，草是由於這性質而對於別的東西保持自己底特殊性，而且在自身中不許有他物底影響，反而在他物中自行表明牠自身底規定。』〔註一〕

在上面底引用文中，可以看出黑格爾把質看作存在所內存的，即存在底內在的規定性。存在底認識，祇要從存在所規定的質底認識出發。這才是對的。例如移到別的領域來說吧，伊里奇關於帝國

【註一】黑格爾論理學第一卷五四頁。

主義底認識，就把牠和古典的資本主義區別出來，而從牠底特殊的合法則性底認識出發的。因為這樣認識帝國主義，認識牠底特殊的合法則性所以伊里奇才把牠看作社會主義革命底前夜。而帝國主義底前一個階段即資本主義階段，並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

一切種類的修正主義者是否認資本主義最新階段帝國主義的那種特殊性質，而且把牠看作和資本主義的過去階段同樣的東西。這正是否認帝國主義底質的特殊性，而且由於這否認而對於資本主義底永久性給予理論的基礎，要從社會主義革命防衛資本主義，要給資本主義保證圓滑的繁榮。重複地說吧。存在底認識是從牠底質的規定性之認識開始。這質的規定性是和存在底過去一切形態底豐富相關聯着的，因此牠是有着客觀的本性，而且依從理論的思惟底認識。如果把現實性底異質的諸形態，無差別的混同一致，而不注意各個形態底特殊本性那麼這種理論的思惟就不能算作理論的思惟了。機械的唯物論在牠底本性上是和理論的認識作對敵的，牠是庸俗的經驗主義底一個變種而對於理論的認識，完全固執着對立的見解。機械的唯物論底信奉者把能力（*Energy*）轉變法則，假定為說明現實性底一切形態——即從現實性底最下層到進化底最高產物底思惟為止——的東西，並且主張在這種基礎上尋求質是無意味的。爲什麼呢？因為他們從最初就給了種種的質，同時給了能消除這質底理論研究的必要之能力轉變法則。並且這個法則是把一切的

質，當作一個連續的普遍的運動之種種形態而觀察的原故。根據機械的唯物論底見解，則科學的任務在於從量方面去闡明質，只有從量底分析和揭露，才能獲得真正客觀的特徵。這樣，機械的唯物論是把能力轉變法則，當作社會及認識本性底普遍法則而提出來了。這法則是除掉了質底探求的必要性，也就是掉棄了探求存在底被規定領域所內在的特殊合法則性之必要。因為一切的質都是假定的，所以無何等可探求的東西存在。最新的機械的唯物論底基本命題說：一切的質早已存在着，所以關於質之一切議論，只不過是空洞的煩瑣哲學。但是不可以說一切「知曉的」質都已經認識了呢？黑格爾曾經很透澈地指斥把知曉和認識混為一談是可笑的。例如黑格爾譏笑經驗論的論理學對於存在的論理的範疇不加以論理學的試練，便把牠當作已經知道的東西而接受進來。可是這種論理學在黑格爾底眼光中，被看成和思唯底基本性質相矛盾的某種論理的信仰主義。黑格爾說道：「爲了知曉而知曉的東西，普通是還沒有認識的。把某種知曉的東西假定爲認識的東西而自覺滿足的，是最腐敗的自欺欺人之事。不知道牠底動機在什麼地方的這一種知識，儘管牠底議論牽涉到任何各方面也好，一步也不能前進的。主觀和客觀，神，自然，悟性，感覺等等，都是當作知曉的東西而被觀察，而且當作某種妥當的東西而作基礎，而形成不可動搖的出發點和終結點。在這些點中間發生運動，但這些點是無論何時都爲不可動搖的東西，因此運動只能發出於牠們的表面。」（註二）即

以能力轉變法則爲基礎而把一切知曉的質，假定爲已經認識的質，那是至少可以說自欺欺人之事。機械的唯物論者聲明堅持伊里奇底革命理論，但他們能主張帝國主義經濟底合法性，以能力轉變法則爲基礎而已經被認識的嗎？又能主張根據能力轉變法則而已經得到關於帝國主義的一定底質之知識和認識嗎？我想任何一個機械的唯物論者都沒有勇氣作這樣的主張的。但是機械的唯物論底信奉者却絲毫不顧慮黑格爾，他們是很泰然地把黑格爾底一切命題看作觀念論的淺見之產物。

在客觀的現實性及反映這現實性的思惟中否定質底存在，結果不可避免地要取消辯證法底一個法則，即由量到質的轉變法則。然而這種轉變法則恰恰是給形而上學的進化論以一個致命的打擊。因爲牠是把革命拿到發展中來，而把漸進性打斷的原故。

機械的唯物論在主觀上是充滿着革命的衝動，但他們都很泰然地接受由於對質的仇視而引起的這樣的結果，而且很泰然地站到形而上學的發展論見地上去了。在機械的唯物論者看來，不單質是這樣，即使由量到質的轉變，也不過是科學底低級水準之產物，科學底發展是一定要把連結線鬆解開來，而從純粹的量方面去解釋由量到質的轉變可是這樣解釋的由量到質的轉變已經成了

由量到量的轉變。固然機械的唯物論者也說，「爲簡便計，可以容納由量到質的轉變法則」，但這僅僅是「爲簡便計」而已。因爲「我們不要忘記，在現實中由於一定質底量的變化而不斷地產生出新的質這件事。」〔註三〕在機械的唯物論者看來，由量到質的轉變，只不過是單純的空話而已。爲什麼？因爲真正的客觀的現實性只有在量的測定和量的連續性中才被認識的原故。可是這件事情就等於取消了量的變化底中斷。而這中斷是單單在由量到質的轉變中才被表現，而且牠是非承認質底客觀性不可的。

機械的唯物論者熱心的把辯證法的唯物論底首創人拉到自己方面來，他們說，客觀性和牠底量的表現之一致，正是昂格斯底觀點。但這不用說是很大的錯誤，昂格斯和機械論的世界觀是沒有何等關聯的。可是狡猾的修正主義者常常企圖把昂格斯當作機械論的世界觀底信奉者看待。麥克史·亞德萊 (Max Adler) 就是一個例子。試看他怎樣解釋昂格斯底辯證法的唯物論吧。他說：「昂格斯是證明了在自然諸現象中內在着辯證法的事實，同時證實了近代自然科學決不是處理已經完成的事物而是常常在自己面前只看見過程之事實，但關於這些問題在這裏沒有詳細說明的餘裕了。不過這裏應當指出，昂格斯爲着說明這樣的意見，就根據了近代物理學的傾向，這種傾向

就是依據量的運動形態來要說明自然的一切現象和質。並且昂格斯依據了那時代的三大發見——

即能力轉變說，有機體的細胞學說及達爾文底生物進化論——來認定了有機界及無機界底一切外見上好像凝固着的諸形態都按照特有的合法則性而變化，發展着的這一種辯證法思想的正確性。倘若近代自然科學放棄原子論和能力論信奉者們底爭論，而設定諸現象相互間一定的可以用數學來證明的關係，來替代那些形而上學的思维缺點，也就是說，祇從合法則的機能中去理解這些現象，那末昂格斯就有充分的理由說，這樣的觀察就是辯證法的觀察，因為在這自然科學上，昂格斯自身及卡爾都將辯證法轉變成科學思维底工具。但昂格斯是更深遠地向着這條道路前進的。關於這點，我們可以用一八七三年六月三十日昂格斯致卡爾的一封信極有價值的信來證明牠。他底基本的思想是非常接近於近代自然科學底基礎觀念的，就是要把自然中的一切物體及對象，還元於諸現象底量的表現之相互關係——而在這裏，主體已經沒有存在的餘地了。」〔註四〕

機械的唯物論者用種種方法，企圖把昂格斯變為他們一派。上面底麥克史·亞德萊的一段話，就是證明把昂格斯看做機械的唯物論者了。老奸巨滑的修正主義者麥克史·亞德萊把昂格斯解釋為機械的唯物論者，而且說，昂格斯在發展底成熟期，把自然中的一切物體和對象，還元於諸現

象底量的表現的相互關係，而接受了近代自然科學底基礎觀念，即接受了機械論的世界觀。在亞德萊看來，昂格斯在事物底純量的理解方面之進步，正是證明他從全般唯物論脫離開去，但是修正主義者對昂格斯的這種解釋，是和昂格斯底哲學的概念並無何等共通之點。這種解釋也不過是修正主義底杜撰的產物。修正主義的這種杜撰的發明，我想也就是『批判』辯證法的機械的唯物論者所羨望的對象。昂格斯在批判機械的唯物論和近代自然科學底機械論流派的時候，就證明了自然底純量的認識之全無能力。『在物理學上，尤其在化學上，量的變化底結果，不斷的發生質的變化，而且更可以看到由量到質的轉變，更進而可以觀察得到完全不能證明為量的變化所引起之許多的質的變化。』〔註五〕因此昂格斯絲毫也沒有單單以量方面去認識事物的認識看作真理的那種傾向，剛剛相反，他把這樣被局限的認識看作達到真理的障礙物，更把牠看作退回到「以數即量的規定性看作事物本質的」吠它哥拉斯思想上去。昂格斯却同意如下的黑格爾底命題，即「數是完全靜止的，死的，無差別的規定性，這裏面一切運動和一切關係都消滅了。」

昂格斯認為科學的進步，在於克服片面的量的見地。昂格斯在檢討新原子論和舊原子論底區別時就認為新原子論是着重說明原子底質的方面的。他說：『新原子論不是主張物質僅僅是分離

〔註五〕 昂格斯自然辯證法一四三頁。

的東西，而是主張分離的部分有種種的階段（即以太——*Etheral*——原子，化學的原子，物體，天體等）又有種種的連結點，而從下向線直到重量底喪失及其斥力為止，一切物質都以種種質的存在形態為條件。在這一點上，牠和一切舊原子論有所區別。」〔註六〕機械論者是把一切的東西，還元於機械的運動，即還元於物質元素底外表的位置轉換，這是昂格斯所排斥的，這種物質元素底位置轉換，雖然成為運動底各種繼起形態的根柢，但牠不能包括一切的運動形態，這些形態底每一個，都有牠底特殊的存在而要加以研究的。照經驗來說，思惟可以說是腦髓中各分子的及化學的運動，但是僅僅知道了這點，還不能算是已經認識了。思惟底基本論理底本性，這種本性已經是哲學底對象，也就是思惟學說底對象了。根據機械的世界觀，則思惟是腦髓底分子的及化學的運動而已，這種世界觀認為在物質元素底外表的位置轉換中，可以說明思惟過程底全部。這樣，思惟底質的特殊性和特殊的規定性便被放棄全被埋沒了。因為物質元素之那種移動中，要釋明思惟底特殊本性，是全無用處的原故。

機械的唯物論，既然掉棄了思惟的這種質，那末牠自然而然地得出當作思惟理論看的一切哲學沒有用處的結論來。機械的唯物論是拿科學來替代哲學，哲學便失去了一切獨立存在的權利而

成爲寄生的，多餘的，無用的東西了；能力轉變法則，在機械的唯物論中便是從現實論和牠底具體的多樣性完全分離的東西而且帶有非常片面的作用。這樣片面的機械的唯物論，是完全和辯證法的唯物論哲學相敵對的。辯證法的唯物哲學是從現實底全面的內容去認識現實的工具，而且是從現實底無數的形形色色的複雜性中去要捉住現實底全體性之全面的認識底理論。伊里奇說道：「辯證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有着永久地增加着的方面）的認識論，牠有着接近於現實的無數階段，而且有着從各個階段生長爲一全體的哲學的體系。牠和「形而上學」的唯物論比較起來，真有着不可較量的豐富的內容，「形而上學的」唯物論底主要不幸，是在於在發展的理論上，又在認識底過程和發展上不會適用辯證法這一點。」（註七）在這段伊里奇的文章中很明白地，典型地指出了辯證法的哲學和其所對立的機械的唯物論之區別。

敵視哲學的機械的唯物論者，更奮然地敵視辯證法的哲學，就以爲科學離一切哲學獨立而可以把握真理。可是離一切哲學而獨立的結果，成爲最愚笨的哲學……而且走上了唯心主義底道路，是很明白的事情。黑格爾警告說，離一切哲學的影響而完全自由獨立的科學的真理是一種幻想。這種警告是很正確的他說：「看起來，哲學底地盤是和知識及研究底不充分，好像有着很明顯的聯

【註七】伊里奇關於辯證法問題

繁。人們以為在哲學的終盡處就會開始這些的知識及研究。這樣，哲學便被看成形式的無內容的知識。但是在某種知識及科學的內容上，看作真理的一切東西，只有經過牠從哲學產生後才能享有真理底名稱。固然別的科學也可以離哲學而用推理的方法來作獲得真理的嘗試，可是離開了哲學不論是生命、真理或精神，都不能捉得住的。我覺得人們關於這一點的理解，未免太缺乏了。」〔註八〕機械的唯物論的信徒們最好把黑格爾的這段話，詳細地考察一下。這是完全正當地認定了辯證法的唯物論哲學。不瞭解辯證法的唯物論，那就很容易對於一切神祕主義的偏見給以「科學的」辯護的。

辯證法的認識是從全體性中去把握牠底特有的各種要素，而且透進於牠底獨有的變化，樣模及階段底全體的合法則性，把握發展底特殊形態而在牠底特有的本質中闡明牠底各個形態，只有這樣才能表現出發展的豐富性和其所內存的複雜性底全體來。辯證法的發展理論是有着真正革命的性質的，機械論的發展觀是爲了適應於現實性而完全滅却了這種革命性質。機械論的發展觀是逃避了黑格爾哲學，而跑到庸俗的進化主義底懷裏去，很舒服地睡在那裏。伊里奇說道：「到現代關於發展及進化之思想，幾乎完全透進到一般人的意識中來。但是這並不是經過黑格爾底哲學而

來，而是經過別一條道路而來！但是卡爾和昂格斯根據了黑格爾而表式化的這種思想，是和流行的進化思想比較起來，要周密得多，而且其內容也要豐富得多。譬方說，不是重複已經經過的階段，而是用別的方法把牠提高到更高階段（否定之否定）之發展，不是直線的，而是螺旋狀的發展，飛躍的，破局的，革命的發展，「漸變性底中斷」，由量到質的轉變，在某種物體上，在某種現象底範圍內，又在某種社會的內部起着作用的各種力量 and 傾向之矛盾和衝突，由於這種內面的衝動而推進的發展，各個現象底所有各方面（這時候，歷史是不斷地開闢新的方向）底相互依存和緊密而不可切斷的聯繫，形成統一的合法則的世界的運動過程之關聯——這一切，就是辯證法的若干特徵。辯證法是關於發展（比較普通的學說）有着更豐富的內容的學說。」「註」這裏，伊里奇所指摘的辯證法底若干特徵，即辯證法底基本法則，是機械的唯物論底發展思想所完全放棄的東西。沒有對立的統一，就是機械的世界觀底論理學的基礎。在這種基礎上，由量到質底辯證法的轉變法則，變化成由量到量的轉變。爲什麼？因爲質的客觀性全被否定，而且至多把牠看作一種主觀的現象的原故。在這種世界觀下，當作現實性和認識底合則的原理看的革命，便成爲完全失去一切客觀的根據的東西。關於連續性和非連續性問題，也有同樣觀察。按照機械的唯物論來說，進化上最基本的東西，就是連續性。

【註九】伊里奇馬克斯·昂格斯·馬克思主義一三頁

而非連續性却是單純的主觀的觀察的產物，是從全體的關聯中，主觀地抽出現象之結果。非連續性底這種解釋，很顯然地恢復到沒有中斷的純粹連續性上來。這種理論之毫無根據，早已被黑格爾很正確的，巧妙的暴露出來了。黑格爾先把連續性規定爲「對於牠自身的單純的，等於牠自身的關係，而且」牠是無論在任何限界，或任何併棄，都不至於中斷的「機械的唯物論是從發展中除棄中斷，而只承認連續性。這和牠底量的規定有着不可分離的聯繫。黑格爾說：「量是諸要素，非連續性及分離性底統一。但量是單單在其中的一個，即存在自身的辯證法的結果所發生的非連續性底形態上，才有這樣的統一。存在自身是和等於牠自身的直接性底形態相一致。」【註一〇】

分離性亦屬於量的範疇。因此牠是和連續性合流，而且「和自身方面合流的分離性。在這分離性中，一底關係，並不是和虛無即否定相聯結，而是和牠自身底特有的連續性相聯結，而這種等於牠自身之同等性，在多數中被中斷的事情是沒有的。」

黑格爾一方面說明康德底二律背反底連續性和非連續性之對立，他方面暴露了這些範疇的不可調和的對立中之形而上學的性質。他說：「從單純的分離性底見地看來，實體，物體，時間，空間等等都是被分割着，而牠們的原理就是一。又從非連續性底見地看來，這個一便被揚棄，各部分都有牠

底可分性，而這種分割的可能性是不分割到現實性及原子的那種簡單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一提
 到我們所說的那些對立物底規定，那末就可以明白在連續性中已經包含了原子底契機（因為原
 子便是分割的單純的可性能），而且可以明白這種分割，這種分離性使揚棄一底一切的區別（因
 為單純的一是和別的一同的），由於這揚棄而在其中包含一底同等性，因而包含連續性的。假使
 說兩個對立的方面底一方，在其自身中包含着另一方面，牠們底一方沒有另一方面，不能把牠思惟
 的，那末真理並不在於各別觀察的這些規定之一方，而是在於牠們底統一上面，這是很明白的事情。
 這樣的觀察，才是對於這些規定之真正辯證法的見解，而且是牠們底真實的結果。【註一】機械論
 者從這樣的對立不能前進一步，只能承認連續性，而且只能從連續性上去觀察（可以適用於一切
 現實性領域之）現實性底真正的規準。

史蒂巴諾夫是以嘲笑辯證法的哲學為快事。據他講，辯證法的哲學是『不要去暴露自然及社
 會上的現實的關聯，背叛於科學的進步，來要維持強制地被拿進來的捏造的關聯（例如絕對的中
 斷，粗硬的連結線，不得還元於某種一般的東西之一「質」等等）的東西。』【註二】漸變性底中斷連

【註一】 黑格爾論理學第一卷二二——二二二頁。

【註二】 史蒂巴諾夫辯證法的唯物論和德波林學派一二六頁。

續性和非連續性的統一之連結線，被史蒂巴諾夫看成了和科學底「進步」相衝突的捏造的東西。機械論者拿了科學的進步這句話來，在唯物辯證法哲學中倒還看到科學的破滅，這不能不說是科學底黑暗的進步了。忽視連結線，就等於復歸於把發展看作反覆狀態的那種庸俗的進化主義，要之，庸俗的進化主義的那樣的稱揚和讚美，就是「科學的進步」了。在這樣的「進步」底幌子下，是很難接受昂格斯底批判的綱要底「基本前提」而且把昂格斯底唯物論底形態看作陳腐的東西了。機械的唯物論是爲着庸俗的進化主義而沒有躊躇地去懷疑昂格斯底唯物論形態，即懷疑辯證法的唯物論，這種反動性是在他們「批判」昂格斯底唯物論的態度上，最鮮明地表現出來，而且暴露了機械的唯物論底理論的正體。

機械的唯物論是堅決主張只有連續性才有客觀的價值，牠是顯然反對黑格爾哲學底革命的方面反唯物辯證法，而站到哲學上的修正主義的立場上去。

現代底機械的唯物論乃是舊的機械的唯物論的復活，而牠底成果，也僅僅有了對辯證法底意識的鬥爭而已。這種鬥爭是舊的法國唯物論代表者所沒有做到的，這些代表者，倒還是革命的，而且往往突破狹隘的機械論底地平線的。可是現代底機械的唯物論，在壞的意味上說，就是修正主義，因爲牠是一方面修正黑格爾底最好的部分，同時對於辯證法的唯物論哲學，站到反對派底地位上

去。

不消說，對於黑格爾的批判，尤其對於他底唯物論的批判，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忘記在唯物論的意味上須要使這批判成爲革命的批判，特別不要忘記伊里奇在說明唯物論和黑格爾哲學底關係的時候所說到的一句值得注目的話。他說：『聰明的觀念論，較之蠢愚的唯物論更接近於聰明的唯物論。』現代的機械的唯物論乃是蠢愚的唯物論之一個變種，實際上牠較之（在合理的批判的核心上看的）黑格爾哲學遠爲隔離於革命的辯證法的唯物論。

伊里奇在他底黑格爾論理學解釋中，更明白地指明了黑格爾哲學更接近於唯物論的事情。因此，伊里奇對於黑格爾論理學之解釋，可以拿來作我們今後考察的對象。這是關於黑格爾論理學之真正唯物論的解釋。

第四章 伊里奇對於黑格爾論理學的解釋

第一節 論理學的革命底本質

一 發展底辯證法的理解

辯證法是革命的認識底靈魂，牠是伊里奇所運用於複雜錯綜的階級鬥爭上面之祕論，而且是他用以指揮戰爭的無產階級軍隊之樞軸。進到帝國主義階段的無產階級底鬥爭，是有着歷史的轉變之意味的。辯證法是給無產階級以新的鬥爭方法。在伊里奇看來，辯證法首先是勞動階級在這新的鬥爭階段的理論的認識和闡明之工具。辯證法在理論及實踐上有着極大的重要性因而引起了伊里奇底緊張的注意。伊里奇解釋辯證法，並不是獨斷的，而是在往往被抹煞的真正革命的批判的意味上把牠解釋。黑格爾是辯證法底天才的創設者，他是無所遺漏地描寫了辯證法底運動，這件事，爲熱心研究黑格爾論理學的革命之伊里奇所特別注意，實在是當然的。我們今後的考察底對象，就是伊里奇對於黑格爾論理學之解釋。

我們在上面已經考察過，黑格爾是把辯證法的矛盾底本質，執拗地，徹底地發展開來，而且對於形而上學的解释底基礎上所不可免的真理底曖昧化——更正確點說，矛盾底遲鈍化，實行鬥爭。黑格爾說：『哲學的體系之相異，不把牠當作真理底進步的發展看待，因而在相異中只看到單純的矛盾而已。花蕾當花滿開的時候就被謝落，這可以說花蕾爲這個花所驅逐。與此同樣，當果實出現時，花便成了植物底虛僞的存在，果實就成爲植物底真理而出現，以替代了花。這些諸形態不僅僅是相異，而且成爲相互不相容的東西而相與驅逐。但這些形態底過渡的本性，同時使這些形態成爲有機的統一底各種要素。在這統一中，這些諸形態不但相互對立，其中的一個是和另一個同樣都是必然的。這樣，對於一切的這種一樣的可能性，就是形成全體的生命。』〔註一〕黑格爾認爲矛盾底片面的解釋，是不能正確的認識相互鬥爭的對立物形態中之現象底相互的必然的關聯，因此他批判了形而上學的思惟。矛盾底片面的理解，是把認識及現實性所一貫的革命性質成爲曖昧化。不理解矛盾底客觀性之形而上學的哲學，至少是要放棄直接的形而上學的同理性，這種同理性是不能認識某種直接的即具體的全體性，而只表現直觀而已。與此相反，黑格爾指示媒介在認識上有着極大的意義，這

【註一】黑格爾精神現象論二頁

種媒介是在連牠自身也非揚棄不可的別的事物底生成裏面已經被包含着的。爲要認識在相互鬥爭的對立物底畫面上展開牠底複雜性之真實的現實，哲學決不可停留在直接的同一性底抽象上面。爲了這個，哲學必須很注意地去把握「透過牠底發展而被實現的本質」去把握牠底複雜豐富的內容。失去了具體的全體性之認識和只依據抽象的一般性之認識，畢竟只能走到無知。當然，用很愉快的自滿的姿態去想像認識是可能的，換言之，離開了自己否定的否定，即充滿着辯證法的痛苦的現實去想像認識，當然是可能的！可是這樣的認識決不是實在的現實性底認識，而是從攪亂的矛盾脫離的，又從現實性底實在的內容脫離的，死的存在之認識。

黑格爾反對那種自滿的形而上學的認識。牠是沈淪在平穩的同一性中，不懂得對立物的轉變，不理解內在的質的運動，而永遠停留於發展底圍牆外面的。

辯證法的論理學是放棄平穩的統一，而以統一物底分裂爲其出發點。伊里奇關於這種出發點，完全和黑格爾一致。他說：「統一物底分裂，充滿着矛盾的部分底認識（請看拉薩列的海拉克里斯底認識第三部開頭，皮倫關於拉薩列的引用文）是辯證法底「本質」之一，即使牠不是唯一的基底特性或特徵，但牠還是基本之一。黑格爾也很正確地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亞里斯多德在牠底「形而上學」上，常常爲了這個問題而苦悶，而且和海拉克里斯，即和海拉克里斯底理念鬥爭着。）」

〔註二〕站在未被規定的同一性上之形式的認識是容易的，但這容易就等於完全無用。欲到達於存之之這種認識底嘗試，其實是不能得出什麼東西，結果祇能成爲拭去了存在底多色性之「青一色畫面」。黑格爾對於主張真理在於心中，而要辯護這真理的弱點之那種哲學思索，給以非常刻薄的譏笑。爲什麼呢？因爲最深奧的真理不可停留在內部，牠非努力從這黑暗的深井走出神底世界來不可。『萬有是流動着』。辯證法是以這流動着的現實性爲牠底對象，這現實性是生長和消滅的過程，而創造自身底各種要素。這些要素，在相互轉變的過程中不但包含肯定及其真理，更包含和肯定不能離開的否定，這樣形成全體的運動。否定是形成現實性和認識底不可免的契機，因爲從否定中抽象是不可能的，這種抽象只有從現實性才有可能的原故。真實的是全體的，認識真實的有效方法，就不外於『在純粹的本質上被表現的全體』之上升。否定就是這全體底本質知識和對象性是構成一定發展階段的意識底契機。對象性底契機是對於對象底知識，形成否定的契機。意識在認識上的活動是在這對立性基礎上被展開，因爲對象性底知識和對象性，是爲了意識底自己發展，又爲了意識底前進運動——這種運動是從直接的被認識的東西，經過媒介而認識牠底真理之現實的運動——而形成經驗上的地盤。黑格爾把觀念論的形態中表現出來的發展底辯證法的性質，很明顯地在表

面上表現出來，因為否定，不同等性，及矛盾，便是對於一切的經驗給予其端緒的，發展底決定的契機。伊里奇鄭重說明當作客觀的世界及認識底法則看的對立物底統一。伊里奇說道：「對立物底同一性是自然界（精神及社會也包含在內）底一切現象和過程中充滿着矛盾的，相互排斥的，對立的諸傾向之承認（發見）。」世界底一切過程，必須從牠底「自己運動」從牠底自發的發展，從牠底活生生的生活去把牠認識，這樣認識底條件，就是把牠當作對立物底統一來認識。」〔註三〕真理是在對立物底統一中，在現實過程底那種辯證法的認識底基礎上生長着的。在這場合，黑格爾和伊里奇底方法論上的一致，已經是無可容疑的明白的表現出來了。黑格爾在把世界底辯證法的理解使之發展的時候，就說道，真理是從不同等性發生的。他說，當然，錯誤地認識某種事物的事情也會有的。所謂錯誤的知識，就是牠和牠底實體之不同等性中被發見的知識。但是在真理底認識過程中，決不可忽視不同等性。不同等性是表現區別性底本質的契機，這種不同等性是形成認識和對象乃至真理底同等性發生之基礎。例如黑格爾說，史脫阿哲學是把真理規定為思惟和思惟自身的同等性，這樣從真理排除了一切的內容。因此，關於所謂真理，善，睿智及其他種種德行等等的一般文句，固然是很高尚，但實際上絲毫不擴大牠底內容，而令人馬上感到無聊。只有充滿着矛盾的動態中之現

【註三】伊里奇關於辯證法問題。

實性底認識，才能給與現實性底妥當的反映，即給與牠底客觀的真理。發展是統一物底分裂，自然及社會底一切過程，都在牠底自己運動中被實現，而且成爲充滿矛盾的過程而流動着。發展是在牠底具體的全體性中被展開，而且不得不從不動性中打出自己運動底道路來。這種發展，在辯證法底發展概念中，即對立物底統一中，得到唯一合理的解決。

關於發展底這種解釋，黑格爾和伊里奇是完全一致的。伊里奇說道：「這裏有兩個基本的進化（或者兩個可能在歷史上被察觀的發展概念）即一個是增大或減少的發展，反覆着的發展，另一個是當作對立物底統一看的發展（統一物的相互排斥，對立物的分裂，牠們中之相互關係。）第一的概念是死的，貧乏的，乾燥的東西，第二的概念是活生生的東西。祇有這後者才能夠給你理解萬有底「自己運動」之鍵鎖。只有牠才能給予理解飛躍，「漸變性之中斷」對立物底轉變，舊的東西底廢滅和新的東西底產生之鍵鎖。」〔註四〕當作對立物底統一看的發展底認識，是給與理解實行自己運動的現實性之鍵鎖，而且指示牠底曲折的途徑，開披牠底多方面性。爲什麼呢？因爲這種認識是把沒有鬥爭便不可能的否定作爲推進原理而把牠採用，而且牠是「不同等的，不屬於任何別的東西」〔註五〕的原故。

〔註四〕 伊里奇關於辯證法問題。

當作反覆看的發展，是失去質的多樣性，失去對立物底轉變，失去產生新形態的真正辯證法的創造，而成爲灰色的無生命的單調的東西。和這種看作反覆的片面的發展相爲對應之認識，也是空洞的，無色彩的，虛妄的東西。處理這種「發展」之認識，一看好像占有着已經知道的材料和還未知道的或未被規定的材料似的，但這只不過是好像那樣而已。關於這點，黑格爾這樣說着：「如果更綿密的觀察這個發展，則可以明白牠並不是由於同一端緒之各種各樣的組成而被實現的東西，而是同一物底無定形的反覆，同時牠只不過是外面地被適用於種種材料，而得到關於區別性之無聊的錯覺的事情。假使說發展除了這種同一表式底反覆外便不能成立，那末在牠自身中真實的理念是單單在牠底出發點上真實的。認識者拿來適用目前材料的一種不動的形式，及從外部投進於這形式的要素中之材料，是和對內容的恣意的狂妄一樣，不能夠滿足。〔從內容的豐富性發生而規定自身底區別性的。〕這樣一種形式底要求。在這兒，我們倒可以發見單調的形式主義。這形式主義也能對達於材料的區別性，但這是只因爲牠已經準備和知道這種材料的原故。」〔註六〕

形而上學的發展觀是抹殺發展底矛盾的傾向，牠是跳不出無內容的形式主義，而把現實性底

(註五) 黑格爾論理學第一部第二編，三六頁。

(註六) 黑格爾精神現象論七頁。

活生生的脈動作成死滅的東西。這種無生命的發展底幻想，就是形而上學的認識底財產，牠只能表現和世界對立的空虛的形式。

可是真正的自己運動的發展，是在統一物底分裂和對立物底統一中，又在把握現實性的真實的認識上表現出來。辯證法的認識是由於認識矛盾底權利而正確地把握這種發展。矛盾決不是認識底罪過，牠是對於悟性底限制性，表示了理性底優越性質。辯證法的認識是在矛盾中觀察現實性底任意形態底生命力和未來性之標準。當作反覆看的發展是反動的，牠是和一定的內容隔遠起來，從所謂矛盾這個危險的惡魔防衛自己，更爲着把矛盾置於死地，而把內容底豐富性供爲犧牲。當作發展底衝動看的矛盾是保證牠底進步的性質，而且保證克服行將沒落的形態。這種形態是被轉形而推進到更高的形態。黑格爾說：「假使從肯定的規定，推移到否定的規定，而牠們底每一個不能保持別一個的這樣一種東西，在牠自身中有着矛盾，那末這一種東西是既沒有活的統一，也沒有根據經過矛盾而終於被廢棄的。」〔註七〕

當作對立物底統一看的發展，表現生成和消滅底過程，表現由一個狀態到另一個狀態底轉變過程。黑格爾和發展對立的概念，稱爲最壞的無限，和發展底原則一致之概念，也是和發展底真正的

〔註七〕 黑格爾論理學第一部第二編四三頁。

概念隔離得很遠的。俗學的進化主義，就是承認發展底這種概念，這真是一切反動哲學所內存的發展底俗惡化。伊里奇說道：「二十世紀的（乃至十九世紀末葉的）發展底原則，是一切的人們都一致的——但是這種皮相的，不深思的，偶然的，俗學的一致，是把真理絞殺和俗惡化的這樣一種一致——假使說一切事物都是發展着，那末一切事物都從一個狀態轉變到另一個狀態。爲什麼？因爲發展很顯然不是單純的一般的而且永久的生長，增大（和這相應的減少）等等的原故。——如果說是這樣，那末第一必須正確地把進化當作一切事物底生成和廢滅來理解，當作相互轉變來理解。第二如果說一切事物都是發展着，那末這事情是和最一般的概念及思惟底範疇也有關係嗎？假若說沒有關係，那末思惟和存在便沒有聯繫。又假若說有關係，那末這裏存在着「有着客觀的意義的」概念底辯證法及思惟底辯證法。」（註八）形而上學的發展說是把相互轉變抹殺和曖昧化，把牠溶和到無差別的成長和同意義的反覆裏面去。在這裏，轉變的概念便被歪曲，辯證法的轉變底特徵即牠底基本的矛盾原則便被廢棄，形而上學的及反動的思惟所特別憎惡的諸要素，正是辯證法的轉變，而這是特徵地說明牠底革命的性質。伊里奇是在飛躍，矛盾性，漸變性的中斷，有和非有的統一裏面，看到這些要素——約言之，在合一的轉變底矛盾性中看到這些諸要素。

對立物底統一是一「從矛盾中解放出現實性來」這是形式的認識所不能把握的，牠是給與理解萬有底自己運動的鍵鎖。形式的認識所以不能把握這樣的鍵鎖，是由於牠不把對象看作認識底無盡藏內容之貯水池。對象雖然常常為認識服務，但形式的認識所理解對象之手段，常常和存在及具體性之否定的契機隔離開來，不過，只有這種否定的契機才能給認識以生命力和可動性的。「普通，所謂物質這東西，決不是探求什麼的」可是在形式的思惟看來，連這一種對象底接近也做不到，而且不能實現的。

從來的形而上學是把矛盾看作認識底罪過，而且認為智能由於錯誤的結論或推論而有時偶然地陷於矛盾，可是辯證法的思惟是把這矛盾提高到事物底真實性和生命力底規準上面來。康德認為當思想欲認識世界中無限制的東西時，就必然地陷於矛盾。這樣他是把這必然性單單局限於理性方面。他是不能夠洞察「當作認識論上中途半端底結果看的」二律背反的真正的本質，因此得到了如下的結果：即一切存在在牠自身中包含着對立的規定，所以，要理解對象就要認識對象底統一性中所包含的對立的規定。現實性中的矛盾底本性是在牠底認識的及實踐的活動中確證辯證法。因為世界底生活形態底永久交替是對立物底鬥爭的結果，而在這鬥爭下，可以保證理想的現實性，這種理想的現實性並不是以無聊的「當為」來表示，而是以廢除無生命的內容底現實的運

動來表示辯證法的矛盾，不是存在上的過失，而是存在底真實的推進原理。

黑格爾對於「信仰的意識」加以辛辣的嘲笑。這種意識在要到達於普遍的行為時，就用否認各個的所有物或抑制個人的享樂之方法來要把牠實現，而且用除去個別的方法來尋求普遍，又在抽象的同一性底地盤上要把握真理。但是這種抽象的行為，要達到其目標，未免太愚蠢了。『爲着從飲食的享樂證明自己的自由而絕食，那未免太愚蠢了。像奧利格乃斯一樣從肉體失去了某種享樂，而要來證明已經從那種享樂解脫出來，那也未免太愚蠢了。』否認個別而要達到普遍的這種企圖，是在把一般漸次明瞭地分離開來的外表的個別的行為中表現出來。爲什麼因爲「憧憬是在內部根深蒂固的，普遍的東西。而且這憧憬底滿足是即使滅絕牠底實現手段也好，看作個別的剝奪結果也好，都不會消滅的。』失去普遍性之個別，好像脫離了抗爭的空虛的存在一樣，只不過是幻像而已。爲什麼害怕矛盾呢？新的事物底生成是只有在充滿着矛盾底現實的運動基礎上才有可能。因此，忽視矛盾，就等於忽視現實性和認識。對立物底鬥爭是形成世界進化底推進原理。辯證法的認識，就在於描寫這種進化，不依賴何等道德的命令，某種外面的規定也不會參雜於其中。這樣，牠可以把存在變革或變化的。辯證法的認識底基本法則，就是對立物底統一。真理是思惟和對象底一致。辯證法的思惟是和隨便投進於認識行程之外的反省相對立的。這種思惟和對象底真實關係，是形而上學

的思維所不能理解的，形而上學的思維是從有限分離無限，從形式分離內容，從外表分離內在。

無差別的同一性底聖潔，是和辯證法沒有關係，至少牠不是幫助真理的。真理倒還是在那種無差別性底死屍上面可以把握的。關於認識上無能的聖潔，黑格爾很尖銳地把牠指斥：「一切的本質，必須從自己底聖潔狀態解脫出來，即從無差別的同一性解脫出來，透過牠自身而和別的事物發生關係，這樣連牠自身底根據也把牠消滅，或者是在肯定的意味上，也可以復歸於牠自身底根據。」（註九）

關於充滿矛盾的現實性之理解，在黑格爾看來，可以拿來作為批評哲學體系，例如批評斯賓諾莎底哲學之規準。在這種哲學，並沒有有系統的展開辯證法的要素之表現。黑格爾批判斯賓諾莎底「實體」認為這實體雖然包含着樣態及屬性，但這只是消滅而不能生成的死板的同一性。黑格爾批判了那些在存在底抽象的不可分的全體性中壓迫和排除牠底自己運動之各種哲學體系。

在認識中排除道德規準之斯賓諾莎底思維，是以實體，「即絕對的自己原因的存在」作為基本原理。黑格爾研究斯賓諾莎底實體，就認為牠還沒有得到真實的解決。黑格爾在他底斯賓諾莎底批判中，可以說同時暴露了正確的理解和錯誤的理解。辯證法的認識底任務，在於描寫發展。這種描

【註九】黑格爾論理學第二冊第一部一一六頁。

寫不能是抽象的。黑格爾說：這種描寫，『不能是比較外面的反省——即那些一切的規定所由以發生的外面的反省——更低級的某種規定。相反的牠是敘述，而且是絕對的，本來的敘述，又是存在物底某種指示。』【註10】

黑格爾很正確地指摘了斯賓諾莎關於發展的形式主義的性質。可是他在批判斯賓諾莎底唯物論時，却陷於觀念論的偏面觀。

斯賓諾莎底思惟，無疑地是唯物論的。在這一點上，他底體系優勝於觀念論底黑格爾體系。但是斯皮諾莎底唯物論的思惟，不能克服他那時代底科學的地平線。因此在他底體系中好像閃光一樣隱約可見的辯證法，但始終得不到系統的性質。這件事情，便使他底哲學成爲比較有着具體的歷史的內容的黑格爾哲學更抽象的東西了。黑格爾把斯賓諾莎底辯證法，叫着『形式的非系統的』辯證法。這種辯證法底缺點，在於牠不能在自己展開中表示絕對，而且不能在發展過程——牠底靈魂就是對立物底統一——底形態上認識絕對。

對立物底統一中絕對底自己展開是形式的思惟所不能理解的。牠是不能把握絕對底自己運動。絕對是在相互鬥爭的對立物底動盪中間把自己發展開來，因爲牠不懂得這點，所以像黑格爾所

【註10】黑格爾論理學第一部一〇二頁。

指出的一樣，就陷於最形式的矛盾，因為「在這種自己展開中不能表現自己的」非規定的絕對是在一方面「只是一切賓位及虛無底否定，他方面牠不能不當作一切的賓位來表明，所以牠是最形式的矛盾。」因此，黑格爾認為斯賓諾莎底哲學中「反省和牠底多樣的規定都是外部的思惟，」所以他底哲學是不充分的。黑格爾批判斯賓諾莎體系底抽象的性質是很正確的。因為在他底體系中，並不能在內在的自己運動過程中，歷史地展開了具體的現實性。但是黑格爾批判這體系底唯物論，倒不很正確。斯賓諾莎底實體乃是在牠底非規定性和全體性中，包含和解決一切的規定之不可分的全體性。這事情，要用來在具體性上認識現實性底歷史過程，是很不充分的。斯賓諾莎底命題說，規定性是否定的。這個命題，在黑格爾看來，是以實體底絕對的統一為基礎的東西。但這個基礎是採取了存在和思惟底一切屬性都被包括的非規定的無限界的全體性之姿態。因此，黑格爾批評說，斯賓諾莎只能把否定看作規定性或質而已，他不理解只有否定才是絕對底顯現，即不理解只有牠才是表明其內容和形式的，絕對的自己否定的否定。黑格爾說，斯賓諾莎底實體並沒有顯現，因此牠失去了絕對的形式，同時失去了內容。因為絕對這東西底內容是在於自己顯現，即在於一定形式自己暴露的原故。斯賓諾莎底實體是思惟和存在底絕對的統一，這無疑地包含了絕對的原理。在黑格爾爲了思惟和存在底不可分性而批判斯賓諾莎「關於思惟和存在底統一」之唯物論命題的時候，他

底批判就轉落於觀念論的形而上學。在黑格爾看來，思惟和存在底不可分性，是使斯賓諾莎底實體人格化，而且從這實體奪去了創造和自己運動底發展意志。斯皮諾莎底實體，也許是不顧到自己運動，也許不懂得當作自己否定的否定即對立物底鬥爭看的，當作存在底推進原理看的否定吧。但是這體系儘管有這樣的缺陷即抽象性的缺陷，思惟和存在底統一中所表現的牠底唯物論的基礎，決不至於損傷的。因為只有在這樣的統一底基礎上，真實的唯物辯證法才得以開花。把自己運動底辯證法的原理，單單局限或縮少於思惟，是意味着觀念論的偏見，這種偏見是和「全面的發展的現實性底妥當的反映之」辯證法，決定地尖銳地對立着的。而且這種偏見是單單誇張存在底一方面，而把別的各方面作為犧牲的沒有出路的東西。這一種偏面性，在黑格爾自身中特別尖銳地表現出來，而形成了觀念的認識論之基礎。因此，伊里奇是排斥哲學的觀念論只不過是「胡說」這一種思想。他認為只有最庸俗的形而上學的唯物論者才有這樣的論調。伊里奇說：「在粗笨的，單純的，形而上學的唯物論者看來，哲學的觀念論只不過是胡說。反之，在辯證法的唯物論底見地看來，哲學的觀念論是把認識底諸特徵，諸方面，諸限界之一方面，使之從物質及自然脫離，偏面地把牠誇張（乃至膨脹和擴大）而作為神化的絕對體。」〔註一一〕

〔註一一〕 伊里奇關於辯證法問題

